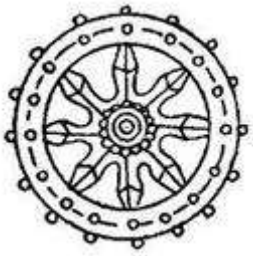
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

点击上方图片，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禅修指南、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开启智慧，增长福德，成就菩提！

汉译巴利三藏



相应部

（一）

有偈篇

台湾・庄春江译

目录

一、诸天相应 1

（一）芦苇品 1

1、洪水之渡过经 1

2、解脱经 2

3、该被带走经 3

4、时间飞逝经 3

5、切断多少经 4

6、清醒经 4

7、未确知经 4

8、极忘失经 5

9、慢之爱欲经 5

10、林野经 6

（二）欢喜园品 6

11、欢喜园经 6

12、欢喜经 7

13、没有等同儿子者经 8

14、刹帝力经 8

15、呢喃经 8

16、睡眠与懒惰经 9

17、困难经 9

18、惭经 9

19、小屋经..... 10
20、三弥提经..... 10
（三）剑品..... 14
21、剑经..... 14
22、接触经..... 15
23、结缚经..... 15
24、意的制止经..... 16
25、阿罗汉经..... 16
26、灯火经..... 17
27、溪流经..... 17
28、大富者经..... 17
29、四轮经..... 18
30、如麋鹿小腿经..... 18
（四）沙睹罗巴众品..... 19
31、与善的人们经..... 19
32、慳吝经..... 20
33、好经..... 22
34、没有经..... 24
35、挑毛病经..... 25
36、信经..... 27
37、集会经..... 28
38、碎石片经..... 29

39、雨神的女儿经第一..... 31
40、雨神的女儿经第二..... 32
（五）燃烧品..... 33
41、燃烧经..... 33
42、施与什么经..... 34
43、食物经..... 34
44、一根本经..... 34
45、最高经..... 35
46、天女经..... 35
47、造林者经..... 35
48、祇树林经..... 36
49、吝啬经..... 36
50、额低葛勒经..... 38
（六）衰老品..... 39
51、衰老经..... 39
52、以不衰老经..... 39
53、朋友经..... 40
54、所依经..... 40
55、产生经第一..... 40
56、产生经第二..... 41
57、产生经第三..... 41
58、邪道经..... 41

59、同伴经..... 42
60、诗人经..... 42
（七）征服品..... 43
61、名经..... 43
62、心经..... 43
63、渴爱经..... 43
64、结经..... 44
65、结缚经..... 44
66、被折磨经..... 44
67、被陷住经..... 45
68、被覆闭经..... 45
69、欲求经..... 45
70、世间经..... 46
（八）切断品..... 46
71、切断后经..... 46
72、车经..... 47
73、财产经..... 47
74、雨经..... 47
75、害怕经..... 48
76、不衰退经..... 48
77、统治权经..... 49
78、爱欲经..... 49

79、旅途的资粮经..... 50
80、光明经..... 50
81、无争论经..... 51
二、天子相应 52
（一）初品..... 52
1、迦叶经第一..... 52
2、迦叶经第二..... 53
3、摩伽经..... 53
4、摩伽大经..... 54
5、大嘛哩经..... 54
6、迦么大经..... 55
7、般阇罗健达经..... 56
8、保护经..... 56
9、月经..... 58
10、日经..... 59
（二）给孤独品..... 60
11、郑地么瑟经..... 60
12、毗纽经..... 60
13、长杖经..... 61
14、难陀经..... 61
15、檀香经..... 62
16、瓦须达多经..... 62

17、须婆罗门经..... 63
18、葛古踏经..... 63
19、郁多罗经..... 64
20、给孤独经..... 65
（三）种种外道品..... 66
21、湿婆经..... 66
22、安稳经..... 68
23、悉梨经..... 68
24、额低葛勒经..... 71
25、遮堵经..... 72
26、赤马经..... 73
27、难陀经..... 75
28、广欢喜经..... 75
29、苏尸摩经..... 76
30、种种外道弟子经..... 79
三、憍萨罗相应 81
（一）初品..... 81
1、年轻经..... 81
2、男子经..... 84
3、老死经..... 85
4、可爱经..... 86
5、已自己守护经..... 87

6、少数经..... 89
7、法庭经..... 90
8、茉莉经..... 90
9、牲祭经..... 91
10、系缚经..... 93
（二）第二品..... 94
11、七位结发者经..... 94
12、五位国王经..... 96
13、一桶煮好的经..... 99
14、战斗经第一..... 100
15、战斗经第二..... 102
16、茉莉经..... 104
17、不放逸经..... 105
18、善友经..... 106
19、无子者经第一..... 108
20、无子者经第二..... 111
（三）第三品..... 113
21、人经..... 113
22、祖母经..... 116
23、世间经..... 118
24、弓术经..... 118
25、像山那样经..... 121

四、魔相应 124

（一）初品..... 124

1、苦行经..... 124

2、象王的容色经..... 125

3、清净经..... 126

4、魔网经第一..... 127

5、魔网经第二..... 127

6、蛇经..... 128

7、睡觉经..... 129

8、欢喜经..... 130

9、寿命经第一..... 131

10、寿命经第二..... 131

（二）第二品..... 132

11、岩石经..... 132

12、为何狮子经..... 133

13、碎石片经..... 134

14、适当经..... 135

15、意经..... 135

16、钵经..... 136

17、六触处经..... 137

18、食物经..... 138

19、农夫经..... 139

20、统治经 141
（三）第三品 142
21、众多经 142
22、三弥提经 144
23、瞿低迦经 146
24、七年追踪经 149
25、魔的女儿经 150
五、比丘尼相应 155
1、阿罗毗迦经 155
2、受摩经 156
3、居沙乔达弥经 157
4、毗阇耶经 158
5、莲华色经 160
6、遮罗经 161
7、优波遮罗经 162
8、尸苏波遮罗经 163
9、谢拉经 164
10、金刚经 165
六、梵天相应 167
（一）初品 167
1、梵天劝请经 167
2、尊重经 169

3、梵天经..... 172
4、巴迦梵天经..... 174
5、某位梵天经..... 176
6、梵天世界经..... 179
7、瞿迦梨迦经..... 181
8、迦达摩大迦低舍经..... 182
9、都路梵天经..... 182
10、瞿迦梨迦经..... 183
（二）第二品..... 187
11、常童子经..... 187
12、提婆达多经..... 188
13、案达迦频陀经..... 188
14、阿卢那哇低经..... 189
15、般涅盘经..... 192
七、婆罗门相应 194
（一）阿罗汉品..... 194
1、大那若尼经..... 194
2、恶骂经..... 196
3、阿修罗王者经..... 198
4、酸粥者经..... 199
5、无害者经..... 200
6、结缚经..... 200

7、清净者经..... 201
8、拜火者经..... 202
9、孙陀利迦经..... 203
10、许多女儿经..... 206
（二）优婆塞品..... 209
11、耕田婆罗堕若经..... 209
12、优陀亚经..... 211
13、提婆西多经..... 212
14、大财富者经..... 214
15、傲慢经..... 216
16、反对者经..... 218
17、监工经..... 219
18、打柴者经..... 219
19、奉养母亲者经..... 221
20、乞食者经..... 222
21、僧伽罗婆经..... 222
22、麻衣经..... 224
八、婆耆沙相应 225
1、已出离者经..... 225
2、不乐经..... 227
3、美善者经..... 228
4、阿难经..... 229

5、善语经..... 230
6、舍利弗经..... 231
7、自恣经..... 232
8、超过一千经..... 234
9、憍陈如经..... 236
10、目揵连经..... 237
11、伽伽罗经..... 238
12、婆耆舍经..... 239
1、远离经..... 240
2、现起经..... 241
3、迦叶氏经..... 242
4、众多经..... 243
5、阿难经..... 243
6、阿那律经..... 244
7、那格勒得经..... 245
8、家妇经..... 246
9、跋耆子经..... 246
10、诵读经..... 247
11、不善寻经..... 248
12、中午经..... 248
13、诸根不控制经..... 249
14、盗香者经..... 250

十、夜叉相应 251
1、因陀罗迦经 251
2、沙卡那摩经 252
3、针毛经 252
4、吉祥宝珠经 254
5、沙奴经 254
6、匹亚迦勒经 256
7、富那婆苏经 256
8、须达多经 257
9、白净经第一 260
10、白净经第二 260
11、基腊经 261
12、阿罗婆迦经 261
十一、帝释相应 265
（一）初品 265
1、苏毗罗经 265
2、苏尸摩经 267
3、旗帜顶端经 268
4、毗摩质多经 271
5、善语为胜利经 273
6、鸟巢经 275
7、不违逆经 276

8、毗卢遮那阿修罗王经..... 277
9、林野处仙人经..... 278
10、海的经..... 279
（二）第二品..... 280
11、誓言经..... 280
12、释天的名字经..... 281
13、摩诃里经..... 283
14、贫穷经..... 284
15、美丽地方经..... 286
16、祭祀经..... 286
17、礼拜佛陀经..... 287
18、礼拜在家人经..... 288
19、礼拜大师经..... 289
20、礼拜僧团经..... 290
（三）第三品..... 292
21、切断后经..... 292
22、丑陋经..... 292
23、三婆罗的幻术经..... 294
24、过失经..... 294
25、无愤怒经..... 295

礼敬那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

一、诸天相应

（一）芦苇品

1、洪水之渡过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当夜已深时，容色绝佳的某位天神使整个祇树林发光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那位天神对世尊这么说：

“亲爱的先生！你怎样渡过洪水呢？”

“朋友！我无住立地、无用力地渡过洪水。”

“亲爱的先生！但，你怎样我无住立地、无用力地渡过洪水呢？”

“朋友！当我住立时，那时，我沉没；朋友！当我用力时，那时，我被飘走，朋友！这样，我无住立地、无用力地渡过洪水。”

“经过好久后，终于，我看见了般涅盘的婆罗门，

我无住立地、无用力地，已渡对世间的执着。”

这就是那位天神所说，大师认可了。

那时，那位天神心想：

“大师认可我了。”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就在那里消失了。

2、解脱经

起源于舍卫城。

那时，当夜已深时，容色绝佳的某位天神使整个祇树林发光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那位天神对世尊这么说：

“亲爱的先生！你知道众生的解脱、已解脱、远离吗？”

“朋友！我知道众生的解脱、已解脱、远离。”

“亲爱的先生！但，你怎样知道众生的解脱、已解脱、远离呢？”

“以有之欢喜的遍尽、以想与识的灭尽、以受的灭与寂静，朋友！这样，我知道众生的解脱、能被解脱、远离。”

3、该被带走经

起源于舍卫城。

在一旁站好后，那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生命被带走，寿命是短的，对已被带到老年者，没有救护所，

观看着这死亡的恐怖，应该作福德取得安乐。”

“生命被带走，寿命是短的，对已被带到老年者，没有救护所，

观看着这死亡的恐怖，期待寂静者应该舍去世间的利得。”

4、时间飞逝经

起源于舍卫城。

在一旁站好后，那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时间飞逝，夜晚迅速渡过，种种年龄时代次第地抛弃（我们），

观看着这死亡的恐怖，应该作福德取得安乐。”

“时间飞逝，夜晚迅速渡过，种种年龄时代次第地抛弃（我们），

观看着这死亡的恐怖，期待寂静者应该舍去世间的利得。”

5、切断多少经

起源于舍卫城。

在一旁站好后，那位天子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应该切断多少、应该舍断多少，应该再修习多少，
比丘越过多少染着，被称为‘已渡洪水者’？”

“应该切断五、应该舍断五，且应该再修习五，
比丘越过五染着，被称为‘已渡洪水者’。”

6、清醒经

起源于舍卫城。

在一旁站好后，那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当其它清醒时，多少已睡？当其它已睡时，多少清醒？
以多少，他抓取了尘垢？以多少，他被清净？”

“当其它清醒时，五已睡，当其它已睡时，五清醒，
以五事，他抓取了尘垢，以五事，他被清净。”

7、未确知经

起源于舍卫城。

在一旁站好后，那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凡未确知法者，会被引导到异教，

已熟睡，他们未觉醒，是他们觉醒的时候。”

“凡已善确知法者，不会被引导到异教，

那些正觉者正确了知，在不平等中平等地行。”

8、极忘失经

起源于舍卫城。

在一旁站好后，那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凡极忘失法者，会被引导到异教，

已熟睡，他们未觉醒，是他们觉醒的时候。”

“凡不忘失法者，不会被引导到异教，

那些正觉者正确了知，在不平等中平等地行。”

9、慢之爱欲经

起源于舍卫城。

在一旁站好后，那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这里，对慢之爱欲者来说，没有调御，对不得定的来说，没有智慧，

单独放逸地住在林野，不能渡死亡领域彼岸。”

“舍断慢后善得定，由善心，已于一切处挣脱，

单独不放逸地住在林野，他能渡死亡领域的彼岸。”

10、林野经

起源于舍卫城。

在一旁站好后，那位天神以偈颂对世尊说：

“住在林野的寂静梵行者，

日食一餐，为何容色明净？”

“他们不悲伤过去，不希求未来，

他们以眼前的维生，因此容色明净。

由于希求未来的，由于悲伤过去的，

以此，愚者干枯，如被割断的绿芦苇。”

芦苇品第一，其摄颂：

“洪水、解脱、该被带走，时间飞逝、切断多少，

清醒的、未确知者，极忘失者、慢之爱欲者，

林野被说为第十，此被称为品。”

（二）欢喜园品

11、欢喜园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从前，某位三十三天众的天神在欢喜园中由天女众围绕着，具备、具有天的五种欲自娱，那时候，他说了这偈颂：

‘凡没见过欢喜园者，他们不了知乐。

这是属于三十三天的、有名声男性天神们的住所。’

比丘们！当这么说时，某位天神以偈颂回应那位天神：

‘愚痴的你不了知，如诸阿罗汉之语：

诸行确实是无常的，是生起与消散法，

生起后被灭，它们的平息是乐。’”

12、欢喜经

起源于舍卫城。

在一旁站好后，那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有孩子的欢喜孩子，像这样，有牛的欢喜牛，

依着确实是人们的欢喜，凡无依著者，他不欢喜。”

“有孩子的忧愁孩子，就像这样，有牛的忧愁牛，

依着确实是人们的忧愁，凡无依著者，他不忧愁。”

13、没有等同儿子者经

起源于舍卫城。

在一旁站好后，那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没有等同对儿子的爱，没有等同牛之财，

没有等同太阳的光明，大海是流动的中之最胜的。”

“没有等同对自我的爱，没有等同谷物之财，

没有等同慧的光明，雨是流动的中之最胜的。”

14、刹帝力经

“刹帝力是两足中最上的；四足中则是公牛，

处女是妻子中最上的；对儿子来说，则是先出生的。”

“正觉是两足中最上的；四足中则是骏马，

顺从的是妻子中最上的；对儿子来说，则是孝顺的。”

15、呢喃经

“当来到中午时分，鸟儿们安静下来了，

广大的林野呢喃，那恐怖出现于我心中。”

“当来到中午时分，鸟儿们安静下来了，

广大的林野呢喃，那喜乐出现于我心中。”

16、睡眠与懒惰经

“睡眠、懒惰、打哈欠，不乐、餐后的睡意，
这里的众生，以此而圣道不显现。”
“睡眠、懒惰、打哈欠，不乐、餐后的睡意，
以活力驱逐它后，圣道变得清澈。”

17、困难经

“沙门法是困难的，难以为无能者忍耐，
因为多数在那里有障碍，愚者在该处沉没。
能行多少沙门法，如果不防护心？
会在一步步中沉没，随顺于意向的控制。”
“如龟的肢体在自己的龟壳中，比丘收妥于意之寻中，
不依止的、不恼害其他人，已般涅盘，不会非难任何人。”

18、惭经

“在世间，有谁是以惭而自我抑制的男子，
不引起斥责，如良马之于鞭？”
“以惭而自我抑制者是稀少的，他们经常正念地行，
获得苦的结束后，在不平等中平等地行。”

19、小屋经

“你没有小屋吗？没有巢吗？

没有子嗣吗？你已解脱系缚了吗？”

“我确实没有小屋，确实没有巢，

确实没有子嗣，我确实已解脱系缚了。”

“你认为我说的小屋是什么？你认为我说的巢是什么？

你认为我说的子嗣是什么？你认为我说的系缚是什么？”

“你说的小屋是母亲，你说的巢是妻子，

你说的子嗣是儿子，你对我说的系缚是渴爱。”

“你没有小屋，好！没有巢，好！

没有子嗣，好！你已解脱系缚，好！”

20、三弥提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温泉园。

那时，尊者三弥提在破晓时起来后，前往温泉洗澡。

在温泉洗澡后起来，然后着单衣站着弄干身体。

那时，当夜已深时，容色绝佳的某位女神使整个温泉园发光后，去见尊者三弥提。抵达后，站在空中以偈颂对尊者三弥提说：

“比丘！你不先享受然后乞食，你不于享受后乞食，

比丘！你要先享受然后乞食，你不要让时间溜走!”

“时间我不知道，被隐藏的时间不被看见，

因此，我不先享受然后乞食，我不要让时间溜走!”

那时，那位女神站到地上对尊者三弥提这么说：

“比丘！你年轻出家，黑发的青年，具备青春的幸福，在人生之初期，不在欲中娱乐，比丘！你要享受人之欲，不要舍断看得见的而追逐耗时的。”

“朋友！我没舍断看得见的而追逐耗时的，但，朋友！我舍断耗时的而追逐看得见的，因为，朋友！由世尊所说：欲是耗时的、多苦的、多绝望的，那里面有更多的过患，而此法是直接可见的、实时的、请你来见的、能引导的、智者应该自己经验的。”

“比丘！怎样是由世尊所说：欲是耗时的、多苦的、多绝望的，那里面有更多的过患呢？怎样是此法是直接可见的、实时的、请你来见的、能引导的、智者应该自己经验的呢？”

“朋友！我是新人，出家不久，刚来到这法、律中，我不能详细解说它，那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住在这王舍城温泉园，你去见世尊，然后问这个道理，你应该依据世尊的解说忆持。”

“比丘！我们不易见到那世尊，因为被其它有大权势的诸天围绕。

比丘！如果你去见世尊，然后问这个道理，我们也会为听法而跟去的。”

“好的。”尊者三弥提回答那位女神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

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三弥提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里，我在破晓时起来后，到温泉洗澡。

在温泉洗澡后起来，然后着单衣站着弄干身体。

那时，当夜已深时，容色绝佳的某位女神使整个温泉园发光后，来见我。抵达后，站在空中以偈颂对我说：

‘比丘！你不先享受然后乞食，你不于享受后乞食，

比丘！你要先享受然后乞食，你不要让时间溜走!’

大德！当这么说时，我以偈回应那位女神：

‘时间我不知道，被隐藏的时间不被看见，

因此，我不先享受然后乞食，我不要让时间溜走!’

大德！那时，那位女神站到地上对我这么说：‘比丘！你年轻出家，黑发的青年，具备青春的幸福，在人生之初期，不在欲中娱乐，比丘！你要享受人之欲，不要舍断看得见的而追逐耗时的。’

大德！当这么说时，我这么回答那位女神：‘朋友！我没舍断看得见的而追逐耗时的，但，朋友！我舍断耗时的而追逐看得见的，因为，朋友！由世尊所说：欲是耗时的、多苦的、多绝望的，那里面有更多的过患，而此法是直接可见的、实时的、请你来见的、能引导的、智者应该自己经验的。’

大德！当这么说时，那位女神对我这么说：‘比丘！怎样是由世尊所说：欲是耗时的、多苦的、多绝望的，那里面有更多的过患呢？怎样是此法是直接可见的、实时的、请你来见的、能引导的、智者应

该自己经验的呢？’

大德！当这么说时，我这么回答那位女神：‘朋友！我是新人，出家不久，才刚来到这法、律中，我不能详细解说它，那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住在这王舍城温泉园，你去见世尊，然后问这个道理，你应该依据世尊的解说忆持。’

大德！当这么说时，那位女神对我这么说：‘比丘！我们不易见到那世尊，因为被其它有大权势的诸天围绕，比丘！如果你去见世尊，然后问这个道理，我们也会为听法而跟去的。’

大德！如果那位女神之语是真实的，那位女神就在此不远处。”

当这么说时，那位女神对尊者三弥提这么说：

“问吧！比丘！问吧！比丘！我已到此。”

那时，世尊以偈颂对那位女神说：

“认知能被讲述的之众生，在能被讲述的之上建立，

不遍知能被讲述的之后，被死神束缚。

遍知能被讲述的之后，不思量被讲述的，

因为，他能被说的，对他来说不存在。

夜叉！如果你了知，请你说。”

“大德！我不了知这世尊简要所说的详细义理，请世尊为我说明，以便我能了知这世尊简要所说的详细义理，那就好了！”

“凡思量：相同、殊胜或卑劣者，他可能因为那样而争论，

当对三种慢不动摇时，对他来说没有‘相同或殊胜’。

夜叉！如果你了知，请你说。”

“大德！我也不了知这世尊简要所说的详细义理，请世尊为我说明，以便我能了知这世尊简要所说的详细义理，那就好了！”

“舍断名称，来到无胜慢，他在这里切断对名色的渴爱，

那系缚已被切断、无苦、无欲者，当遍求时，

诸天、人们在这里或他处；在天界或一切住处，都得不到。

夜叉！如果你了知，请你说。”

“大德！我这样了知这世尊简要所说的详细义理：

‘在任何一切世间中，不应该以身、语、意作恶，

舍断诸欲后，有念、正知，不应该亲近伴随苦与无利益的。’”

欢喜园品第二，其摄颂：

“欢喜园、欢喜，没有等同儿子者，

刹帝力与呢喃，睡眠懒惰与困难的，

惭，小屋为第九，三弥提被说为第十。”

（三）剑品

21、剑经

起源于舍卫城。

在一旁站好后，那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像被剑触击，或头正被燃烧，

比丘应该正念地游行，以舍断欲贪。”

“像被剑触击，或头正被燃烧，
比丘应该正念地游行，以舍断身见。”

22、接触经

“不接触没接触者，但之后会接触接触者，
因此接触接触者，那（瞋害）无过误者的过失者。”
“如果瞋害无过误的人，清净无秽的人，
恶回到那愚者，如细尘逆风向投掷者。”

23、结缚经

“内结缚、外结缚，世代纠结在结缚中，
我问你这个，乔达摩！谁能解开这结缚？”
“人在戒上确立后，有慧的，修习着心与慧，
热心、慎重的比丘，他能解开这结缚。
凡已离贪、瞋、无明之染者，
烦恼已尽的阿罗汉，他们的结缚已被解开。
所有名与色之处，被破坏无余，
色的撞击与想，那结缚在这里被切断。”

24、意的制止经

“从能制止意处，从那里苦不来找他，

如果他从一切制止意，他从一切苦解脱。

如果不从一切制止意，不达到意的被抑制，

从恶之处，从那里应该制止意。”

25、阿罗汉经

“凡比丘是阿罗汉，已做完、烦恼已尽、持有最后身者，

他也会说：‘我说’吗？他也会说：‘他们对我说’吗？”

“凡比丘是阿罗汉，已做完、烦恼已尽、持有最后身者，

他也会说：‘我说’，他也会说：‘他们对我说’，

善知世间上的名称后，他会只以习用语的程度说。”

“凡比丘是阿罗汉，已做完、烦恼已尽、持有最后身者，

那比丘走近慢后，他也会说：‘我说’吗？他也会说：‘他们对我说’吗？”

“对已舍断慢者没有系缚，一切慢的系缚都被破坏，

善慧者他已超越了思量，他也会说：‘我说’，他也会说：‘他们对我说’，

善知世间上的名称后，他会只以习用语的程度说。”

26、灯火经

“世间中有多少灯火，经由它们而世间变得明亮？
我们来，问世尊这个，我们如何知道它？”
“世间中有四种灯火，第五种没被发现，
太阳在白天照亮，月亮在晚上发亮，
而火，在白天与晚上，到处变得明亮，
正觉者是照亮者中最胜的，那是无上的光明。”

27、溪流经

“溪流从何处折回？轮转在何处不转？
名与色在何处被破坏无余？”
“水、地、火、风无立足之处，
从那以后溪流折回，在这里轮转不转，
在这里名与色被破坏无余。”

28、大富者经

“大富者与大财富者们，甚至拥有国家的刹帝力族，
相互贪求，在欲上不满足。
在那些成为贪欲者中；在随有之流流动者中，

这里，谁舍断了渴爱？谁是世间中无贪欲者？”

“舍家后出家；舍子与家畜后；

舍贪与瞋后；已扫荡无明后，

烦恼已尽的阿罗汉，他们是世间中无贪欲者。”

29、四轮经

“有四轮与九门，被贪欲充满与连结，

泥沼所生，大英雄！要如何逃离？”

“切断皮带与皮绳，及邪恶的欲求与贪欲后，

连根拔除了渴爱，要这样逃离。”

30、如麋鹿小腿经

“如麋鹿小腿般瘦的英雄，不动贪的少食者，

如狮子或龙的独行者，对于欲不期待者，

我们来询问，如何被从苦释放？”

“世间上的五种欲，意被宣说为第六，

在这里离欲后，这样是被从苦释放。”

剑品第三，其摄颂：

“以剑、接触，结缚、意的制止，

阿罗汉与灯火，溪流与大富者，

以四轮为第九，与如麋鹿小腿，它们为十则。”

（四）沙睹罗巴众品

31、与善的人们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那时，当夜已深时，容色绝佳的众多属于沙睹罗巴众天神使整个祇树林发光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应该与善的人们结交，应该与善的人们作亲密交往，

了知善的正法后，成为更好的而非恶的。”

那时，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应该与善的人们结交，应该与善的人们作亲密交往，

了知善的正法后，慧被得到而非从其他的。”

那时，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应该与善的人们结交，应该与善的人们作亲密交往，

了知善的正法后，不在愁中忧愁。”

那时，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应该与善的人们结交，应该与善的人们作亲密交往，

了知善的正法后，在亲族中辉耀。”

那时，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应该与善的人们结交，应该与善的人们作亲密交往，

了知善的正法后，众生到善趣。”

那时，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应该与善的人们结交，应该与善的人们作亲密交往，

了知善的正法后，众生满意地住立。”

那时，另一位天神对世尊这么说：

“世尊！谁的被善说了呢？”

“这一切都被你们的法门善说，但你们也听我说：

‘应该与善的人们结交，应该与善的人们作亲密交往，

了知善的正法后，解脱一切苦。’”

这就是世尊所说，那些悦意的天神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就在那里消失了。

32、慳吝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那时，当夜已深时，容色绝佳的众多属于沙睹罗巴众天神使整个祇树林发光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以悭吝与放逸，这样，布施不被给与，

希望福德，了知者应该施与施物。”

那时，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些偈颂：

“当不施与时，悭吝者害怕，对那不施与者就有恐怖，

饥饿与口渴，悭吝者害怕，

那愚者接触，在此世间与下一个中。

因此，排除悭吝后，垢秽的征服者应该施与布施，

福德是下一个世间中，有生命者之所依。”

那时，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些偈颂：

“他们在死者中不死，像道路的同行者，

他们在微少中施与，这是古法。

一些在微少中施与，一些在许多中不想施与，

微少供养之所施，等同千倍之量。”

那时，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些偈颂：

“施与难施与的，要作难做的业，

不善的不模仿，正法难跟随。

因此，善的、不善的，从这里有种种趣，

不善的去地狱，善的是天界趣处。”

那时，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这么说：

“世尊！谁的被善说了呢？”

“这一切都被你们的法门善说，但你们也听我说：

‘如果行法者以捡拾过活，

有妻子要扶养，在微少中施与。

以千供牲者的十万（供牲），

他们不值像他那样的一小部分。’”

那时，另一位天神以偈颂对世尊这：

“为何广大的牲祭，不值正者之所施？

为何以千供牲者的十万（供牲），

他们不值像他那样的一小部分？”

“因为一些住立在不正之上施与，切断、杀害、使之忧愁后。

那些泪满面的、有惩罚的供养，不值正者之所施。

这样，以千供牲者的十万（供牲），

他们不值像他那样的一小部分。”

33、好经

起缘于舍卫城。

那时，当夜已深时，容色绝佳的众多属于沙睹罗巴众天神使整个祇树林发光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亲爱的先生！布施好！

以悭吝与放逸，这样，布施不被给与，

希望福德，了知者应该施与施物。”

那时，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些偈颂：

“亲爱的先生！布施好！即使任何少量，布施好！

一些（只）有少量者施与，一些有许多者（却）不想施与，

被（只）有少量者施与的施物，与（其）千倍的量等同。”

那时，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些偈颂：

“亲爱的先生！布施好！（只）有少量者的布施好！又，以信的布施好！

布施与战争是相同的，少数好的打胜众多的，

如果有信者施与少量，就因此他在来世是安乐者。”

那时，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些偈颂：

“亲爱的先生！布施好！（只）有少量者的布施好！

以信的布施好！又，如法所得的布施好！

凡施与如法所得的、以活力的努力如法所得的布施之人，

他超越阎摩王的（地狱）灰河后，死后往生到天的住处。”

那时，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些偈颂：

“亲爱的先生！布施好！（只）有少量者的布施好！

以信的布施好！如法所得的布施好！又，简别施的布施好！

简别施被善逝称赞，在这里，在生命的世界中的应该被供养者，

关于这些的布施有大果，如种子被播种在良田中。”

那时，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些偈颂：

“亲爱的先生！布施好！（只）有少量者的布施好！

以信的布施好！如法所得的布施好！

简别施的布施好！又，对生命类自制好！

凡对生物行不恼害者，他们不作被他人指责的恶，

在那里，他们赞赏胆小者而非英雄，因为善人以害怕而不作恶。”

那时，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这么说：

“世尊！谁的被善说了呢？”

“这一切都被你们的法门善说，但你们也听我说：

{以信}布施确实被许多方式称赞，但法的足迹比布施更善，

因为在以前与更早以前，有慧的善人就证得涅盘。”

34、没有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那时，当夜已深时，容色绝佳的众多属于沙睹罗巴众天神使整个祇树林发光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在人中，没有欲是常的，这里，只有可爱的（事物），当被那些束缚时，

在那些放逸者中，男子不来到从死亡领域的不再来者。”

“痛苦被欲生；苦被欲生，

以欲的调伏而有痛苦的调伏，

以痛苦的调伏而有苦的调伏。”

“那些世间中美丽的，它们不是欲，男子的欲是贪的意向，

世间中就如实地保持美丽的，而慧者在这里调伏欲。

应该舍弃愤怒，应该放弃慢，应该超越一切结，

他对名色不执着，无所有者苦不降临。

他舍断名称，不来到慢，这里，他对名色切断渴爱，

束缚已被切断，无烦恼、无欲者，诸天与人们遍求他而不得：

这里或他处，在天界或一切住处中。”

（尊者摩加拉奢：）

“如果诸天与人们没看见他，像这样的解脱者，

这里或他处，

最上的人、对人们的利益之行者，凡那些礼敬着他者是应该被赞赏的。”

（世尊：“摩加拉奢！”）

“那些比丘也是应该赞赏的，凡礼敬着像这样的解脱者，

了知法，舍断疑后，

那些比丘也是已超越执着者。”

35、挑毛病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那时，当夜已深时，容色绝佳的众多挑毛病天神使整个祇树林发光后，去见世尊。抵达后，站在空中。

在空中站好后，一位挑毛病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对自己是一种方式，却以另一种方式让别人知道，

他以偷盗所受用的，如那诈赌的赌徒。”

“应该说他所作的，不应该说他所没作的，

对说而不做者，贤智者遍知。”

“非仅以说，或单以听闻，

能够进入这坚固的道迹，

慧者、禅定者依此，从魔的束缚解脱。

确实，慧者不执行，知道世间法门后，

慧者以完全智寂灭，已渡对世间的执着。”

那时，那些天神站到地上后，以头落在世尊的脚上，然后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我们犯了过错，如愚者、如愚昧者、如不善者：我们认为能攻击世尊。大德！为了未来的自制，请世尊原谅我们那样的罪过为罪过。”

那时，世尊出现微笑。

那时，那些天神升上空中，变得更加挑毛病。

一位挑毛病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对忏悔罪过者们，如果不接受者，

更愤怒、严重的瞋恚，他存敌意。”

“如果你们不存在罪过，这里，如果没有走入歧途，

如果敌意不被平息，这里，谁会是善的？”

“谁不存在罪过？谁没有走入歧途？

谁不走向迷妄？谁是经常正念的慧者？”

“如来、佛陀，一切生存类的怜愍者，

他不存在罪过，他没有走入歧途，

他不走向迷妄，他是经常正念的慧者。

对忏悔罪过者们，如果不接受者，

更愤怒、严重的瞋恚，他存敌意，

那敌意我不欢喜，我原谅你们的罪过。”

36、信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那时，当夜已深时，容色绝佳的众多属于沙睹罗巴众天神使整个祇树林发光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信是男子的伴侣，如果不信则不住立，

从此有名声与名望，离开遗骸后，他到天界。”

那时，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应该舍弃愤怒，应该放弃慢，应该超越一切结，

他对名色不执着，无所有者执着不降临。”

“缺乏智慧的愚痴人们，他们从事放逸，

有智慧者保护最上财产的不放逸。”

“请你们不要从事放逸，不要亲近欲与乐，

不放逸地修禅，以获得广大的安乐。”

37、集会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与五百位比丘全都是阿罗汉的大比丘僧团，共住在释迦族人的迦毗罗卫城大林中，而从十个世间界的大部分天神，为了见世尊与比丘僧团而集合。

那时，四位净居天的天神心想：

“这位世尊与五百位比丘全都是阿罗汉的大比丘僧团，共住在释迦族人的迦毗罗卫城大林中，而从十个世间界的大部分天神，为了见世尊与比丘僧团而集合，让我们去见世尊。抵达后，在世尊面前一一说偈颂。”

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

那时，那些天神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那样（快）地在净居天消失，出现在世尊面前。

那时，那些天神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在丛林中的大集会，天族已集合，

我们已到达这法的集会，为了见不败的僧团。”

那时，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在那里的比丘们定着，端正自我的心，

如驾车者握持导引之物，贤智者们守护诸根。”

那时，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切断了（心之）荒芜、切断了横闩后，移除因陀罗柱后，不扰动，

他们以清净、离垢而行，小龙被有眼者善调御。”

那时，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凡任何归依佛者，他们必将不去苦界之地，

舍弃人的身体后，他们必将充满天众。”

38、碎石片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嘛瘩姑七的鹿野苑。

当时，世尊的脚被碎石片所割伤，世尊的强烈感受转起：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不愉快的、不合意的身体感受，世尊正念、正知忍受它，不被恼害。

那时，世尊将大衣折成四折后，以右胁作狮子卧，将（左）脚放在（右）脚上，正念、正知。

那时，当夜已深时，容色绝佳的七百位属于沙睹罗巴众天神使整个嘛瘩姑七发光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自说这优陀那：

“先生！沙门乔达摩确实是龙，当生起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不愉快的、不合意的身体感受时，以龙的仪法而正念、正知

忍受它，不被恼害。”

那时，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自说这优陀那：

“先生！沙门乔达摩确实是狮子，当生起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不愉快的、不合意的身体感受时，以狮子的仪法而正念、正知忍受它，不被恼害。”

那时，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自说这优陀那：

“先生！沙门乔达摩确实是高贵者，当生起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不愉快的、不合意的身体感受时，以高贵者的仪法而正念、正知忍受它，不被恼害。”

那时，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自说这优陀那：

“先生！沙门乔达摩确实是人牛王，当生起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不愉快的、不合意的身体感受时，以人牛王的仪法而正念、正知忍受它，不被恼害。”

那时，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自说这优陀那：

“先生！沙门乔达摩确实是强负荷者，当生起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不愉快的、不合意的身体感受时，以强负荷者的仪法而正念、正知忍受它，不被恼害。”

那时，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自说这优陀那：

“先生！沙门乔达摩确实是已调御者，当生起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不愉快的、不合意的身体感受时，以已调御者的仪法而正念、正知忍受它，不被恼害。”

那时，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自说这优陀那：

“看吧！定已善修习者与心已善解脱者：不弯上、不弯离、不进入被有行折伏后妨碍的状态，凡如此形色的龙之男子、狮子之男子、高贵者之男子、人牛王之男子、强负荷者之男子、已调御者之男子，如果认为能被越过，除了无见以外还有什么？”

“婆罗门有五吠陀，苦行者行百年，

他们的心不正解脱，那些下劣者不到彼岸。

陷入了渴爱、被誓愿与戒束缚者，行粗苦行百年，

他们的心不正解脱，那些下劣者不到彼岸。

这里，对慢之爱欲者来说，没有调御，对不得定的来说，没有智慧，

单独放逸地住在林野，不能渡死亡领域彼岸。”

“舍断慢后善得定，由善心，已于一切处挣脱，

单独不放逸地住在林野，他能渡死亡领域的彼岸。”

39、雨神的女儿经第一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毗舍离大林重阁讲堂。

那时，当夜已深时，容色绝佳的雨神女儿红莲使整个大林发光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那位雨神的女儿红莲女神在世尊面前说这些偈颂：

“弯腰行礼最高众生的正觉者，正住在毗舍离大林中，

我是红莲，红莲是雨神的女儿。

在以前我就已听闻，已被有眼者随觉的法，

现在我以证人知道它，当牟尼、善逝教导时。

凡任何对圣法，行斥责的缺乏智慧者，

到恐怖叫唤地狱，经历长久的苦。

但凡在圣法上，接受与到达寂静者，

舍弃人的身体后，他们必将充满天众。”

40、雨神的女儿经第二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毗舍离大林重阁讲堂。

那时，当夜已深时，容色绝佳的雨神女儿小红莲使整个大林发光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那位雨神的女儿小红莲女神在世尊面前说这些偈颂：

“这里，雨神的女儿红莲来，以电光光辉美貌，

礼敬着佛与法，说这些有义理的偈颂。

像那样的法，我能以许多法门解析它，

我将谈谈简要的义理，以我心中所有知解之所及。

在任何一切世间中，不应该以身、语、意作恶，

舍断诸欲后，有念、正知，不应该亲近伴随苦与无利益的。”

沙睹罗巴众品第四，其摄颂：

“与善人们、悭吝、好，没有、挑毛病，

信、集会、碎石片，两个雨神的女儿。”

（五）燃烧品

41、燃烧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当夜已深时，容色绝佳的某位天神使整个祇树林发光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在世尊面前说这些偈颂：

“当家被燃烧时，抢救家具，

那是为了你的利益，不（留）在那里被燃烧。

这样，当世间被老死燃烧时，

你们就要以布施抢救，所布施的是善被抢救的。

所布施的有乐果，没布施的不像那样，

盗贼、国王夺走，火烧掉、遗失。

而最后离开，（留下）遗体、财产，

有智慧者了知这样后，应该受用并且施与。

如其能力地施与并且受用后，

无过失地往生天界处。”

42、施与什么经

“施与什么是力气的施与？施与什么是容色的施与？
施与什么是安乐的施与？施与什么是眼的施与？
谁是一切的施与者？请你解说我之所问。”
“食物的施与是力气的施与，衣服的施与是容色的施与，
车乘的施与是安乐的施与，灯火的施与是眼的施与。
凡施与住房者，他是一切的施与者，
但凡教诫法者，他是不死的施与者。”

43、食物经

“他们欢喜食物：诸天与人们两者，
有什么夜叉确实不欢喜食物的？”
“凡以明净之心，由于信施与者，
食物就服侍他，在此世间与下一个中。
因此，排除悭吝后，垢秽的征服者应该施与布施，
福德是下一个世间中有生命者之所依。”

44、一根本经

仙人越过一根本、二漩涡，三垢秽、五岩石之深渊，

大海有十二个漩涡。”

45、最高经

“最高之名、极妙义之看见者，有慧的施与者、在欲之阿赖耶上不执着者，

请你们看那已知一切的善慧者，大仙进入圣者之路。”

46、天女经

“声音响亮的天女们，象是纠缠的恶鬼众，

此林名为诱惑，要如何逃离呢？”

“彼道名为正直，其方向名为无畏，

马车名为不嘎嘎响，被法轮连结。

惭是其控制工具，正念是其帷幕，

我说法是御车手，正见是在前头的开路者。

有这样的车辆者，不论是女人或男子，

彼以这车辆，涅盘就在眼前。”

47、造林者经

“谁的福德日夜经常增长？

谁是生天界之人，法住者、戒具足者？”

“凡造园者、造林者、造桥人，
凡施与饮水、井、住房：
他们的福德日夜经常增长，
他们是生天界之人，法住者、戒具足者。”

48、祇树林经

“这里确实是那祇树林，为仙人僧团所驻留；
为法王所居住，我喜悦的产生处。
行为、明与法，戒、最高之活命，
不免一死的人以这些净化，而非以种姓或财产。
因此，贤智的男子，从自己利益的考虑，
应该如理考察法，他在那里这么净化。
舍利弗确实有慧、戒与寂静，
凡到彼岸的比丘，最高也只能如此。”

49、吝啬经

“这里，凡世间中的悭吝者，吝啬者、恶口者，
对其他施与者制造障碍的人们：
他们的果报像什么样子？来世像什么样子？
我们来问世尊，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它？”

“这里，凡世间中的悭吝者，吝啬者、恶口者，

对其他施与者制造障碍的人们：

他们会往生地狱、畜生界、阎摩世界，

如果来人间，会被出生到贫穷家，

布、食物、喜乐、娱乐，在那里被困难地得到。

愚者能从其他人期盼的，那也不被他们得到，

这是在当生中的果报，并且来世为恶趣。”

“像这样，我们了知这个，乔达摩！让我们询问另一个，

这里，凡已得人的状态的宽容者、离悭吝者，

对佛、法有净信，对僧团极尊重者：

他们的果报像什么样子？来世像什么样子？

我们来问世尊，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它？”

“这里，凡已得人的状态的宽容者、离悭吝者，

对佛、法有净信，对僧团极尊重者：

他们辉耀这些他们往生处的天界。

如果来人间，会被出生到富有家，

布、食物、喜乐、娱乐，在那里被不困难地得到。

在他人已得的财物上，能自在地喜悦(享用)，

这是在当生中的果报，并且来世为善趣。”

50、额低葛勒经

“往生于无烦天，七位比丘已解脱，
从贪与瞋的被灭尽，已渡脱对世间的执着。”
“而谁是那些渡脱了泥沼，极难越过的死亡领域者？
谁舍断人的身体后，超越了天轭？”
“优波迦、波罗揵荼、佛库娑梨他们三位，
跋提雅、揵陀提婆、婆侯罗提、僧提雅，
他们舍断人的身体后，超越了天轭。”
“你说的那些是善的，魔网的舍断者，
他们思量谁的法，而切断了有之系缚？”
“非从世尊之外的他处，非从你的教说之外的他处，
他们思量你的法，而切断了有之系缚。
所有名与色之处，被破坏无余，
这里，以了知这法，他们切断了有之系缚。”
“你说了甚深的话，难懂、极难把握，
你思量谁的法，而说这样的话？”
“在过去我是作陶器者，毗迦林加地方的陶匠，
我是奉养父母的人，迦叶佛的优婆塞。
已离淫欲法，梵行无染污，
是你的同乡，是你在过去的同伴。

我了知，这七位解脱比丘，

以贪与瞋的灭尽，已渡对世间的执着。”

“那时，正是这样，如你所说，薄加瓦！

在过去你是作陶器者，毗迦林加地方的陶匠，

你是奉养父母的人，迦叶佛的优婆塞。

已离淫欲法，梵行无染污，

是我的同乡，是我在过去的同伴。”

“正是这样，是以前朋友的会合，

已亲自修习的两者，持有最后身。”

（六）衰老品

51、衰老经

“什么是善的，直到衰老？什么是善的，当已住立时？

什么是人人的宝物？什么是难被盗贼拿走的？”

“戒是善的，直到衰老，信是善的，当已住立时，

慧是人人的宝物，福德是难被盗贼拿走的。”

52、以不衰老经

“以不衰老，什么是善的？当已确立时，什么是善的？

什么是人人的宝物？什么是不容易被盗贼拿走的？”

“以不衰老，戒是善的，当已确立时，信是善的，

慧是人人的宝物，福德是不容易被盗贼拿走的。”

53、朋友经

“什么是出外人的朋友？什么是在自己家中的朋友？

什么是当生起需要时的朋友？什么是来生的朋友？”

“商队是出外人的朋友，母亲是在自己家中的朋友，

当生起需要时的伙伴，是一次又一次的朋友，

自己所作的福德，是那来生的朋友。”

54、所依经

“什么是人之所依？这里，什么是最好的同伴？

凡依止大地的生物类，他们依什么生活？”

“儿子是人之所依，这里，妻子是最好的同伴，

凡依止大地的生物类，他们依雨生活。”

55、产生经第一

“什么产生人？他的什么到处跑？

什么进入轮回？什么是他的大恐怖？”

“渴爱产生人，他的心到处跑，

众生进入轮回，苦是他的大恐怖。”

56、产生经第二

“什么产生人？他的什么到处跑？

什么进入轮回？他在什么之中不被解脱？”

“渴爱产生人，他的心到处跑，

众生进入轮回，他在苦之中不被解脱。”

57、产生经第三

“什么产生人？他的什么到处跑？

什么进入轮回？什么是他的所趣处？”

“渴爱产生人，他的心到处跑，

众生进入轮回，业是他的所趣处。”

58、邪道经

“什么为邪道所说？什么日夜灭尽？

什么是梵行的垢秽？什么是无水的沐浴？”

“贪为邪道所说，寿命日夜灭尽，

女人是梵行的垢秽，在这里，人们执着，

锻炼与梵行，那是无水的沐浴。”

59、同伴经

“什么是男子的同伴？而什么教导他？
不免一死的人欢喜什么，一切苦被解脱？”
“信是男子的同伴，而慧教导他，
不免一死的人欢喜涅盘，一切苦被解脱。”

60、诗人经

“什么是偈颂的起源？什么构成它们的文句？
偈颂基于什么？什么是偈颂的栖处？”
“韵律学是偈颂的因缘，音节构成它们的文句，
偈颂基于名，诗人是偈颂的栖处。”
衰老品第六，其摄颂：
“衰老、不衰老、朋友，所依、产生三则，
邪道与同伴，诗人，品被完成。”

（七）征服品

61、名经

“什么征服一切？比什么更多的不存在？
什么是一切都受其控制的一法？”
“名征服一切，比名更多的不存在，
名是一切都受其控制的一法。”

62、心经

“世间被什么引导？什么拖着世间转？
什么是一切都受其控制的一法？”
“世间被心引导，心拖着世间转，
心是一切都受其控制的一法。”

63、渴爱经

“世间被什么引导？什么拖着世间转？
什么是一切都受其控制的一法？”
“世间被渴爱引导，渴爱拖着世间转，
渴爱是一切都受其控制的一法。”

64、结经

“什么是世间的结？什么是它游走的方法？
以什么的舍弃，这样，被称为涅盘？”
“欢喜是世间的结，寻是它游走的方法，
以渴爱的舍弃，这样，被称为涅盘。”

65、结缚经

“什么是世间的结缚？什么是它游走的方法？
以什么的舍弃，切断一切结缚？”
“欢喜是世间的结缚，寻是它游走的方法，
以渴爱的舍弃，切断一切结缚。”

66、被折磨经

“世间被什么折磨？被什么包围？
被什么箭刺入？经常被什么熏？”
“世间被死亡折磨，被老包围，
被渴爱之箭刺入，经常被欲求熏。”

67、被陷住经

“世间被什么陷住？被什么包围？
世间被什么关闭？世间在什么上被建立？”
“世间被渴爱陷住，被老包围，
世间被死亡关闭，世间在苦上被建立。”

68、被覆闭经

“世间被什么覆闭？世间在什么之中被建立？
世间被什么系结？它被什么包围？”
“世间被死亡覆闭，世间在苦之中被建立，
世间被渴爱系结，它被衰老包围。”

69、欲求经

“世间被什么结缚？以调伏什么而解脱？
以弃舍什么，切断一切结缚？”
“世间被欲求结缚，以调伏欲求而解脱，
以弃舍欲求，切断一切结缚。”

70、世间经

“世间在什么之中被生起？在什么之中形成亲密？

对什么执取后，世间在什么之中被恼害？”

“世间在六之中被生起，在六之中形成亲密，

对六执取后，世间在六之中被恼害。”

征服品第七，其摄颂：

“名、心、渴爱，结、束缚，

被折磨、被系结、被覆闭，欲求与世间，它们为十。”

（八）切断品

71、切断后经

起源于舍卫城。

在一旁站好后，那位天神以偈颂对世尊说：

“切断什么后睡得安乐？切断什么后不忧愁？

哪一法的杀害，乔达摩同意？”

“切断愤怒后睡得安乐，切断愤怒后不忧愁，

天神！端蜜而根毒之愤怒的杀害，圣者称赞，因为切断它后不忧愁。”

72、车经

“什么是车的表征？什么是火的表征？

什么是国家的表征？什么是女人的表征？”

“旗帜是车的表征，烟是火的表征，

国王是国家的表征，丈夫是女人的表征。”

73、财产经

“这里，什么是男子的最上财产？什么善行带来乐？

什么确实是味道的最美者？如何活是他们说的最上活命者？”

“这里，信是男子的最上财产，法善行带来乐，

真理确实是味道的最美者，以慧而活是他们说的最上活命者。”

74、雨经

“什么是向上的最上者？什么是落下的出色者？

对到处走的来说，则是什么？什么是说话的出色者？”

“种子是向上的最上者，雨是落下的出色者，

对到处走的来说，则是牛，儿子是说话的出色者。”

“明是向上的最上者，无明是落下的出色者，

对到处走的来说，则是僧团，佛陀是说话的出色者。”

75、害怕经

“有不只一个处之道被解说，这里，为什么多数人是害怕的？
广慧的乔达摩！我问你，当站在什么上面时会不害怕他世？”
“正确地设定言语与心意后，不以身行恶，
住在充满食物饮料的家，有信、柔软、好施与、亲切，
当站在这四法上，当站在（正）法上时会不害怕他世。”

76、不衰退经

“什么衰退、什么不衰退？什么被称为‘邪道’？
什么是（正）法的障碍？什么日夜灭尽？
什么是梵行的垢秽？什么是无水的沐浴？
世间中有多少缝隙，在那里心不住立？
我们来问世尊，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它？”
“不免一死的人之色衰退、姓名不衰退，贪被称为‘邪道’，
贪欲是（正）法的障碍，生命日夜灭尽。
女人是梵行的垢秽，在这里人们执着，
锻炼与梵行，那是无水的沐浴。
世间中有六个缝隙，在那里心不住立：

懒惰与放逸，不奋起、不自制，

睡眠、倦怠这六个缝隙，应该回避这全部。”

77、统治权经

“什么是世间中的统治权？什么是最上之物？

什么是世间中的生锈剑？什么是世间中的瘤？

当谁拿走时他们阻止？而当谁拿走时是可爱的？

让谁一再到达，贤智者们欢喜？”

“自在是世间中的统治权，女人是最上之物，

愤怒是世间中的生锈剑，盗贼是世间中的瘤。

当盗贼拿走时他们阻止，而当沙门拿走时是可爱的，

让沙门一再到达，贤智者们欢喜。”

78、爱欲经

“爱欲利益者不应该将什么布施（出去）？不免一死的人不应该永远舍弃什么？

应该释放善的什么？但不应该放出恶的？”

“人不应该将自己布施（出去），不应该永远舍弃自己，

应该释放善的言语，但不应该放出恶的。”

79、旅途的资粮经

“什么维系旅途的资粮？什么是财富的栖息处？
什么拖着人人转？什么是世间中难放弃的？
当个个众生被什么束缚时，如鸟被网（束缚）？”
“信维系旅途的资粮，幸运是财富的栖息处，
欲求拖着人人转，欲求是世间中难放弃的，
当个个众生被欲求束缚时，如鸟被网（束缚）。”

80、光明经

“什么是世间中的光明？什么是世间中的清醒者？
什么是工作中有生命者的（伙伴）？什么是其威仪路？
什么养育懒惰者与不懒惰者，如母之于子？
凡依止大地的生物类，他们依什么生活？”
“慧是世间中的光明，（正）念是世间中的清醒者，
母牛是工作中有生命者的（伙伴），田埂是其威仪路。
雨养育懒惰者与不懒惰者，如母之于子，
凡依止大地的生物类，他们依雨生活。”

81、无争论经

“这里谁是世间中的无争论者？谁的生活不虚度？

这里谁遍知欲？谁经常自由？

谁是父母兄弟，礼拜他的已住立者？

这里谁是剎帝力问讯，卑下的出生者？”

“这里沙门是世间中的无争论者，沙门的生活不虚度，

这里沙门遍知欲，沙门经常自由。

沙门是父母兄弟，礼拜他的已住立者，

这里沙门是剎帝力问讯，卑下的出生者。”

切断品第八，其摄颂：

“切断后、车、{心}（财产），雨、害怕、不衰退，

统治权、爱欲、旅途的资粮，光明与无争论。”

诸天相应完成。

二、天子相应

（一）初品

1、迦叶经第一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那时，当夜已深时，容色绝佳的迦叶天子使整个祇树林发光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迦叶天子对世尊这么说：

“世尊！你说明了比丘，但没有对比丘的教诫。”

“那样的话，迦叶！请你想明白这个道理吧！”

“他应该学善语，与沙门的训练，

单独的座位与在偏僻的地方，以及心寂静的。”

这就是迦叶天子所说，大师认可。

那时，迦叶天子心想：

“大师认可我了。”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就在那里消失了。

2、迦叶经第二

起源于舍卫城。

在一旁站好后，迦叶天子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比丘应该是心解脱的禅定者，

如果希望心的到达，

了知世间的生灭后，

他是善心的、无依着的。”

3、摩伽经

起源于舍卫城。

那时，当夜已深时，容色绝佳的摩伽天子使整个祇树林发光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摩伽天子以偈颂对世尊说：

“切断什么后睡得安乐？切断什么后不忧愁？

哪一法的杀害，乔达摩同意？”

“切断愤怒后睡得安乐，切断愤怒后不忧愁，

阿修罗的征服者！端蜜而根毒之愤怒的杀害，圣者称赞，因为切断它后不忧愁。”

4、摩伽大经

起源于舍卫城。

在一旁站好后，摩伽大天子以偈颂对世尊说：

“世间中有多少灯火，经由它们而世间变得明亮？

我们来问世尊，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它？”

“世间中有四种灯火，第五种没被发现，

太阳在白天照亮，月亮在晚上发亮，

而火，在白天与晚上，到处变得明亮，

正觉者是照亮者中最胜的，那是无上的光明。”

5、大嘛哩经

起源于舍卫城。

那时，当夜已深时，绝佳容色的大嘛哩天子使整个祇树林发光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大嘛哩天子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这应该被婆罗门做：不疲倦之勤，

以舍断诸欲，因为那样，不希望存在。”

（世尊：“大嘛哩！”）

“对婆罗门来说，没有应该作的，

因为婆罗门应该作的都已作。

只要在河中未得立足处，人以全部的肢体努力，

但凡得到立足处后站在陆地上者，他不（需）努力，因为他已到彼岸。

大嘛哩！这对婆罗门，对烦恼已尽、慎重的禅定者是个譬喻，

到达生死的结束后，他不（需）勤奋，因为他已到彼岸。”

6、迦么大经

起源于舍卫城。

在一旁站好后，迦么大天子对世尊这么说：

“世尊！难做，世尊！非常难做。”

(世尊：“迦么大!”)

“他们也做难作的，持戒、得定的有学人，坚定的，

对已进入无家者来说，是满足的、带来乐的。”

“世尊！难得到的，即：满足。”

(世尊：“迦么大!”)

“他们也得到难得到的，乐于心寂静者，

他们的心，日夜都乐于修习。”

“世尊！难定的，即：心。”

(世尊：“迦么大!”)

“他们也定难定的，乐于诸根寂静者，

他们切断死神之网后，迦么大！圣者们走去。”

“世尊！道路是难走的、不平的。”

“在难走的、不平的之中，迦么大！圣者们也走，

非圣者们在难走的、不平的之中，头向下倒下，

圣者们的道路是平的，因为圣者们在不平中是平的。”

7、般阇罗健达经

起源于舍卫城。

在一旁站好后，般阇罗健达天子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广慧者确实发现了，在障碍中的空间，

觉了禅的佛陀，是独处者的人牛王；牟尼。”

（世尊：“般阇罗健达！”）

“即使在障碍中他们发现，为了获得涅盘之法，

那些获得正念者，那些完全善得定者。”

8、保护经

起源于舍卫城。

那时，当夜已深时，容色绝佳的保护天子使整个祇树林发光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保护天子在世尊面前说这些偈颂：

“努力之后切断流，请除去欲，婆罗门！

未舍断欲，牟尼不到达单一性。

如果做应作的，应该坚固地努力，

因为松懈的游行者，只散播了更多的尘垢。

恶作不被作是较善的，恶作之后懊恼，

善作被作是较善的，作了后不后悔。

如错误地握茅草，只有手被割伤，

恶执取的沙门法，牵引到地狱。

凡任何松懈的行为，凡被污染的誓戒，

起疑念的梵行，那没有大果。”

这就是保护天子所说，说了这个后，保护天子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就在那里消失了。

那时，当那夜过后，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这一夜，当夜已深时，绝佳容色的保护天子使整个祇树林发光后，来见我。抵达后，向我问讯，然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比丘们！保护天子对我这么说：

‘努力之后切断流，请除去欲，婆罗门！

未舍断欲，牟尼不到达单一性。

如果做应作的，应该坚固地努力，

因为松懈的游行者，只散播了更多的尘垢。

恶作不被作是较善的，恶作之后懊恼，

善作被作是较善的，作了后不后悔。

如错误地握茅草，只有手被割伤，

恶执取的沙门法，牵引到地狱。

凡任何松懈的行为，凡被污染的誓戒，

起疑念的梵行，那没有大果。’

这就是保护天子所说，说了这个后，保护天子向我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就在那里消失了。

比丘们！请你们学习保护天子的偈颂，比丘们！请你们学得保护天子的偈颂，比丘们！请你们忆持保护天子的偈颂，比丘们！保护天子的偈颂具利益，是梵行的基础。”

9、月经

起源于舍卫城。

当时，月天子被罗侯阿修罗王抓住。

那时，月天子一边回忆着世尊，一边说这偈颂：

“礼敬你，佛陀！英雄！处处已挣脱，

我被囚禁了，请成为我的归依。”

那时，世尊以偈颂对罗侯阿修罗王说关于月天子的事：

“月已归依如来、阿罗汉，

请释放月，罗侯！诸佛陀对世间是怜愍的。”

那时，罗侯阿修罗王释放月天子后，形色匆忙地去见毗摩质多阿修罗王。抵达后，惊慌、身毛竖立地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毗摩质多阿修罗王以偈颂对罗侯阿修罗王说：

“罗侯！为何释放了月而匆忙地来呢？

形色惊慌地来了后，你为何惊恐地站着？”

“我的头会破裂成七片，活着时会得不到安乐，

如果在佛陀诵偈颂时没释放月。”

10、日经

起源于舍卫城。

当时，日天子被罗侯阿修罗王抓住。

那时，日天子一边回忆着世尊，一边说这偈颂：

“礼敬你，佛陀！英雄！处处已挣脱，

我被囚禁了，请成为我的归依。”

那时，世尊以偈颂对罗侯阿修罗王说关于日天子的事：

“日已归依如来、阿罗汉，

请释放日，罗侯！诸佛陀对世间是怜愍的。

当日轮生起时，祂是在黑暗中带来光者，

罗侯！当行于虚空时不要吞掉日，请释放我的日。”

那时，罗侯阿修罗王释放日天子后，形色匆忙地去见毗摩质多阿修罗王。抵达后，惊慌、身毛竖立地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毗摩质多阿修罗王以偈颂对罗侯阿修罗王说：

“罗侯！为何释放了日而匆忙地来呢？

形色惊慌地来了后，你为何惊恐地站着？”

“我的头会破裂成七片，活着时会得不到安乐，

如果在佛陀诵偈颂时没释放日。”

初品，其摄颂：

“二则迦叶与摩伽，摩伽大、大嘛哩、迦么大，

般阇罗健达、保护，以月、日，他为十则。”

(二）给孤独品

11、郑地么瑟经

起源于舍卫城。

那时，当夜已深时，容色绝佳的郑地么瑟天子使整个祇树林发光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郑地么瑟天子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他们确实将到达平安，如鹿在无蚊的沼泽，

诸禅具足后，是专一的、慎重的、正念的。”

“他们确实将到达彼岸，如鱼在切断后的网，

诸禅具足后，是不放逸的、舍弃过失的。”

12、毗纽经

在一旁站好后，毗纽天子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那些侍奉善逝的人类，确实是快乐的，

在乔达摩的教说中努力，他们不放逸地学。”

(世尊：“毗纽!”)

“当教诫之句被我教说时，那些禅定者随学，

他们时时不放逸着，不会在死亡的控制下。”

13、长杖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那时，当夜已深时，容色绝佳的长杖天子使整个竹林发光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长杖天子对世尊这么说：

“比丘应该是心解脱的禅定者，

如果希望心的到达，

了知世间的生灭后，

他是善心的、无依着的。”

14、难陀经

在一旁站好后，难陀天子以偈颂对世尊说：

“我问你，广慧者乔达摩！世尊的智见是不被覆盖的，

什么类型是他们说的有戒者？什么类型是他们说的有慧者？
什么类型是已走过了苦者？什么类型是诸天敬奉者？”

“凡戒或慧已自我修习者，这些已入定、正念、禅定的爱好者，
一切愁已消失、已舍断者，烦恼已尽、持有最后身者，
像这类型是他们说的有戒者，像这类型是他们说的有慧者。
像这类型是已走过了苦者，像这类型是诸天敬奉者。”

15、檀香经

在一旁站好后，檀香天子以偈颂对世尊说：

“如何渡洪水，日夜不倦怠？
在无住立、无支持下，谁在深处不沉没？”

“于一切时戒具足者，有慧者、善入定者，
已激发活力与自我努力者，渡难渡的洪水。
已从欲想离者，已超越色结者，
贪之欢喜已被灭尽者，在深处不沉没。”

16、瓦须达多经

在一旁站好后，瓦须达多天子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像被剑触击，或头正被燃烧，
比丘应该正念地游行，以舍断欲贪。”

“像被剑触击，或头正被燃烧，

比丘应该正念地游行，以舍断身见。”

17、须婆罗门经

在一旁站好后，须婆罗门天子以偈颂对世尊说：

“此心常被惊吓，此意常被搅动，

对于未生起的苦难，还有已发生的，

如果有不被惊吓的，被询问时，请你告诉我。”

“非从觉与苦行之外的他处，非从根的自制之外的他处，

非从一切的放舍之外的他处，我看见生命的平安。”

“这就是世尊所说。……（中略）就在那里消失了。”

18、葛古踏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娑鸡多城漆黑林的鹿园。

那时，当夜已深时，容色绝佳的葛古踏天子使整个漆黑林发光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葛古踏天子对世尊这么说：

“沙门！你欢喜吗？”

“朋友！得到了什么呢？”

“那样的话，沙门！你忧愁吗？”

“朋友！失去了什么呢？”

“那样的话，沙门！你不欢喜也不忧愁吗？”

“是的，朋友!”

“比丘！希望你无痛苦，希望无欢喜被发现，
希望你在独坐时，不被不乐覆盖。”

“夜叉！我确实无痛苦，也无欢喜被发现，
在独坐时的我，也不被不乐覆盖。”

“比丘！你如何无痛苦？如何无欢喜被发现？
你如何在独坐时，不被不乐覆盖？”

“已生起痛苦者有欢喜，已生起欢喜者有痛苦，
无欢喜、无痛苦的比丘，朋友！请你这么了解。”

“经过好久后，终于，我看见了般涅盘的婆罗门，
无欢喜、无痛苦的比丘，已渡对世间的执着。”

19、郁多罗经

起源于王舍城。

在一旁站好后，郁多罗天子以这偈颂对世尊说：

“生命被带走，寿命是短的，对已被带到老年者，没有救护所，
观看着这死亡的恐怖，应该作福德取得安乐。”

“生命被带走，寿命是短的，对已被带到老年者，没有救护所，

观看着这死亡的恐怖，期待寂静者应该舍去世间的利得。”

20、给孤独经

在一旁站好后，给孤独天子在世尊面前说这些偈颂：

“这里确实是那祇树林，为仙人僧团所驻留；

为法王所居住，我喜悦的产生处。

行为、明与法，戒、最高之活命，

不免一死的人以这些净化，而非以种姓或财产。

因此，贤智的男子，从自己利益的考虑，

应该如理考察法，他在那里这么净化。

舍利弗确实有慧、戒与寂静，

凡到彼岸的比丘，最高也只能如此。”

这就是给孤独天子所说。

说了这个后，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就在那里消失了。

那时，当那夜过后，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这一夜，当夜已深时，绝佳容色的某位天子使整个祇树林发光后，来见我。抵达后，向我问讯，然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比丘们！那位天子在我面前以这些偈颂说：

‘这里确实是那祇树林，为仙人僧团所驻留，

为法王所居住，我喜悦的产生处。

行为、明与法，戒、最高之活命，

不免一死的人以这些净化，而非以种姓或财产。

因此，贤智之男子，从自己利益的考虑，

应该如理考察法，他在那里这么净化。

舍利弗确实有慧、戒与寂静，

凡到彼岸的比丘，最高也只能如此。’

这就是那位天子所说。

说了这个后，向我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就在那里消失了。”

当这么说时，尊者阿难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他必定是给孤独天子，屋主给孤独对尊者舍利弗有净信。”

“阿难！好！好！凡所有推论之所及，阿难！你已到达，阿难！他确实是给孤独天子。”

给孤独品第二，其摄颂：

“郑地么瑟与毗纽，长杖、难陀，

檀香、瓦须达多，须婆罗门与葛古踏，

第九郁多罗所说，第十给孤独。”

（三）种种外道品

21、湿婆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那时，当夜已深时，容色绝佳的湿婆天子使整个祇树林发光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湿婆天子在世尊面前说这些偈颂：

“应该与善的人们结交，应该与善的人们作亲密交往，
了知善的正法后，成为更好的而非恶的。
应该与善的人们结交，应该与善的人们作亲密交往，
了知善的正法后，慧被得到而非从其他的。
应该与善的人们结交，应该与善的人们作亲密交往，
了知善的正法后，不在愁中忧愁。
应该与善的人们结交，应该与善的人们作亲密交往，
了知善的正法后，在亲族中辉耀。
应该与善的人们结交，应该与善的人们作亲密交往，
了知善的正法后，众生到善趣。
应该与善的人们结交，应该与善的人们作亲密交往，
了知善的正法后，众生满意地住立。”

那时，世尊以偈颂回答湿婆天子：

“应该与善的人们结交，应该与善的人们作亲密交往，
了知善的正法后，解脱一切苦。”

22、安稳经

在一旁站好后，安稳天子在世尊面前说这些偈颂：

“缺乏智慧的愚者，如以敌人般对自己而行，
做着恶业，而有痛苦之果。
那已作的业不是好的，做了以后而后悔，
他泪满面、哭泣地承受果报。
但那已作的业是好的，做了以后不后悔，
他喜悦、快乐地承受果报。（”）

（“）他应该先做，那知道对自己有利益的，
贤者、慧者不应该以车夫的思量前进。
如车夫舍去平整的大道后，
登上不平顺的道路，然后沈思断裂的车轴。
这样，离开法后，顺从非法，
愚钝者到达死亡之口，如（车夫）沈思断裂的车轴。”

23、悉梨经

在一旁站好后，悉梨天子以偈颂对世尊说：

“他们欢喜食物：诸天与人们两者，
有什么夜叉确实不欢喜食物的？”

“凡以明净之心，由于信施与者，

食物就服侍他，在此世间与下一个中。

因此，排除悭吝后，垢秽的征服者应该施与布施，

福德是下一个世间中有生命者之所依。”

“不可思议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

大德！这被世尊多么善说：

‘凡以明净之心，由于信施与者，

食物就服侍他，在此世间与下一个中。

因此，排除悭吝后，垢秽的征服者应该施与布施，

福德是下一个世间中有生命者之所依。’

大德！从前，我是名叫悉梨国王的施与者、施主、布施的称赞者，我在四个城门对沙门、婆罗门、贫民、旅人、流浪者、乞丐施与布施。

大德！那时，诸后宫妇来见我后，这么说：‘陛下施与布施，我们没施与布施，如果我们也能依止陛下施与布施，能作福德，那就好了!’大德！我这么想：‘我是施与者、施主、布施的称赞者，当她们说：“我们要施与布施。”时，我能说什么？’大德！那第一个城门我给了诸后宫妇，在那里，诸后宫妇施与布施，我的布施退减。

大德！那时，随侍的刹帝力们来见我后，这么说：‘陛下施与布施，诸后宫妇施与布施，我们没施与布施，如果我们也能依止陛下施与布施，能作福德，那就好了!’大德！我这么想：‘我是施与者、施主、布施的称赞者，当他们说：“我们要施与布施。”时，我能说什么？’大德！那第二个城门我给了随侍的刹帝力们，在那里，随侍的

刹帝力们施与布施，我的布施退减。

大德！那时，军人们来见我后，这么说：‘陛下施与布施，诸后宫妇施与布施，随侍的刹帝力们施与布施，我们没施与布施，如果我们也能依止陛下施与布施，能作福德，那就好了!’大德！我这么想：‘我是施与者、施主、布施的称赞者，当他们说：“我们要施与布施。”时，我能说什么？’大德！那第三个城门我给了军人们，在那里，军人们施与布施，我的布施退减。

大德！那时，婆罗门、屋主们来见我后，这么说：‘陛下施与布施，诸后宫妇施与布施，随侍的刹帝力们施与布施，军人们施与布施，我们没施与布施，如果我们也能依止陛下施与布施，能作福德，那就好了!’大德！我这么想：‘我是施与者、施主、布施的称赞者，当他们说：“我们要施与布施。”时，我能说什么？’大德！那第四个城门我给了婆罗门、屋主们，在那里，婆罗门、屋主们施与布施，我的布施退减。

大德！那时，男子们来见我后，这么说：‘现在陛下没有任何地方施与布施。’大德！当这么说时，我对那些男子们这么说：‘那样的话，某人！国外所生的收益，从那里一半送到内宫，一半就在那里对沙门、婆罗门、贫民、旅人、流浪者、乞丐施与布施。’

大德！我到不了这样长久所作福德、这样长久所作诸善法的尽头，我能说：‘有这么多福德。’或‘有这么多福德果报。’或‘能存续于天界这么久。’

不可思议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

大德！这被世尊多么善说：

‘凡以明净之心，由于信施与者，

食物就服侍他，在此世间与下一个中。

因此，排除悭吝后，垢秽的征服者应该施与布施，

福德是下一个世间中有生命者之所依。’”

24、额低葛勒经

在一旁站好后，陶匠天子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往生于无烦天，七位比丘已解脱，

从贪与瞋的被灭尽，已渡脱对世间的执着。”

“而谁是那些渡脱了泥沼，极难越过的死亡领域者？

谁舍断人的身体后，超越了天轭？”

“优波迦、波罗揵荼、佛库娑梨他们三位，

跋提雅、揵陀提婆、婆侯罗提、僧提雅，

他们舍断人的身体后，超越了天轭。”

“你说的那些是善的，魔网的舍断者，

他们思量谁的法，而切断了有之系缚？”

“非从世尊之外的他处，非从你的教说之外的他处，

他们思量你的法，而切断了有之系缚。

所有名与色之处，被破坏无余，

这里，以了知这法，他们切断了有之系缚。”

“你说了甚深的话，难懂、极难把握，

你思量谁的法，而说这样的话？”

“在过去我是作陶器者，毗迦林加地方的陶匠，

我是奉养父母的人，迦叶佛的优婆塞。

已离淫欲法，梵行无染污，

是你的同乡，是你在过去的同伴。

我了知，这七位解脱比丘，

以贪与瞋的灭尽，已渡对世间的执着。”

“那时，正是这样，如你所说，薄加瓦！

在过去你是作陶器者，毗迦林加地方的陶匠，

你是奉养父母的人，迦叶佛的优婆塞。

已离淫欲法，梵行无染污，

是我的同乡，是我在过去的同伴。”

“正是这样，是以前朋友的会合，

已亲自修习的两者，持有最后身。”

25、遮堵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众多比丘住在憍萨罗国喜马拉雅山山腹的林野小屋中，他们是掉举的、高慢的、浮躁的、饶舌的、闲聊的、失念、不正知、不得定而心散乱、诸根不控制的。

那时，遮堵天子在那十五布萨日去见那些比丘。抵达后，以偈颂对那些比丘说：

“从前，他们是快乐的生活者，乔达摩的弟子比丘们，

无欲地寻求食物，无欲地（使用）住所，

知道世间中的无常后，他们得到了苦的结束。

他们使自己成为难养者，如村落中的村长，

食后再食，然后躺下，在别人家中被迷昏头。

对僧团作合掌后，这里，我说某些人，

他们是无怙、被抛弃者，就如那些亡者。

我所说，是关于那些住于放逸者，

凡住于不放逸者，我对他们作礼敬。”

26、赤马经

起源于舍卫城。

在一旁站好后，赤马天子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能够以行走而知道，或看到，或到达，大德！那不被生、不老去、不死去；不去世、不再生之处的世界之边吗？”

“朋友！我说，不能够以行走而知道，或看到，或到达那不被生、不老去、不死去；不去世、不再生之处的世界之边。”

“不可思议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

大德！这被世尊多么善说：‘朋友！我说，不能够以行走而知

道，或看到，或到达那不被生、不老去、不死去；不去世、不再生之处的世界之边。’

大德！从前，我是名为赤马的仙人，伯渣的儿子，有神通，能在空中行。

大德！我的速度是这样：犹如有善学、灵巧、被彻底调练的、弓术善巧的坚固法弓箭手，能以轻的箭容易地射穿棕榈树影；大德！我的一跨步是这样：犹如从东海到西海。

大德！我这样的欲求生起：‘我将以行走到达世界之边。’

大德！具备那样的速度与那样的跨步，我除了吃、喝、咀嚼、品尝，大小便行为，睡觉、排除疲劳外，一百年的寿命；活了一百年；走了一百年后，没到达世界之边，在途中就死了。

不可思议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

大德！这被世尊多么善说：‘朋友！我说，不能够以行走而知道，或看到，或到达那不被生、不老去、不死去；不去世、不再生之处的世界之边。’”

“然而，朋友！我说，没到达世界之边则得不到苦的结束。

又，朋友！就在这一噚之长，有想、有心的身体上，我安立世界、世界集、世界灭、导向世界灭之道迹。”

“任何时候，以行走不能到达世界之边，

而没到达世界之边，则没有苦的解脱。

因此，确实，世间知者、善慧者到达世界边，梵行已完成，

寂静者知道世界之边后，对这世间与其它的不渴望。”

27、难陀经

在一旁站好后，难陀天子在世尊面前说这些偈颂：

“缺乏智慧的愚者，如以敌人般对自己而行，

做着恶业，而有痛苦之果。

“时间飞逝，夜晚迅速渡过，种种年龄时代次第地抛弃（我们），

观看着这死亡的恐怖，应该作福德取得安乐。”

“时间飞逝，夜晚迅速渡过，种种年龄时代 次第地抛弃（我们），

观看着这死亡的恐怖，期待寂静者应该舍去世间的利得。”

28、广欢喜经

在一旁站好后，广欢喜天子在世尊面前说这些偈颂：

“有四轮与九门，被贪欲充满与连结，

泥沼所生，大英雄！要如何逃离？”

“切断皮带与皮绳，及邪恶的欲求与贪欲后，

连根拔除了渴爱，要这样逃离。”

29、苏尸摩经

起源于舍卫城。

那时，尊者阿难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尊者阿难这么说：

“阿难！你喜欢舍利弗吗？”

“大德！确实，如果不是愚者、邪恶者、愚昧者、心颠倒者，谁不喜欢尊者舍利弗呢？

大德！尊者舍利弗是贤智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大慧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广慧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捷慧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速慧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利慧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洞察慧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少欲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知足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独住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离群众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活力已被发动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告诫他人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能容忍被告诫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举罪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恶的呵责者。

大德！确实，如果不是愚者、邪恶者、愚昧者、心颠倒者，谁不喜欢尊者舍利弗呢？”

“正是这样，阿难！正是这样，阿难！

阿难！确实，如果不是愚者、邪恶者、愚昧者、心颠倒者，谁不喜欢尊者舍利弗呢？

阿难！尊者舍利弗是贤智者；阿难！尊者舍利弗是大慧者；阿难！尊者舍利弗是广慧者；阿难！尊者舍利弗是捷慧者；阿难！尊者舍利弗是速慧者；阿难！尊者舍利弗是利慧者；阿难！尊者舍利弗是洞察慧者；阿难！尊者舍利弗是少欲者；阿难！尊者舍利弗是知足者；阿难！尊者舍利弗是独住者；阿难！尊者舍利弗是离群众者；阿难！尊者舍利弗是活力已被发动者；阿难！尊者舍利弗是告诫他人者；阿难！尊者舍利弗是能容忍被告诫者；阿难！尊者舍利弗是举罪者；阿难！尊者舍利弗是恶的呵责者。

阿难！确实，如果不是愚者、邪恶者、愚昧者、心颠倒者，谁不喜欢尊者舍利弗呢？”

那时，当对尊者舍利弗的称赞被说时，苏尸摩天子被大天子众围绕，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苏尸摩天子对世尊这么说：

“正是这样，世尊！正是这样，善逝！

大德！确实，如果不是愚者、邪恶者、愚昧者、心颠倒者，谁不喜欢尊者舍利弗呢？

大德！尊者舍利弗是贤智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大慧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广慧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捷慧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速慧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利慧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洞察慧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少欲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知足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独住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离群众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活力已被发动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告诫他人

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能容忍被告诫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举罪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恶的呵责者。

大德！确实，如果不是愚者、邪恶者、愚昧者、心颠倒者，谁不喜欢尊者舍利弗呢？

大德！不论我到哪个天子众中，就多听到这样的声音：‘尊者舍利弗是贤智者；尊者舍利弗是大慧者；尊者舍利弗是广慧者；尊者舍利弗是捷慧者；尊者舍利弗是速慧者；尊者舍利弗是利慧者；尊者舍利弗是洞察慧者；尊者舍利弗是少欲者；尊者舍利弗是知足者；尊者舍利弗是独住者；尊者舍利弗是离群众者；尊者舍利弗是活力已被发动者；尊者舍利弗是告诫他人者；尊者舍利弗是能容忍被告诫者；尊者舍利弗是举罪者；尊者舍利弗是恶的呵责者。’

大德！确实，如果不是愚者、邪恶者、愚昧者、心颠倒者，谁不喜欢尊者舍利弗呢？”

那时，当对尊者舍利弗的称赞被说时，悦意的、喜悦的、生起喜悦的苏尸摩天子众之天子们出现种种辉耀的容色。

犹如美丽的、出色的、八个切割面的、作工细致的、放在黄毛布上的琉璃宝珠，辉耀、照亮、照耀。同样的，当对尊者舍利弗的称赞被说时，悦意的、喜悦的、生起喜悦的苏尸摩天子众之天子们出现种种辉耀的容色。

犹如熟练作业的锻工子非常有技术的在锻冶炉上打造的、放在黄毛布上的阎浮河金饰，辉耀、照亮、照耀。同样的，当对尊者舍利弗的称赞被说时，悦意的、喜悦的、生起喜悦的苏尸摩天子众之天子们

出现种种辉耀的容色。

犹如在秋天晴朗无云的天空夜里，破晓时太白星辉耀、照亮、照耀。同样的，当对尊者舍利弗的称赞被说时，悦意的、喜悦的、生起喜悦的苏尸摩天子众之天子们出现种种辉耀的容色。

犹如在秋天晴朗无云的天空，当太阳上升在天空时，辉耀、照亮、照耀，从空中擊破一切黑闇。同样的，当对尊者舍利弗的称赞被说时，悦意的、喜悦的、生起喜悦的苏尸摩天子众之天子们出现种种辉耀的容色。

那时，苏尸摩天子在世尊面前说这关于尊者舍利弗的偈颂：

“有名的‘贤智者’，舍利弗是不怒者，

少欲的、温雅的、已调御的，大师的称赞已传达到仙人。”

那时，关于尊者舍利弗，世尊以偈颂回答苏尸摩天子：

“有名的‘贤智者’，舍利弗是不怒者，

少欲的、温雅的、已调御的，已善调御的，他等待死亡。”

30、种种外道弟子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那时，当夜已深时，容色绝佳的众多种种外道弟子的天子：阿色么、色喝哩、尼迦、阿勾得迦、威格玻哩、麻那哇格米雅使整个竹林发光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

站好后，阿色么天子在世尊面前说这关于富兰那迦叶的偈颂：

“这里，在砍杀中，在杀戮强夺中，

迦叶不认为是恶的，或是自己的福德，

他确实告知可信赖的，那位大师值得尊敬。”

那时，色喝哩天子在世尊面前说这关于末伽黎拘舍罗的偈颂：

“以苦行与厌离成为自己善防护的，他舍断与人诤论的话后，

离不真实，为实语者，像那样，他确实不作恶。”

那时，尼迦天子在世尊面前说这关于尼干陀若提子的偈颂：

“避免的、慎重的比丘，四禁戒善防护者，

他告知所见与所闻，他确实不会是罪过者。”

那时，阿勾得迦天子在世尊面前说这关于种种外道的偈颂：

“波浮陀迦、葛低亚那、尼干陀，与这末伽黎、富兰那，

群众的大师达到沙门法，他们确实与善人不远。”

那时，威格玻哩天子以偈颂回答阿勾得迦天子：

“（即使）卑微的狐狼一起叫，狐狼绝不等同狮子，

裸体者、妄语者，（虽是）群众的大师，疑惑之所行与善人们是不同的。”

那时，魔波旬占有威格玻哩天子后，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热心于苦行与厌离者，守护远离者，

那些在色上住立者，在天的世界中有欢喜，

他们确实正确地教诫，对其他世界不免一死的人。”

那时，像这样，世尊已知：“这是魔波旬。”后，以偈颂回应魔：

“凡任何色，这里或他处，凡在空中光耀美貌者，

这一切你所赞美的，恶魔！就像为了杀害鱼而投掷的饵。”

那时，关于世尊，麻那哇格米雅天子在世尊面前以这偈颂说：

“在王舍城的（山）之中，毗富罗（山）被说是最胜的山，

雪山中谁达（山）是最胜的，空中行走物中是太阳。

大海是海中最胜的，星辰中是月亮，

对包括天的世间，佛陀被说是第一的。”

种种外道品第三，其摄颂：

“湿婆、安稳与悉梨，额低葛勒、遮堵与赤马，

难陀、广欢喜，苏尸摩与种种外道，它们为十则。”

天子相应完成。

三、憍萨罗相应

（一）初品

1、年轻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

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也自称：‘我已现正觉无上遍正觉。’吗？”

“大王！当正确地说时，凡能说：‘我已现正觉无上遍正觉。’者，那就是我，当正确地说时，他能说。大王！因为我已现正觉无上遍正觉。”

“乔达摩先生！即使那些团体的领导者，群众的老师，有名声的知名开宗祖师，众人公认有德行者的沙门、婆罗门，即：富兰那迦叶、末伽黎拘舍罗、尼干子若提子、散惹耶毗罗梨子、浮陀迦旃延、阿夷多翅舍钦婆罗，当他们被我盘问：‘请你们自称：“我已现正觉无上遍正觉。”’时，他们不自称：‘我已现正觉无上遍正觉。’然而，为何是乔达摩尊师，当他只是年轻出生且新出家呢？”

“大王！有四种不应该被轻侮为‘年轻’；不应该被轻蔑为‘年轻’，哪四种呢？

大王！刹帝力不应该被轻侮为‘年轻’；不应该被轻蔑为‘年轻’。

大王！蛇不应该被轻侮为‘年轻’；不应该被轻蔑为‘年轻’。

大王！火不应该被轻侮为‘年轻’；不应该被轻蔑为‘年轻’。

大王！比丘不应该被轻侮为‘年轻’；不应该被轻蔑为‘年轻’。”

这就是世尊所说，说了这个后，善逝、大师又更进一步这么说：

“刹帝力出生具足，被生得高贵有名声，
不能轻视为‘年轻’，人们不能轻蔑他。
因为刹帝力得到王位后，他是人们的王，
当他发怒时，会对他处以激烈的国王之惩罚，
因此，守护自己的生命，应该回避他。
如果在村落或林野，在那里看见蛇，
不能轻视为‘年轻’，人们不能轻蔑他。
因为凶猛的蛇，以各种不同的容色行走，
牠会攻击与咬愚者，不论男人或女人，
因此，守护自己的生命，应该回避他。
大量吞食的火焰，卷起黑色（烟）的火，
不能轻视为‘年轻’，人们不能轻蔑他。
因为它得到燃料，成为大火后，
它会攻击与烧愚者，不论男人或女人，
因此，守护自己的生命，应该回避他。
火燃烧森林时，卷起黑色（烟）的火，
幼芽在那里被出生，经过许多日夜之后。
而，凡戒具足的比丘，以（戒）火燃烧（他），
（使他）没有儿子与家畜，他的继承人也得不到财物，
他们成为无孩子与无继承人，就像无根的棕榈树。

因此，贤智者，从自己利益的考虑，

（对）蛇与火，有名声的刹帝力，

戒具足的比丘，就应该正确地对待。”

当这么说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太伟大了，大德！太伟大了，大德！犹如能扶正颠倒的，能显现被隐藏的，能告知迷途者的路，能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世尊以种种法门说明。大德！我归依世尊、法、比丘僧团，大德！请世尊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2、男子经

起源于舍卫城。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当男子自身内的几法生起时，生起不利、苦、不乐住呢？”

“大王！当男子自身内的三法生起时，生起不利、苦、不乐住，哪三个呢？大王！当男子自身内的贪欲生起时，生起不利、苦、不乐住；大王！当男子自身内的瞋恚生起时，生起不利、苦、不乐住；大王！当男子自身内的愚痴生起时，生起不利、苦、不乐住，大王！当男子自身内的这三法生起时，生起不利、苦、不乐住。”

这就是……（中略）：

“贪欲、瞋恚、愚痴，恶心的男子，

伤害自己，如多果实（伤害）其树心。”

3、老死经

起源于舍卫城。

在一旁坐好后，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对已生者来说，有老死之外的吗？”

“大王！对已生者来说，没有老死之外的，大王！即使那些大财富的刹帝力：富有的、大富的、大财富的、多金银的、多财产资具的、多财谷的，对已生的他们来说，也没有老死之外的；大王！即使那些大财富的婆罗门：……（中略）大财富的屋主：富有的、大富的、大财富的、多金银的、多财产资具的、多财谷的，对已生的他们来说，也没有老死之外的；大王！即使那些烦恼已尽、修行已成、应该作的已作、负担已卸、自己的利益已达成、有之结已被灭尽、以究竟智解脱的阿罗汉比丘，对他们来说，这身体也是破裂法、舍弃法。”

这就是世尊所说。……（中略）

“国王漂亮的车变老了，而身体也经历衰老，

但，正法不经历衰老，善人确实与善人们一同宣说。”

4、可爱经

起源于舍卫城。

在一旁坐好后，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里，当我独自静坐禅修时，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深思：‘谁以自己为可爱的？谁以自己为不可爱的？’

大德！我这么想：‘凡任何以身行恶行、以语行恶行、以意行恶行者，他们以自己为不可爱的，即使他们会这么说：“我们以自己为可爱的。”而他们仍是以自己为不可爱的，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不可爱者会对不可爱者作的，如他们以自己对自己作的一样，因此，他们以自己为不可爱的。

凡任何以身行善行、以语行善行、以意行善行者，他们以自己为可爱的，即使他们会这么说：“我们以自己为不可爱的。”而他们仍是以自己为可爱的，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可爱者会对可爱者作的，如他们以自己对自己作的一样，因此，他们以自己为可爱的。’”

“正是这样，大王！正是这样，大王！

大王！凡任何以身行恶行、以语行恶行、以意行恶行者，他们以自己为不可爱的，即使他们会这么说：‘我们以自己为可爱的。’而他们仍是以自己为不可爱的，那是什么原因呢？大王！因为不可爱者会对不可爱者作的，如他们以自己对自己作的一样，因此，他们以自己为不可爱的。

大王！凡任何以身行善行、以语行善行、以意行善行者，他们以自己为可爱的，即使他们会这么说：‘我们以自己为不可爱的。’而他们仍是以自己为可爱的，那是什么原因呢？大王！因为可爱者会对可爱者作的，如他们以自己对自己作的一样，因此，他们以自己为可爱的。”

这就是世尊所说。……（中略）：

“如果认知自己是可爱的，不应该与那恶的连结，

因为，安乐是不容易被恶作之作者获得的。

当被死神抓住时，当离开人的存在时，

什么确实是他自己的呢？他取了什么之后而走呢？

什么是如影不离，随他去的呢？

福德与恶的两者，不免一死的人在这里做，

这确实是他自己的，他取了这个之后而走，

这是如影不离，随他去的。

因此，应该作善的，积聚后世的，

福德在来世中，为生物类之依所。”

5、已自己守护经

起源于舍卫城。

在一旁坐好后，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里，当我独自静坐禅修时，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深

思：‘谁已守护自己？谁未守护自己？’

大德！我这么想：‘凡任何以身行恶行、以语行恶行、以意行恶行者，他们未守护自己，即使象军会守护他们，或马军会守护他们，或车军会守护他们，或步兵军会守护他们，而他们仍未守护自己，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守护是外部的，这守护不是内在的，因此，他们未守护自己。

凡任何以身行善行、以语行善行、以意行善行者，他们已守护自己，即使象军不会守护他们，或马军不会守护他们，或车军不会守护他们，或步兵军不会守护他们，而他们仍已守护自己，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守护是内在的，这守护不是外部的，因此，他们已守护自己。’”

“正是这样，大王！正是这样，大王！

大王！凡任何以身行恶行、……（中略）他们仍是未守护自己，那是什么原因呢？大王！因为这守护是外部的，这守护不是内在的，因此，他们未守护自己。

大王！凡任何以身行善行、以语行善行、以意行善行者，他们已守护自己，即使象军不会守护他们，或马军不会守护他们，或车军不会守护他们，或步兵军不会守护他们，而他们仍已守护自己，那是什么原因呢？大王！因为这守护是内在的，这守护不是外部的，因此，他们已守护自己。”

这就是世尊所说。……（中略）：

“以身自制，好！以语自制，好！

以意自制，好！到处自制，好！

到处已自制的、有羞耻的，他被称为‘已被守护者’。”

6、少数经

起源于舍卫城。

在一旁坐好后，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里，当我独自静坐禅修时，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深思：‘世间中的那些众生是少数的：当他们得到优越的财富后，不沈醉、不变得放逸、不走向对欲的贪求、不侵犯众生，而世间中的这些众生更多：当他们得到优越的财富后，沈醉、变得放逸、走向对欲的贪求、侵犯众生。’”

“正是这样，大王！正是这样，大王！

大王！世间中的那些众生是少数的：当他们得到优越的财富后，不沈醉、不变得放逸、不走向对欲的贪求、不侵犯众生，而世间中的这些众生更多：当他们得到优越的财富后，沈醉、变得放逸、走向对欲的贪求、侵犯众生。”

这就是世尊所说。……（中略）：

“在受用诸欲上已贪着、已贪求，在欲上已迷恋，

他们不自觉超过了界限，如鹿入了诡诈的陷阱，

他们的后果是痛苦的，因为果报是恶的。”

7、法庭经

起源于舍卫城。

在一旁坐好后，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里，当我坐在法庭中，看见富有的、大富的、大财富的、多金银的、多财产资具的、多财谷的刹帝力富翁、婆罗门富翁、屋主富翁，欲为理由、欲为因由、因为欲而故意说虚妄，大德！我这么想：‘现在，我受够了法庭，现在，将由贤面主持法庭。’”

“（正是这样，大王！正是这样，大王!）

大王！凡那些富有的、大富的、大财富的、多金银的、多财产资具的、多财谷的刹帝力富翁、婆罗门富翁、屋主富翁，欲为理由、欲为因由、因为欲而故意说谎者，那必将有他们长久的不利与苦。”

这就是世尊所说。……（中略）：

“在受用诸欲上已贪着、已贪求，在欲上已迷恋，

他们不自觉超过了界限，如鱼入了撒网的陷阱，

他们的后果是痛苦的，因为果报是恶的。”

8、茉莉经

起源于舍卫城。

当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与茉莉皇后一起到宫殿的上层。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对茉莉皇后这么说：

“茉莉！对你来说，有任何其他人比自己更可爱的吗？”

“大王！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其他人比自己更可爱的，大王！而，对你来说，有任何其他人比自己更可爱的吗？”

“茉莉！对我来说，有任何其他人比自己更可爱的。”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下来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里，我与茉莉皇后一起到宫殿的上层，对茉莉皇后这么说：‘茉莉！对你来说，有任何其他人比自己更可爱的吗？’大德！当这么说时，茉莉皇后对我这么说：‘大王！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其他人比自己更可爱的，大王！而，对你来说，有任何其他人比自己更可爱的吗？’大德！当这么说时，我对茉莉皇后这么说：‘茉莉！对我来说，有任何其他人比自己更可爱的。’”

那时，世尊知道这件事后，那时候说这偈颂：

“以心游历一切方位后，从未证得任何比自己更可爱的，

像这样，这个个其他的自己是可爱的，因此，爱自己者不应该害他人。”

9、牲祭经

起源于舍卫城。

当时，有一个大牲祭已为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准备好了：五百头公牛、五百头小公牛、五百头小母牛、五百头山羊、五百头公羊，为了牲祭已被带到祭坛的诸柱子，他的那些被惩罚威胁的、被恐惧威胁的、泪满面的、哭泣着的“奴仆”或“报信者”或“工人”，他们作准备工作。

那时，众多比丘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舍卫城。

在舍卫城为了托钵而行后，食毕，从施食处返回，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那些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里，有一个大牲祭已为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准备好了：五百头公牛、五百头小公牛、五百头小母牛、五百头山羊、五百头公羊，为了牲祭已被带到祭坛的诸柱子，他的那些被惩罚威胁的、被恐惧威胁的、泪满面的、哭泣着的‘奴仆’或‘报信者’或‘工人’，他们作准备工作。”

那时，世尊知道这件事后，那时候说这些偈颂：

“马祭、人祭，掷棒祭、酒祭、无遮祭，
那些有大杀害的大祭是无大果的。
种种山羊与绵羊与牛被杀之处，
正行的大仙们不接近那种牲祭。
但凡无杀害的牲祭，随家族经常地祭祀，
在这里无种种山羊与绵羊与牛被杀，

正行的大仙们接近这种牲祭。

有智慧者应该祭祀这种，这种牲祭有大果，

因为，这样祭祀者是较优的；较不恶的，

（这种）祭祀是广大的，且天神们喜悦。”

10、系缚经

当时，一大群人被憍萨罗国波斯匿王系缚：一些被绳子，一些被脚镣，另一些被锁链。

那时，众多比丘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舍卫城。

在舍卫城为了托钵而行后，食毕，从施食处返回，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那些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里，一大群人被憍萨罗国波斯匿王系缚：一些被绳子，一些被脚镣，另一些被锁链。”

那时，世尊知道这件事后，那时候说这些偈颂：

“慧者说，那不是坚固的系缚：铁制的、木制的与绳制的，

对宝石耳环染着，对妻儿的期待，

慧者说，这是坚固的系缚：往下拉的、柔软的、难解脱的。

即使这样，他们切断后遍行，舍断欲与乐，无期待的。”

初品，其摄颂：

“年轻、男子、老，可爱、已自己守护，

少数、法庭，茉莉、牲祭、系缚。”

（二）第二品

11、七位结发者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东园鹿母讲堂。

当时，世尊在傍晚时，从静坐禅修中起来，坐在外面的门屋。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

当时，有七位结发者、七位尼干陀、七位裸行者、七位一衣者、七位游行者，长腋毛、指甲、体毛，担着一佉梨重的东西，从世尊不远处越过。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起座，整理上衣到一边肩膀后，右膝跪地，然后向那七位结发者、七位尼干陀、七位裸行者、七位一衣者、七位游行者合掌鞠躬后，报上名字三次：

“大德！我是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中略）大德！我是憍萨罗国波斯匿王。”

那时，在那七位结发者、七位尼干陀、七位裸行者、七位一

衣者、七位游行者离开不久，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他们都是世间的阿罗汉，或已到达阿罗汉境界之道，他们是这两者之一。”

“大王！这对在家受用诸欲；住于孩子繁杂的家里；享用迦尸的檀香；戴花环、涂香料、香膏；享有金银的你是难有理解的：‘这些是阿罗汉，或这些已到达阿罗汉境界之道。’

大王！以共住，（其）戒才能被感受，以长时间，非以短暂的；以作意的，非以不作意的；以有慧的，非以劣慧的。

大王！以共住，（其）清净修行才能被感受，以长时间，非以短暂的；以作意的，非以不作意的；以有慧的，非以劣慧的。

大王！在灾祸中，（其）刚毅才能被感受，且以长时间，非以短暂的；以作意的，非以不作意的；以有慧的，非以劣慧的。

大王！以交谈，（其）慧才能被感受，且以长时间，非以短暂的；以作意的，非以不作意的；以有慧的，非以劣慧的。”

“不可思议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

大德！这被世尊多么善说：‘大王！这对在家受用诸欲；住于孩子繁杂的家里；享用迦尸的檀香；戴花环、涂香料、香膏；享有金银的你是难有理解的：“这些是阿罗汉，或这些已到达阿罗汉境界之道。”

大王！以共住，（其）戒才能被感受，以长时间，非以短暂

的；以作意的，非以不作意的；以有慧的，非以劣慧的。

大王！以共住，（其）清净修行才能被感受，以长时间，非以短暂的；以作意的，非以不作意的；以有慧的，非以劣慧的。

大王！在灾祸中，（其）刚毅才能被感受，且以长时间，非以短暂的；以作意的，非以不作意的；以有慧的，非以劣慧的。

大王！以交谈，（其）慧才能被感受，且以长时间，非以短暂的；以作意的，非以不作意的；以有慧的，非以劣慧的。’”

“大德！这些男子是我的间谍、卧底者，从它国侦察后回来。先被他们侦察，然后我将处置，大德！现在，他们除去那尘垢污秽后，被善浴、善涂油，整理好发须，穿上白衣，他们将具有、具足五种欲自娱。”

那时，世尊已知这件事后，那时候说这些偈颂：

“非以容色形相人善知，也非以短暂的观看而信赖，
因为依善制御的特征，无制御者在这世间行。
如黏土作的假耳环，如铜的半分钱被黄金包覆，
被随从包覆而行于世间，内在不清净，外在很亮丽。”

12、五位国王经

起源于舍卫城。

当时，以波斯匿王为首的五位国王具有、具足五种欲自娱，出现这样的谈论：

“什么是欲中之第一呢？”

其中某些这么说：“色是欲中之第一。”

某些这么说：“声音是欲中之第一。”

某些这么说：“气味是欲中之第一。”

某些这么说：“味道是欲中之第一。”

某些这么说：“所触是欲中之第一。”

由于那些国王不能够互相说服，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对那些国王这么说：

“来！亲爱的先生们！让我们去见世尊。抵达后，问世尊这件事，我们将依世尊的解说忆持。”

“是的，亲爱的先生!”那些国王回答憍萨罗国波斯匿王。

那时，以波斯匿王为首的五位国王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里，我们五位国王具有、具足五种欲自娱，出现这样的谈论：‘什么是欲中之第一呢？’某些这么说：‘色是欲中之第一。’某些这么说：‘声音是欲中之第一。’某些这么说：‘气味是欲中之第一。’某些这么说：‘味道是欲中之第一。’某些这么说：‘所触是欲中之第一。’大德！什么是欲中之第一呢？”

“大王！我说：‘合意的范围是五欲中之第一。’

大王！同样的色，对某些人是合意的，对某些人是不合意的。凡以那些色为悦意、完全满意者，则他不欲求其它比那些色更上

或更胜妙的色，对他来说，那些色是第一；对他来说，那些色是无上的。

大王！同样的声音，对某些人是合意的，对某些人是不合意的。凡以那些声音为悦意、完全满意者，则他不欲求其它比那些声音更上或更胜妙的声音，对他来说，那些声音是第一；对他来说，那些声音是无上的。

大王！同样的气味，对某些人是合意的，对某些人是不合意的。凡以那些气味为悦意、完全满意者，则他不欲求其它比那些气味更上或更胜妙的气味，对他来说，那些气味是第一；对他来说，那些气味是无上的。

大王！同样的味道，对某些人是合意的，对某些人是不合意的。凡以那些味道为悦意、完全满意者，则他不欲求其它比那些味道更上或更胜妙的味道，对他来说，那些味道是第一；对他来说，那些味道是无上的。

大王！同样的所触，对某些人是合意的，对某些人是不合意的。凡以那些所触为悦意、完全满意者，则他不欲求其它比那些所触更上或更胜妙的所触，对他来说，那些所触是第一；对他来说，那些所触是无上的。”

当时，栴檀额利迦优婆塞坐在那些群众中。

那时，栴檀额利迦优婆塞起座，整理上衣到一边肩膀，向世尊合掌鞠躬后，对世尊这么说：

“世尊！有想法出现在我的心中；善逝！有想法出现在我的

心中。”

“栴檀额利迦！请你说出来。”世尊说。

那时，栴檀额利迦优婆塞在世尊面前以适当的偈颂大大地赞赏：

“如芬芳的红莲与红睡莲，会在早晨盛开，芳香不散，

看！放光者像太阳在空中照耀那样照耀着。”

那时，五位国王以五件上衣给栴檀额利迦优婆塞。

那时，栴檀额利迦优婆塞以五件上衣给世尊。

13、一桶煮好的经

起源于舍卫城。

当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吃一桶煮好的饭。

那时，饱食、喘息的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

那时，世尊知道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是饱食、喘息的，那时候，他说了这偈颂：

“当人常有念时，知量而接受食物，

苦痛变少，老得缓慢，保护寿命。”

当时，学生婆罗门善见站在憍萨罗国波斯匿王背后。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召唤学生婆罗门善见：

“来！亲爱的善见！你在世尊面前学得这偈颂后，在我取食

时说，我将维持每天给你一百迦哈玻那为永久施物。”

“是的，陛下!”学生婆罗门善见回答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后，在世尊面前学得这偈颂，然后在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取食时确实地说：

“人常有念，知量而接受食物，

苦痛少，老得慢，护寿命。”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逐渐（减少到）保持最多一那利的饭量。

过些时候，憍萨罗国波斯匿王肢体变得相当苗条，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以手拍打着肢体，那时，他自说优陀那：

“那位世尊确实以两方面的利益怜悯我：当生与来世的利益。”

14、战斗经第一

起源于舍卫城。

那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武装四种军后前往迦尸，进攻憍萨罗国波斯匿王。

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听闻：

“听说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武装四种军后前往迦尸，对我进攻。”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武装四种军后前往迦尸，向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前进。

那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与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战斗。

又，在那次战斗中，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打败了憍萨罗国波斯匿王，而败北的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向自己的首都舍卫城前进。

那时，众多比丘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舍卫城。

在舍卫城为了托钵而行后，食毕，从施食处返回，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那些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里，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武装四种军后前往迦尸，进攻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大德！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听闻：‘听说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武装四种军后前往迦尸，对我进攻。’大德！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武装四种军后前往迦尸，向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前进，大德！那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与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战斗，又，大德！在那次战斗中，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打败了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大德！而败北的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向自己的首都舍卫城前进。”

“比丘们！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有恶友、恶伴侣、恶同志，而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有善友、善伴侣、善同志。

比丘们！今天，败北的憍萨罗国波斯匿王这晚睡不好了。”

这就是世尊所说。……（中略）

“胜利者招致怨恨，败北者睡不好，舍断胜与败后，寂静者睡得安乐。”

15、战斗经第二

那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武装四种军后前往迦尸，进攻憍萨罗国波斯匿王。

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听闻：

“听说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武装四种军后前往迦尸，对我进攻。”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武装四种军后前往迦尸，向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前进。

那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与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战斗。

又，在那次战斗中，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打败了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并且活抓他。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这么想：

“即使当我没违犯他时，这位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违犯我，但他仍是我的外甥，让我没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的所有象军、没收所有的马军、没收所有的车军、没收所有的步军后，让他只活着撤退。”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没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的

所有象军、没收所有的马军、没收所有的车军、没收所有的步军后，让他只活着撤退。

那时，众多比丘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舍卫城。

在舍卫城为了托钵而行后，食毕，从施食处返回，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那些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里，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武装四种军后前往迦尸，进攻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大德！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听闻：‘听说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武装四种军后前往迦尸，对我进攻。’大德！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武装四种军后前往迦尸，向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前进，大德！那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与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战斗，又，大德！在那次战斗中，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打败了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并且活抓他，大德！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这么想：‘即使当我没违犯他时，这位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违犯我，但他仍是我的外甥，让我没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的所有象军、没收所有的马军、没收所有的车军、没收所有的步军后，让他只活着撤退。’大德！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没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的所有象军、没收所有的马军、没收所有的车军、没收所有的步军后，让他只活着撤退。”

那时，世尊知道这件事后，那时候说这些偈颂：

“男子一直掠夺，只要有益于他，

而当其他人掠夺时，那掠夺者被掠夺。

愚者认为掠夺物确实在他那里，只要未被恶的折磨，

而当被恶的折磨时，那时，他遭受苦。

杀害者得到杀害者，征服者得到征服（者），

侮辱者与侮辱，恼害者与恼害，

那时，以业的轮回，那掠夺者被掠夺。”

16、茉莉经

起源于舍卫城。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

那时，某位男子去见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抵达后，靠近耳朵通知：

“陛下！茉莉皇后生女儿。”

当这么说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成为不悦意的。

那时，世尊知道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不悦意后，那时候说这些偈颂：

“一些女性，较男性好，国王！

有智慧、持戒，把婆婆当做天神尊敬、对丈夫贞淑。

她所生的男性，（能）成为英雄，诸方之主，

像那样幸福（女性）的儿子，（能）训诫(统治)王国。”

17、不放逸经

起源于舍卫城。

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有一法，得到后住立两种利益：属于当生的利益与后世的吗？”

“大王！有一法，得到后住立两种利益：属于当生的利益与后世的。”

“那么，大德！哪一法，得到后住立两种利益：属于当生的利益与后世的呢？”

“大王！不放逸是一法，得到后住立两种利益：属于当生的利益与后世的。

大王！犹如凡任何丛林生物的足迹种类者，一切都包含在那些象的足迹中，象的足迹被说为其中之第一，即：以其之大。同样的，大王！不放逸是一法，得到后住立两种利益：属于当生的利益与后世的。”

这就是世尊所说。……（中略）

“对再三欲求着寿命、无病、美貌，天界、高贵的出生，

优越的喜乐者，

贤智者称赞在应该作的福德上不放逸。

不放逸的贤智者持有两种利益：

在当生中的利益，以及后世的利益，

现观利益的坚固者被称为‘贤智者’。”

18、善友经

起源于舍卫城。

在一旁坐好后，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里，当我独自静坐禅修时，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深思：‘法被世尊善说，那是为有善友、有善同伴、善同志者，不是为有恶友、有恶同伴、有恶同志者。’”

“正是这样，大王！正是这样，大王！

大王！法被世尊善说，那是为有善友、有善同伴、善同志者，不是为有恶友、有恶同伴、有恶同志者。

大王！这里，有一次，我住在释迦国，名叫那轧拉迦的释迦族人城市，大王！那时，阿难比丘来见我。抵达后，向我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大王！在一旁坐好后，阿难比丘对我这么说：‘大德！这是梵行的一半，即：善友谊、善同伴之谊、善同志之谊。’

大王！当这么说时，我对阿难比丘这么说：‘阿难！不是这样，阿难！不是这样，阿难！这就是梵行的全部，即：善友谊、善同伴之谊、善同志之谊。阿难！当比丘有善友、善伴侣、善同志时，这应该可以被预期：他必将修习八支圣道、必将多修习八支圣道。

而，阿难！有善友、善伴侣、善同志的比丘，如何修习八支圣道、多修习八支圣道呢？阿难！这里，比丘依止远离、依止离贪、依止灭、舍弃的圆熟而修习正见；依止远离……（中略）修习正志……（中略）修习正语……（中略）修习正业……（中略）修习正命……（中略）修习正精进……（中略）修习正念；依止远离、依止离贪、依止灭、舍弃的圆熟而修习正定。阿难！有善友、善伴侣、善同志的比丘，这样修习八支圣道、多修习八支圣道。

阿难！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这就是梵行的全部，即：善友谊、善同伴之谊、善同志之谊。阿难！由于以我为善友，生法的众生从生脱离；老法的众生从老脱离；病法的众生从病脱离；死法的众生从死脱离；愁悲苦忧恼法的众生从愁悲苦忧恼脱离。

阿难！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这就是梵行的全部，即：善友谊、善同伴之谊、善同志之谊。’

大王！因此，在这里，你应该这么学：‘我必将是有善友、善伴侣、善同志者。’大王！你应该这么学。

大王！当有善友、善伴侣、善同志时，你应该住于依止一法：在善法上不放逸。

大王！当你住于不放逸时，依止不放逸，你的宫女随从必将这么想：‘国王住于不放逸，依止不放逸，来吧！让我们也住于不放逸，依止不放逸。’

大王！当你住于不放逸时，依止不放逸，你的刹帝力随从必将这么想：‘国王住于不放逸，依止不放逸，来吧！让我们也住于不

放逸，依止不放逸。’

大王！当你住于不放逸时，依止不放逸，你的军队必将这么想：‘国王住于不放逸，依止不放逸，来吧！让我们也住于不放逸，依止不放逸。’

大王！当你住于不放逸时，依止不放逸，你的城镇与地方人们必将这么想：‘国王住于不放逸，依止不放逸，来吧！让我们也住于不放逸，依止不放逸。’

大王！当你住于不放逸时，依止不放逸，你自己必将被保护、被守护；宫女也必将被保护、被守护；宝库与藏库之家屋也必将被保护、被守护。”

这就是世尊所说。……（中略）

“对再三欲求着优越的财富者，

贤智者称赞在应该作的福德上不放逸。

不放逸的贤智者持有两种利益：

在当生中的利益，以及后世的利益，

现观利益的坚固者被称为‘贤智者’。”

19、无子者经第一

起源于舍卫城。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一大早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憍萨罗国波斯匿王这

么说：

“那么，大王！一大早，你从哪里来呢？”

“大德！这里，舍卫城中经营钱庄的屋主死了，我搬运那无子者的财产到国王后宫后而来，大德！黄金就有八百万，更不用说白银，又，大德！那经营钱庄的屋主，其食物受用是这样的：吃碎米饭拌酸粥，衣服受用是这样的：穿三片粗麻布做的衣服，车乘受用是这样的：以持树叶伞的老旧车代步。”

“正是这样，大王！正是这样，大王！

大王！当非善人得到优越的财富后，既不使自己快乐与满足，也不使父母快乐与满足，不使妻儿快乐与满足，不使奴仆、工人、佣人快乐与满足，不使朋友、同僚快乐与满足，不对沙门、婆罗门建立目标崇高的、天的、安乐果报的、导向天界的供养，当他的那些财富不这样正当使用时，国王们拿走，或盗贼们拿走，或火燃烧，或水流走，或不可爱的继承者们拿走，这样，大王！当不正当使用时，那些财富走到遍尽，而非使用。

大王！犹如在无人处有清澈水的、冷水的、悦意水的、透明水的、美丽河岸的、令人愉快的莲花池，人们既不会拿走它，也不会喝、不会沐浴、不会依他想的而作，这样，大王！当不正当使用时，那些水会走到遍尽，而非使用。同样的，大王！当非善人得到优越的财富后，既不使自己快乐与满足，也不使父母快乐与满足，不使妻儿快乐与满足，不使奴仆、工人、佣人快乐与满足，不使朋友、同僚快乐与满足，不对沙门、婆罗门建立目标崇高的、天的、安乐果报的、

导向天界的供养，当他的那些财富不这样正当使用时，国王们拿走，或盗贼们拿走，或火燃烧，或水流走，或不可爱的继承者们拿走，这样，大王！当不正当使用时，那些财富走到遍尽，而非使用。

而，大王！当善人得到优越的财富后，使自己快乐与满足，也使父母快乐与满足，使妻儿快乐与满足，使奴仆、工人、佣人快乐与满足，使朋友、同僚快乐与满足，对沙门、婆罗门建立目标崇高的、天的、安乐果报的、导向天界的供养，当他的那些财富这样正当使用时，国王们不拿走，盗贼们不拿走，火不燃烧，水不流走，不可爱的继承者们不拿走，这样，大王！当正当使用时，那些财富走到使用，而非遍尽。

大王！犹如在村落或城镇不远处有清澈水的、冷水的、悦意水的、透明水的、美丽河岸的、令人愉快的莲花池，人们会拿走那些水，也会喝、会沐浴、会依他想的而作，这样，大王！当正当使用时，那水会走到使用，而非遍尽。同样的，大王！当善人得到优越的财富后，使自己快乐与满足，也使父母快乐与满足，使妻儿快乐与满足，使奴仆、工人、佣人快乐与满足，使朋友、同僚快乐与满足，对沙门、婆罗门建立目标崇高的、天的、安乐果报的、导向天界的供养，当他的那些财富这样正当使用时，国王们不拿走，盗贼们不拿走，火不燃烧，水不流走，不可爱的继承者们不拿走，这样，大王！当正当使用时，那些财富走到使用，而非遍尽。”

“冷水在无人处，不会被饮用而被蒸干，

这样，邪恶人得到财物后，既不自己受用也不施与，

贤者与智者得到财富后，他受用与作应该作的，

他养育亲属众后，无可责难的，人牛王到达天界处。”

20、无子者经第二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一大早去见世尊。抵达后，（向尊者摩诃迦叶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憍萨罗国波斯匿王这么说：

“那么，大王！一大早，你从哪里来呢？”

“大德！这里，舍卫城中经营钱庄的屋主死了，我搬那无子者的财产到国王后宫后而来，大德！黄金就有一千万，更不用说白银，又，大德！那经营钱庄的屋主，其食物财是这样的：吃碎米饭拌酸粥，衣服财是这样的：穿三片粗麻布做的衣服，车乘财是这样的：以持树叶伞的老旧车代步。”

“正是这样，大王！正是这样，大王！

大王！从前，那位营钱庄的屋主以施食给与名叫多迦罗尸弃的辟支佛：他说：‘给沙门食物！’后，起座离开。

但，给了后，后来他变得后悔：‘如果奴仆、工人吃这食物，这比较好。’而且，他为财产的因素夺取兄弟独子的生命。

大王！因为那位经营钱庄的屋主以施食，给与名叫多迦罗尸弃的辟支佛，以那个业的果报，他往生到善趣、天界七回，以那个业的残余果报，他就在这舍卫城作经营钱庄者七回，大王！因为那位经

营钱庄的屋主给了之后，后来他变得后悔：‘如果奴仆、工人吃这食物，这比较好。’以那个业的果报，他的心不倾向于上妙食物的受用，心不倾向于上妙衣服的受用，心不倾向于上妙车乘的受用，心不倾向于上妙五种欲的受用，大王！因为那位经营钱庄的屋主，为财产的因素夺取兄弟独子的生命，以那个业的果报，他在地狱受折磨好几年、好几百年、好几千年、好几十万年；以那个业的残余果报，使这第七次无子者的财产进入国王的藏库。

大王！那位经营钱庄的屋主以前的福德已灭尽，又不累积新福德，大王！经营钱庄的屋主现在在大叫唤地狱受折磨。”

“这样，大德！经营钱庄的屋主已往生大叫唤地狱了吗？”

“是的，大王！经营钱庄的屋主已往生大叫唤地狱了。”

这就是世尊所说。……（中略）

“谷物、财富、银、金，或者还有任何所有物，

奴仆、工人、报信者，以及所有依着他生活者，

一切都拿不了他就必须走，一切都被留下来而去。

而凡以身、以语或以心而作的，

这确实是他自己的，他取了这个之后而走，

这是如影不离，随他去的。

因此，应该作善的，积聚后世的，

福德在来世中，为生物类之依所。”

第二品，其摄颂：

“结发者、五位国王，以及一桶煮好的饭，

战斗二说，茉莉与不放逸二则，

无子者二说，此被称为品。”

（三）第三品

21、人经

起源于舍卫城。

那时，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憍萨罗国波斯匿王这么说：

“大王！现在世间中存在这四种人，哪四种呢？从闇黑到闇黑、从闇黑到光明、从光明到闇黑、从光明到光明。

大王！人是如何从闇黑到闇黑呢？大王！这里，某人再生于卑贱家：旃陀罗家，或竹匠家，或猎人家，或车匠家，或清垃圾家；贫穷的、少食物饮料的、生活困难的，在那里，粮食、衣物被困难地得到；他是丑陋的、丑恶的、矮小的、满身疾病的：瞎一眼的、或手弯曲畸形的、跛脚、瘫痪的，非食物、饮料、衣物、交通工具、花环、香料、涂油、卧床、房舍、灯烛之获得者，他以身行恶行，以语行恶行，以意行恶行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大王！犹如男子会从黑暗走到黑暗，或会从闇黑走到闇黑，或会从血垢走到血垢，大王！我说这个人就像这样，大王！人是这样从闇黑到闇黑。

大王！人是如何从闇黑到光明呢？大王！这里，某人再生于卑贱家：旃陀罗家，或竹匠家，或猎人家，或车匠家，或清垃圾家；贫穷的、少食物饮料的、生活困难的，在那里，粮食、衣物被困难地得到；他是丑陋的、丑恶的、矮小的、满身疾病的：瞎一眼的、或手弯曲畸形的、跛脚、瘫痪的，非食物、饮料、衣物、交通工具、花环、香料、涂油、卧床、房舍、灯烛之获得者，他以身行善行，以语行善行，以意行善行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大王！犹如男子会从地上登上轿子，或会从轿子登上马背，或会从马背登上象背，或会从象背登上高楼，大王！我说这个人就像这样，大王！人是这样从闇黑到光明。

大王！人是如何从光明到闇黑呢？大王！这里，某人再生于高贵家：大财富刹帝力家，或大财富婆罗门家，或大财富屋主家；富有的、大富的、大财富的、多金银的、多财产资具的、多财谷的；他是英俊的、好看的、端正的、具备最美的容色，食物、饮料、衣物、交通工具、花环、香料、涂油、卧床、房舍、灯烛之获得者，他以身行恶行，以语行恶行，以意行恶行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大王！犹如男子会从高楼下到象背，或会从象背下到马背，或会从马背下到轿子，或会从轿子下到地上，或会从地上进入黑暗，大王！我说这个人就像这样，大王！人是这样从光明到闇黑。

大王！人是如何从光明到光明呢？大王！这里，某人再生于高贵家：大财富刹帝力家，或大财富婆罗门家，或大财富屋主家；富

有的、大富的、大财富的、多金银的、多财产资具的、多财谷的；他是英俊的、好看的、端正的、具备最美的容色，食物、饮料、衣物、交通工具、花环、香料、涂油、卧床、房舍、灯烛之获得者，他以身行善行，以语行善行，以意行善行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大王！犹如男子会从轿子移到轿子，或会从马背移到马背，或会从象背移到象背，或会从高楼移到高楼，大王！我说这个人就像这样，大王！人是这样从光明到光明。

大王！这些是现在世间中存在的四种人。”

这就是世尊所说。……（中略）

“国王！贫穷、无信、悭吝的男子，

小气的、恶意向、邪见、无敬意的。

对沙门、婆罗门或其它乞食者，

辱骂、口出恶言，他是虚无论者、恼害者，

当给与乞求食物者时，他制止。

国王！像那样的男子，人们的王！他死时，

到恐怖地狱，从闇黑到闇黑。

国王！贫穷、有信、不悭吝的男子，

他以最上的意向施与，意不混乱的人。

对沙门、婆罗门或其它乞食者，

起立、问讯，学以正行，

当给与乞求食物者时，他不制止。

国王！像那样的男子，人们的王！他死时，

到三十三天处，从闇黑到光明。

国王！如果富裕、无信、悭吝的男子，

小气的、恶意向、邪见、无敬意的。

对沙门、婆罗门或其它乞食者，

辱骂、口出恶言，他是虚无论者、恼害者，

当给与乞求食物者时，他制止。

国王！像那样的男子，人们的王！他死时，

到恐怖地狱，从光明到闇黑。

国王！如果富裕、有信、不悭吝的男子，

他以最上的意向施与，意不混乱的人。

对沙门、婆罗门或其它乞食者，

起立、问讯，学以正行，

当给与乞求食物者时，他不制止。

国王！像那样的男子，人们的王！他死时，

到三十三天处，从光明到光明。”

22、祖母经

起源于舍卫城。

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憍萨罗国波斯匿王这么说：

“那么，大王！中午你从哪里来呢？”

“大德！我已衰老、已年老，高龄而年迈，已到了老人期，

从出生以来已一百二十岁的祖母死了，而且，大德！祖母对我来说是合意的、可爱的。

大德！如果我能以象宝换得‘我的祖母不要过世’，我会给与象宝（要求）：‘我的祖母不要过世’。

大德！如果我能以马宝换得‘我的祖母不要过世’，我会给与马宝（要求）：‘我的祖母不要过世’。

大德！如果我能以村落之赐予换得‘我的祖母不要过世’，我会给与村落之赐予（要求）：‘我的祖母不要过世’。

大德！如果我能以国土换得‘我的祖母不要过世’，我会给与国土（要求）：‘我的祖母不要过世’。”

“大王！一切众生都是死法、死为终结、未跨越死。”

“不可思议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

大德！这被世尊多么善说：‘一切众生都是死法、死为终结、未跨越死。’”

“正是这样，大王！正是这样，大王！一切众生都是死法、死为终结、未跨越死。

大王！犹如凡一切陶匠的生胚与烧好的容器，都是破裂法、破裂为终结、未跨越破裂。同样的，大王！一切众生都是死法、死为终结、未跨越死。”

这就是世尊所说。……（中略）：

“一切众生必将死，因为生命以死为终了，

他们依业而去，经历福德与恶的结果：

恶业者为地狱，福德业者为善趣。

因此，应该作善的，积聚后世的，

福德在来世中，为生物类之依所。”

23、世间经

起源于舍卫城。

在一旁坐好后，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当世间的几法生起时，生起不利、苦、不乐住呢？”

“大王！当世间的三法生起时，生起不利、苦、不乐住，哪三个呢？大王！当世间的贪欲生起时，生起不利、苦、不乐住；大王！当世间的瞋恚生起时，生起不利、苦、不乐住；大王！当世间的愚痴生起时，生起不利、苦、不乐住，大王！当世间的这三法生起时，生起不利、苦、不乐住。”

这就是……（中略）：

“贪欲、瞋恚、愚痴，恶心的男子，

伤害自己，如多果实（伤害）其树心。”

24、弓术经

起源于舍卫城。

在一旁坐好后，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布施应该被施于何处呢？”

“大王！往心净信之处。”

“然而，大德！所施于何处有大果呢？”

“大王！‘布施应该被施于何处’，这是一个（问题），而‘所施于何处有大果’，这是另一个（问题）。

大王！施于持戒者有大果，非施于破戒者，那样的话，大王！就这情况我要反问你，就依你认为妥当的来回答。大王！你怎么想：这里，如果有已准备列阵战斗的战争，那时，未学的、不熟练的、未作勤修的、无弓术善巧的、胆小的、因惊恐而僵硬的、逃跑的刹帝力少年可能到来，你会雇用那位男子，你需要像那样的男子吗？”

“大德！我不会雇用那位男子，我不需要像那样的男子。”

“那时，未学的、……（中略）婆罗门少年可能到来，……那时，未学的、……（中略）毗舍少年可能到来，……那时，未学的、……（中略）首陀罗少年可能到来，……”“……我不需要像那样的男子。”

“大王！你怎么想：这里，如果有已准备列阵战斗的战争，那时，善学的、已熟练的、已作勤修的、弓术善巧的、不胆小的、无因惊恐而僵硬的、不逃跑的刹帝力少年可能到来，你会雇用那位男子，你需要像那样的男子吗？”

“大德！我会雇用那位男子，我需要像那样的男子。”

“那时，善学的、已熟练的、已作勤修的、弓术善巧的、不胆小的、无因惊恐而僵硬的、不逃跑的首陀罗少年可能到来，你会雇用那位男子，你需要像那样的男子吗？”

“大德！我会雇用那位男子，我需要像那样的男子。”

“同样的，大王！不论从什么族姓，如果他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而且已舍断五支、已具备五支，施于他有大果。

已舍断哪五支呢？已舍断欲的意欲、已舍断恶意、已舍断惛沈睡眠、已舍断掉举后悔、已舍断疑惑，已舍断这五支。

已具备哪五支呢？已具备无学戒蕴、已具备无学定蕴、已具备无学慧蕴、已具备无学解脱蕴、已具备无学解脱智见蕴，已具备这五支。

像这样，施于已舍断五支、已具备五支者有大果。”

这就是世尊所说，（说了这个以后，善逝、）大师（更进一步这么说）：

“弓术精明的学生婆罗门，战争中的国王会雇用，
是力量与活力，而非缘于出生成为不勇敢者。
耐性与温雅之法已住立者；
神圣行为的有智慧者，即使出生低贱也应该被尊敬。
应该建造快乐的草屋，这里，为多闻者的住处，
应该在荒地作储水，并且在难行处辟路。
食物、饮料、可吃的，以及衣服、卧坐具，
应该施于已成为正直者，以一颗明净之心。

因为如雨云正在雷鸣，闪电盘绕，百峰般的云，

下雨到大地，遍满旱地与低地。

这样，有信、有闻的贤智者，已准备好食物，

以食物与饮料，使乞食者满足。

喜悦着，他散发（施物），说：‘施与！施与!’

因为这是他的雷鸣，像天空下大雨，

那广大的福德骤雨，灌进布施者。”

25、像山那样经

起源于舍卫城。

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憍萨罗国波斯匿王这么说：

“那么，大王！一大早，你从哪里来呢？”

“大德！今天，我努力着手于凡那些陶醉于统治权的骄傲、贪求欲所缠缚的、达成国土安定的、征服后居住在一大片土地之刹帝力灌顶王的国王应该作之事。”

“大王！你怎么想：如果有值得信赖、可靠的男子从东方来你这里，他抵达后，这么说：‘真的，大王！你应该知道，我从东方来，在那里，看见与云同高的大山，一切生物都被压碎而来，大王！请你做所有你应该做的事吧!’

那时，如果……第二位男子从西方来……（中略）。

那时，如果……第三位男子从北方来……（中略）。

那时，如果有值得信赖、可靠的第四位男子从南方来你这里，他抵达后，这么说：‘真的，大王！你应该知道，我从南方来，在那里，看见与云同高的大山，一切生物都被压碎而来，大王！请你做所有你应该做的事吧！’

大王！如果像这样的大恐怖生起，令人感到恐怖的人类灭尽，在人的状态难得的情况下，什么会是你应该作的呢？”

“大德！如果像这样的大恐怖生起，令人感到恐怖的人类灭尽，在人的状态难得的情况下，除了依法行；除了依正行；除了依善的行为；除了依福德行为，此外，还会有什么是我应该作的呢？”

“大王！我告诉你；大王！我让你知道：大王！老与死碾向你。大王！当老与死碾向你时，什么会是你应该作的呢？”

“大德！当老与死碾向我时，除了依法行；除了依正行；除了依善的行为；除了依福德行为，此外，还会有什么是我应该作的呢？

大德！凡那些陶醉于统治权的骄傲、贪求于欲所缠缚的、达成国土安定的、征服后居住在一大片土地之刹帝力灌顶王有象兵战，但，大德！当老与死碾来时，对那些象兵战来说，没有趣处，没有对象。

大德！凡那些……刹帝力灌顶王有骑兵战，但，大德！当老与死碾来时，对那些骑兵战来说，没有趣处，没有对象。……（中略）有车兵战……（中略）有步兵战，但，大德！当老与死碾来时，对那些步兵战来说，没有趣处，没有对象。

大德！在此王室中，有谋臣，当怨敌来时，他们能以计谋离间（他们），但，大德！当老与死碾来时，对那些计谋战来说，没有趣处，没有对象。

大德！在此王室，在地窖与楼上中有着很多金条与金币，当怨敌来时，我们能以财产谋合，但，大德！当老与死碾来时，对那些财产战来说，没有趣处，没有对象。

大德！当老与死碾向我时，除了依法行；除了依正行；除了依善的行为；除了依福德行为，此外，还会有什么是我应该作的呢？”

“正是这样，大王！正是这样，大王！当老与死碾向我时，除了依法行；除了依正行；除了依善的行为；除了依福德行为，此外，还会有什么是我应该作的呢？”

这就是世尊所说。……（中略）大师：

“如广大的岩石山，高达云霄，
会周遍地到处走，压碎四方，
这样，老与死碾过有生命之物。
刹帝力、婆罗门、毗舍，首陀罗，旃陀罗、清垃圾者，
任何人都避不开，压碎一切。
在那里，没有象、没有车、没有步兵之地，
也不能以计谋战，或以财产打胜。
因此，贤善人看见自己的利益，
对佛、法、僧确立坚固的信。

凡以身、语或心行法者，

就在这里，他们称赞他，而死后欣喜于天界。”

第三品，其摄颂：

“人、祖母、世间，弓术、像山那样，

已被最上的佛教导，这憍萨罗五经。”

憍萨罗相应完成。

四、魔相应

（一）初品

1、苦行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优楼频螺，尼连禅河边牧羊人的榕树下，初现正觉。

那时，当世尊独自静坐禅修时，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深思：

“我确实已从那苦行解脱，我确实已从那不伴随利益的苦行解脱，好！我确实证得解脱的菩提，好！”

那时，魔波旬以心思量世尊心中的深思后，去见世尊。抵达后，以偈颂对世尊说：

“离开学生婆罗门清净（自己）的苦行后，

不清净的，你认为是清净的，你已违背清净道。”

那时，像这样，世尊已知：“这位是魔波旬。”后，以偈颂对魔波旬说：

“了知任何苦行不伴随不死的利益后，

那一切都是不伴随利益的，如陆地的桨与舵。

修习向菩提之路：戒、定与慧，

我已达到最高的清净，死神！你已被击败。”

那时，魔波旬：“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沮丧、悲伤，就在那里消失了。

2、象王的容色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优楼频螺，尼连禅河边牧羊人的榕树下，初现正觉。

当时，世尊在漆黑的夜晚坐在露天处，天空下着毛毛雨。

那时，魔波旬欲使世尊生出害怕、僵硬、身毛竖立，化作大象王的容色后，去见世尊，其头如大木槌子圆石那样，其牙如纯银那样，其鼻如大锄柄那样。

那时，像这样，世尊已知：“这位是魔波旬。”后，以偈颂对魔波旬说：

“长久轮回着，做了清净、不清净的容色，

波旬！够了！你的把戏，死神！你已被击败。”

那时，魔波旬：“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沮丧、悲伤，就在那里消失了。

3、清净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优楼频螺，尼连禅河边牧羊人的榕树下，初现正觉。

当时，世尊在漆黑的夜晚坐在露天处，天空下着毛毛雨。

那时，魔波旬欲使世尊生出害怕、僵硬、身毛竖立而去见世尊。抵达后，在世尊不远处显示各种不同辉耀的容色：清净的与不清净的。

那时，像这样，世尊已知：“这位是魔波旬。”后，以偈颂对魔波旬说：

“长久轮回着，做了清净、不清净的容色，

波旬！够了！你的把戏，死神！你已被击败。

凡以身、语、意善防护者，

他们不随顺于魔的控制，他们不是魔的随从。”

那时，魔……（中略）就在那里消失了。

4、魔网经第一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波罗奈鹿野苑的仙人坠落处。

那时，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以如理作意、如理正勤，我的无上解脱已到达、已作证，比丘们！你们也应该以如理作意、如理正勤到达无上解脱、作证无上解脱。”

那时，魔波旬去见世尊。抵达后，以偈颂对世尊说：

“你被天、人、魔网束缚，

你被大系缚束缚，沙门！你没解脱我的（系缚）。”

“我已从天、人、魔网解脱，

我已解脱大网，死神！你已被击败。”

那时，魔波旬……（中略），就在那里消失了。

5、魔网经第二

有一次，世尊住在波罗奈鹿野苑的仙人坠落处。

那时，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我已从一切天、人之网解脱；比丘们！你们也已从一切天、人之网解脱。

比丘们！为了众人的福利、为了众人的安乐、从对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与人的利益、福利、安乐，你们要进行游行，不要两个（人）走一条路。

比丘们！你们要教导开头是善、中间是善、终结是善；意义正确、辞句正确的法，你们要说明唯独圆满、遍清净的梵行，有少尘垢之类的众生由法的未听闻而退失，他们将会是法的了知者。

比丘们！我也为了教导法而去优楼频螺的谢那镇。”

那时，魔波旬去见世尊。抵达后，以偈颂对世尊说：

“你被一切天、人之网束缚，

你被大系缚束缚，沙门！你没解脱我的（系缚）。”

“我已从一切天、人之网解脱，

我已解脱大网，死神！你已被击败。”

那时，魔波旬……（中略），就在那里消失了。

6、蛇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当时，世尊在漆黑的夜晚坐在露天处，天空下着毛毛雨。

那时，魔波旬欲使世尊生出害怕、僵硬、身毛竖立，化作大蛇王的容色后去见世尊，身体犹如整棵大树木造的船一样；颈部犹如大酿酒筛一样；眼睛犹如憍萨罗国的大铜钵一样；嘴巴伸出舌头犹如空中打雷时出现的闪电一样；呼吸声犹如铁匠吹火的咕噜咕噜声一样。

那时，像这样，世尊已知：

“这位是魔波旬。”后，以偈颂对魔波旬说：

“依靠空屋宿，他是牟尼、自制者，

舍弃后，他应该在那里宿，像他那样是适当的。

许多爬行的、许多恐怖的，还有许多虻、蛇，

在那里，空屋里的大牟尼一根毛也不会被动摇。

即使天空破裂，大地摇动，一切生物类都惊怖，

即使刺箭在胸部挥舞，觉者们也不在诸依着中求救护所。”

那时，魔波旬：“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沮丧、悲伤，就在那里消失了。

7、睡觉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那时，世尊在露天处经行了大半夜后，在破晓时洗脚，然后进入住处，以右胁作狮子卧，将（左）脚放在（右）脚上，正念、正

知，意念作起身想。

那时，魔波旬去见世尊。抵达后，以偈颂对世尊说：

“你怎么睡觉了？你为何睡觉呢？这是怎么了？你睡得像个不幸者。

（想：）‘屋是空的’你睡觉，这是怎么了？在太阳出来时你睡觉。”

“没有欲缠、缚着的渴爱引导他到任何地方，

由遍灭尽一切依着，觉者睡觉，魔！与你何干？”

那时，魔波旬……（中略）就在那里消失了。

8、欢喜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那时，魔波旬去见世尊。抵达后，魔波旬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有孩子的欢喜孩子，像这样，有牛的欢喜牛，

依着确实是人们的欢喜，凡无依著者，他不欢喜。”

“有孩子的忧愁孩子，就像这样，有牛的忧愁牛，

依着确实是人们的忧愁，凡无依著者，他不忧愁。”

那时，魔波旬：“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沮丧、悲伤，就在那里消失了。

9、寿命经第一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人的这寿命是短的，必到来世，应该作善的、应该修梵行。生者无不死，比丘们！凡活得长者，他有百年或更多些。”

那时，魔波旬去见世尊。抵达后，以偈颂对世尊说：

“人的寿命是长的，善人不应该轻蔑它，

应该活着如喝饱奶的婴儿，则没有死亡的来临。”

“人的寿命是短的，善人应该轻蔑它，

应该活着如头被燃烧，（因为）没有死亡的不到来。”

那时，魔波旬……（中略）就在那里消失了。

10、寿命经第二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在那里，世尊……（中略）这么说：

“比丘们！人的这寿命是短的，必到来世，应该作善的、应该修梵行，生者无不死，比丘们！凡活得长者，他有百年或更多些。”

那时，魔波旬去见世尊。抵达后，以偈颂对世尊说：

“日夜不流逝，生命不被灭，

不免一死的人寿命到处转，如车轮绕车轴。”

“日夜流逝，生命被灭，

不免一死的人寿命被耗尽，如小河里的水。”

那时，魔波旬：“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沮丧、悲伤，就在那里消失了。

初品，其摄颂：

“苦行与象，清净与魔网二则，

蛇、睡觉、欢喜，寿命二则在后。”

（二）第二品

11、岩石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耆阇崛山。

当时，世尊在漆黑的夜晚坐在露天处，天空下着毛毛雨。

那时，魔波旬欲使世尊生出害怕、僵硬、身毛竖立而去见世

尊。抵达后，在世尊不远处碎破数个大岩石。

那时，像这样，世尊已知：

“这位是魔波旬。”后，以偈颂对魔波旬说：

“如果你摇动这整座耆阇崛（山），

正解脱者们、觉者们确实不被动摇。”

那时，魔波旬：“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沮丧、悲伤，就在那里消失了。

12、为何狮子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当时，世尊被大众围绕着说法。

那时，魔波旬这么想：

“这位沙门乔达摩被大众围绕着说法，让我为了扰乱，去见沙门乔达摩。”

那时，魔波旬去见世尊。抵达后，以偈颂对世尊说：

“你为何在群众中有自信地吼如狮子？

因为你有对手，你认为是胜利者吗？”

“大英雄们确实在群众中有自信地吼，

如来们已得力，已渡对世间的执着。”

那时，魔波旬：“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沮丧、悲伤就在那里消失了。

13、碎石片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嘛瘩姑七的鹿野苑。

当时，世尊的脚被碎石片所割伤，世尊的强烈感受转起：身体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不愉快的、不合意的感受，世尊正念、正知忍受它，不被恼害。

那时，世尊将大衣折成四折后，以右胁作狮子卧，将（左）脚放在（右）脚上，正念、正知。

那时，魔波旬去见世尊。抵达后，以偈颂对世尊说：

“你懒惰或陶醉在诗中而卧吗？你的极多目标不存在吗？

独自在远离的坐卧所，为何你以这张睡脸而睡？”

“我非懒惰也非陶醉在诗中而卧，实现目标后，我已离愁，

独自在远离的坐卧所，我怜愍一切生类卧着。

即使那些刺箭已进入胸部，时时刻刻刺穿心藏者，

这里，即使那些负伤者也得到睡眠，而我已离刺箭，为何不能睡？

我非恐惧而醒着，我也不害怕睡觉，白天与夜晚对我都不苦恼，

我不见（自己）在世间任何地方减损，怜愍一切生类，因此我能睡。”

那时，魔波旬：“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沮丧、悲伤，就在那里消失了。

14、适当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憍萨罗国一沙罗树（地方）的婆罗门村落。

当时，世尊被在家大众围绕着说法。

那时，魔波旬这么想：

“这位沙门乔达摩被在家大众围绕着说法，让我为了扰乱，去见沙门乔达摩。”

那时，魔波旬去见世尊。抵达后，以偈颂对世尊说：

“你教诫其他人，这不适合你，

当那样做时，你不要在顺从与排斥上执着。”

“怜愍他们的福利，正觉者教诫其他人，

如来已从顺从与排斥脱离。”

那时，魔波旬：“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沮丧、悲伤就在那里消失了。

15、意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那时，魔波旬去见世尊。抵达后，以偈颂对世尊说：

“在空中行进之陷阱，这个意行进，

藉此我必将捕捉你，沙门将不被我释放。”

“色、声音、气味、味道，与悦意之所触，

在这里，欲对我来说已消失，死神！你已被击败。”

那时，魔波旬：“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沮丧、悲伤，就在那里消失了。

16、钵经

起源于舍卫城。

当时，世尊以关于五取蕴之法说开示、劝导、鼓励比丘们，使之欢喜，而那些比丘作为核心作意、全心注意后倾耳听法。

那时，魔波旬这么想：

“这位沙门乔达摩以关于五取蕴之法说开示、劝导、鼓励比丘们，使之欢喜，而那些比丘作为核心作意、全心注意后倾耳听法，让我为了扰乱，去见沙门乔达摩。”

当时，许多钵被放置在屋外。

那时，魔波旬化作公牛的容色后，到那些钵中。

那时，某位比丘对另一位比丘这么说：

“比丘！比丘！那只公牛会打破钵。”

当这么说时，世尊对那位比丘这么说：

“比丘！那不是公牛，那是魔波旬，为了扰乱你们而来。”

那时，像这样，世尊已知：“这位是魔波旬。”后，以偈颂对魔波旬说：

“色、受、想、识、行，

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这样，在这里离染，

这么已离染、已得安稳者，已超越一保证者，

于一切处探求，魔军也找不到。”

那时，魔波旬……（中略）就在那里消失了。

17、六触处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毗舍离大林重阁讲堂。

当时，世尊以关于六触处之法说开示、劝导、鼓励比丘们，使之欢喜，而那些比丘作为核心作意、全心注意后倾耳听法。

那时，魔波旬这么想：

“这位沙门乔达摩以关于六触处之法说开示、劝导、鼓励比丘们，使之欢喜，而那些比丘作为核心作意、全心注意后倾耳听法，让我为了扰乱，去见沙门乔达摩。”

那时，魔波旬去见世尊。抵达后，在世尊不远处作大恐怖声，像大地被打裂一样。

那时，某位比丘对另一位比丘这么说：

“比丘！比丘！这大地像被打裂一样。”

当这么说时，世尊对那位比丘这么说：

“比丘！那不是大地被打裂，那是魔波旬，为了扰乱你们而来。”

那时，像这样，世尊已知：

“这位是魔波旬。”后，以偈颂对魔波旬说：

“色、声、气味、味道，所触与全部的法，

这是世间可怕之饵，在这里，世间被迷昏头。

但超越这个后，正念的佛弟子，

超越魔之领域后，如太阳照耀。”

那时，魔波旬……（中略）就在那里消失了。

18、食物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摩揭陀国五沙罗树（地方）的婆罗门村落。

当时，五沙罗树（地方）的婆罗门村落有少女交换赠物的庆典。

那时，世尊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五沙罗树（地方）的婆罗门村落。

当时，五沙罗树（地方）的婆罗门屋主们已被魔波旬所占有：

“不要让沙门乔达摩得到食物!”

那时，世尊以像洗净了的钵返回，一如以洗净了的钵为了托钵进入五沙罗树（地方）的婆罗门村落时一样。

那时，魔波旬去见世尊。抵达后，对世尊这么说：

“沙门！你或许得到食物了吧？”

“波旬！你使我不能得到食物的吗？”

“那样的话，大德！请世尊第二次再为了托钵进入五沙罗树（地方）的婆罗门村落，我必将使世尊得到食物。”

“魔！你攻击如来而产出非福，

波旬！你认为：我的恶未报吗？

我们确实妙乐地生活，一无所有的我们，

我们将是以喜为食者，一如光音天。”

那时，魔波旬：“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沮丧、悲伤，就在那里消失了。

19、农夫经

起源于舍卫城。

当时，世尊以有关于涅盘的法说开示、劝导、鼓励那些比丘，使之欢喜，而那些比丘作为核心作意、全心注意后倾耳听法

那时，魔波旬这么想：

“这位沙门乔达摩以有关于涅盘的法说……（中略）让我为

了扰乱，去见沙门乔达摩。”

那时，魔波旬化作农夫的容色，在肩上扛着大犁，握持驱使牛的长刺棒，头发蓬乱，穿粗麻布衣，脚上沾满泥土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对世尊这么说：

“沙门！是否看见牛？”

“波旬！什么是你的牛？”

“沙门！眼是我的，色是我的，眼触与识处是我的，沙门！你去了哪里而脱离我？沙门！耳是我的，声音……沙门！鼻是我的，气味是我的，沙门！舌是我的，味道是我的，沙门！身是我的，所触是我的，沙门！意是我的，法是我的，意触与识处是我的，沙门！你去了哪里而脱离我？”

“波旬！眼是你的，色是你的，眼触与识处是你的，但，波旬！没有眼，没有色，没有眼触与识处之处，波旬！那里非你的趣处。波旬！耳是你的，声音是你的，耳触与识处是你的，但，波旬！没有耳，没有声音，没有耳触与识处之处，波旬！那里非你的趣处。波旬！鼻是你的，气味是你的，鼻触与识处是你的，但，波旬！没有鼻，没有气味，没有鼻触与识处之处，波旬！那里非你的趣处。波旬！舌是你的，味道是你的，舌触与识处是你的，……（中略）波旬！身是你的，所触是你的，身触与识处是你的，……（中略）波旬！意是你的，法是你的，意触与识处是你的，但，波旬！没有意，没有法，没有意触与识处之处，波旬！那里非你的趣处。”

“凡他们说：‘这是我的。’以及凡他们说‘我的’，

如果你的心是在那里，沙门！你没脱离我。”

“凡他们说，那不是我的，我非那些凡他们说者，

波旬！你应该这么知道，你不见我的道。”

那时，魔波旬……（中略），就在那里消失了。

20、统治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憍萨罗国喜马拉雅山脚下的林野小屋。

那时，当世尊独自静坐禅修时，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深思：

“可能依法行使统治：无杀、无教唆杀，无没收放逐、无教唆没收放逐，无悲伤之事、无教唆使之悲伤之事吗？”

那时，魔波旬以心思量世尊心中的深思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请世尊行使统治！请善逝依法行使统治！无杀、无教唆杀，无没收放逐、无教唆没收放逐，无悲伤之事、无教唆使之悲伤之事。”

“波旬！你看见我的什么，而对我这么说：‘大德！请世尊行使统治！请善逝依法行使统治！无杀、无教唆杀，无没收放逐、无教唆没收放逐，无悲伤之事、无唆使使之悲伤之事。’呢？”

“大德！世尊已修习、已多修习四神足，作为车辆、作为基础、已实行、成为习惯、善精勤的，大德！如果世尊希望，他能将喜马拉雅山山王胜解成如金一样，它就成为金。”

“如果有金山，全部都是金，

像那样的两倍一个人也不满足，知道这样时，他能平等地行。

凡看到由此因缘而苦者，那个人如何会对欲倾斜？

知道：‘依着是世间中的染着’后，人就应该为了它的调伏而学。”

那时，魔波旬：“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沮丧、悲伤就在那里消失了。

第二品，其摄颂：

“岩石、狮子、碎石片，适当、意，

钵、处、食物，农夫与统治之事，它们为十则。”

（三）第三品

21、众多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释迦族的尸罗哇地。

当时，众多比丘在世尊不远处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

那时，魔波旬化作婆罗门的容色后，以大的编织发髻，羊皮衣之穿着、年老的、像椽木那样弯曲的，呼噜呼噜的呼吸声、持无花

果树枝之手杖，然后去见那些比丘。抵达后，对那些比丘这么说：

“尊师们！你们年轻出家，黑发的青年，具备青春的幸福，在人生之初期，不在欲中娱乐，尊师们！你们要享受人之欲，不要舍断看得见的而追逐耗时的。”

“婆罗门！我们没舍断看得见的而追逐耗时的，但，婆罗门！我们舍断耗时的而追逐看得见的，因为，婆罗门！由世尊所说：欲是耗时的、多苦的、多绝望的，那里面有更多的过患，而此法是直接可见的、实时的、请你来见的、能引导的、智者应该自己经验的。”

当这么说时，魔波旬摇头、吐舌、额头上蹙出三条线，起不满意的神情后，拄着手杖离开。

那时，那些比丘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那些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里，我们在世尊不远处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大德！那时，有某位婆罗门以大的编织发髻，羊皮衣之穿着、年老的、像椽木那样弯曲的，呼噜呼噜的呼吸声、持无花果树枝之手杖，来见我们。抵达后，对我们么说：‘尊师们！你们年轻出家，黑发的青年，具备青春的幸福，在人生之初期，不在欲中娱乐，尊师们！你们要享受人之欲，不要舍断看得见的而追逐耗时的。’大德！当这么说时，我们对那位婆罗门这么说：‘婆罗门！我们没舍断看得见的而追逐耗时的，但，婆罗门！我们舍断耗时的而追逐看得见的，因为，婆罗门！由世尊所说：欲是耗时的、多苦的、多绝望的，那里

面有更多的过患，而此法是直接可见的、实时的、请你来见的、能引导的、智者应该自己经验的。’大德！当这么说时，那位婆罗门摇头、吐舌、额头上蹙出三条线，起不满意的神情后，拄着手杖离开。”

“比丘们！那位不是婆罗门，那位是魔波旬，为了扰乱你们而来。”

那时，世尊知道这件事后，那时候说这偈颂：

“凡看到由此因缘而苦者，那个人如何会对欲倾斜？

知道：‘依着是世间中的染着’后，人就应该为了它的调伏而学。”

22、三弥提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释迦族的尸罗哇地。

当时，尊者三弥提在世尊不远处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

那时，尊者三弥提独自静坐禅修时，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深思：

“这确实是我的获得，确实是我的好获得，我的大师是阿罗汉、遍正觉者；这确实是我的获得，确实是我的好获得，我在这么善说的法律中出家；这确实是我的获得，确实是我的好获得，我的同梵

行者们是持戒者、善法者。”

那时，魔波旬以心思量尊者三弥提心中的深思后，去见尊者三弥提。抵达后，在尊者三弥不远处作大恐怖声，像大地被打裂一样。

那时，尊者三弥提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三弥提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里，我在世尊不远处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大德！那时，我在独自静坐禅修时，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深思：‘这确实是我的获得，确实是我的好获得，我的大师是阿罗汉、遍正觉者；这确实是我的获得，确实是我的好获得，我在这么善说的法律中出家；这确实是我的获得，确实是我的好获得，我的同梵行者们是持戒者、善法者。’大德！那时，在我不远处有大恐怖声，像大地被打裂一样。”

“三弥提！那不是大地被打裂，那是魔波旬，为了扰乱你们而来。三弥提！去吧！你就那里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

“是的，大德！”尊者三弥提回答世尊后，起座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离开。

第二次，尊者三弥提就那里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

第二次，尊者三弥提独自静坐禅修时，……（中略）。

第二次，魔波旬以心思量尊者三弥提心中的深思后，……（中略）像大地被打裂一样。

那时，尊者三弥提以偈颂对魔波旬说：

“我从信而出家，从在家成为非家生活，

我的正念与慧都已觉，心善得定，

随你自己的意愿作诸形相吧！你将不使我感到恼害。”

那时，魔波旬：“三弥提比丘知道我。”沮丧、悲伤，就在那里消失了。

23、瞿低迦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当时，尊者瞿低迦住在仙吞山坡的黑岩处。

那时，当尊者瞿低迦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达到暂时的心解脱，但，尊者瞿低迦又从那暂时的心解脱退失。

第二次，当尊者瞿低迦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达到暂时的心解脱，第二次，尊者瞿低迦从那暂时的心解脱退失。

第三次，当尊者瞿低迦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达到暂时的心解脱，第三次，尊者瞿低迦从那……（中略）退失。

第四次，当尊者瞿低迦住于不放逸、……（中略）达到暂时的心解脱，第四次，尊者瞿低迦从那……（中略）退失。

第五次，当尊者瞿低迦……（中略）达到暂时的心解脱，第五次，尊者……（中略）心解脱退失。

第六次，当尊者瞿低迦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达

到暂时的心解脱，第六次，尊者瞿低迦从那暂时的心解脱退失。

第七次，当尊者瞿低迦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达到暂时的心解脱。

那时，尊者瞿低迦这么想：

“我已经六次从暂时的心解脱退失了，让我拿刀（自杀）吧！”

那时，魔波旬以心思量尊者瞿低迦心中的深思后，去见世尊。抵达后，以偈颂对世尊说：

“大英雄、大慧者，以神通而名声闪亮，

一切怨恨、恐惧已过去，我礼拜在有眼者的脚上。

征服死亡的大英雄，你的弟子意欲死亡，

他想（自杀），光辉者请制止他！

世尊！你的弟子在教说上爱好，

心意未达成的有学，怎能死？出名者！”

那时，尊者瞿低迦已拿刀（自杀）了。

那时，像这样，世尊已知：“这是魔波旬。”后，以偈颂对魔波旬说：

“这么坚固的进行，他们不期待活命，

连根拔除渴爱后，瞿低迦般涅盘。”

那时，世尊召唤比丘们：

“来！比丘们！我们去仙吞山坡的黑岩处，在那里善男子瞿低迦拿刀（自杀）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那时，世尊与众多比丘一同去仙吞山坡的黑岩处。

那时，世尊远远地看见尊者瞿低迦仰卧在床，肩膀侧转。

当时，一股黑闇云烟走向东方后，走向西方；走向北方；走向南方；走向上方；走向下（方）；走向四方的中间方位。

那时，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你们看见那股黑闇云烟走向东方后，走向西方；走向北方；走向南方；走向上方；走向下（方）；走向四方的中间方位吗？”

“是的，大德!”

“比丘们！那是魔波旬在探寻善男子瞿低迦的识：‘善男子瞿低迦的识住立在哪里呢？’而，比丘们！以识已不住立，善男子瞿低迦般涅盘了。”

那时，魔王波旬取了淡黄色的橡木琵琶琴后，去见世尊。抵达后，以偈颂对世尊说：

“上下与水平方位、四方的中间方位，

当我探求时我得不到，瞿低迦他去什么地方。”

“这位坚固者具足坚固心，修禅者经常乐于禅，

日夜实践，不希求活命。

征服死神军后，不来再生，

连根拔除渴爱后，瞿低迦般涅盘。”

他为愁所败，腋下的琵琶琴落下，

于是，那不快乐的夜叉，就在那里消失了。

24、七年追踪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优楼频螺，尼连禅河边牧羊人的榕树下。

当时，魔波旬追踪世尊七年，期待逮到机会，但没得到。

那时，魔波旬去见世尊。抵达后，以偈颂对世尊说：

“你因为坠入了愁而在林中修禅吗？因为财产被夺或为了欲求财产吗？

你在村落里犯了什么罪吗？你为什么不与人作朋友呢？

你为什么没有任何友情呢？”

“遍灭尽一切愁之根，我无罪、无悲伤而修禅，

放逸者一族！切断一切有之热望贪求后，我无烦恼而修禅。”

“他们说‘这是我的’，他们说‘我的’者，

如果你的意是在此之中，沙门！你未脱离我的。”

“他们说的那个不是我的，我不是那些说（我的）之人，

波旬！你要这么知道：你不熟练我的道。”

“如果被你随觉、安稳之道导向不死，

请你离开，一个人走，你为何教诫其他人？”

“往彼岸的人们，他们问不死之领域，

被询问时，我告诉他们，凡真理者则无依着。”

“大德！犹如在村落或城镇不远处的莲花池，那里会有蟹。

大德！那时，许多男孩或女孩从那村落或城镇走出来后，会去那莲花池。抵达后，入那莲花池，然后从水中抓起蟹后，会住立在干地上。大德！每当蟹脚一伸出，那些男孩或女孩会以木棒或石头切断、砸裂、破坏它，这样，大德！全部的脚都被切断、砸裂、破坏的蟹不能再入（莲花池），如之前一样。同样的，大德！所有的歪曲、相违、犹豫，那些全都被世尊切断、砸裂、破坏，现在，大德！我不能再期待逮到机会而接近世尊。”

那时，魔波旬在世尊面前以这些偈颂嫌恶地说：

“脂肪颜色的岩石，乌鸦徘徊，

让我们找些柔软的吧！或许有乐味。

在那里得不到乐味，乌鸦离开那里，

像乌鸦攻击岩石，我们嫌恶地离开乔达摩。”

25、魔的女儿经

那时，魔波旬在世尊面前嫌恶地以这些偈颂说了后，从那一处离开，然后在世尊不远处盘腿坐在地上，变得沉默、羞愧、垂肩、低头、郁闷、无言以对，以木棒刮地。

那时，魔的女儿：渴爱、不乐、贪，去见魔波旬。抵达后，以偈颂对魔波旬说：

“父亲！为何不快乐，谁是你悲伤的男子呢？

我们以贪网捉他，如捉林野的象，

束缚后，我们将带他来，他将在你的控制中。”

“世间中的阿罗汉、善逝，不容易以贪诱惑，

他已超越魔之领域，因此我很悲伤。”

那时，魔的女儿：渴爱、不乐、贪，去见世尊。抵达后，对世尊这么说：

“沙门！我们在你的足下伺候。”

那时，世尊不理会，一如他在无上的依着之消灭上已解脱。

那时，魔的女儿：渴爱、不乐、贪，离开到一旁这么商量：

“男人的欲求各个不同，让我们一一化作一百个少女的模样。”

那时，魔的女儿：渴爱、不乐、贪，一一化作一百个少女的模样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对世尊这么说：

“沙门！我们在你的足下伺候。”

那时，世尊不理会，一如他在无上的依着之消灭上已解脱。

那时，魔的女儿：渴爱、不乐、贪，离开到一旁这么商量：

“男人的欲求各个不同，让我们一一化作一百个未生过小孩女人的模样。”

那时，魔的女儿：渴爱、不乐、贪，一一化作一百个未生过小孩女人的模样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对世尊这么说：

“沙门！我们在你的足下伺候。”

那时，世尊不理会，一如他在无上的依着之消灭上已解脱。

那时，魔的女儿：渴爱、……（中略）让我们一一化作一百个生过一次小孩女人的模样。

那时，魔的女儿：渴爱、……（中略）一一化作一百个生过一次小孩女人的模样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对世尊这么说：

“沙门！我们在你的足下伺候。”

那时，世尊不理会，一如他在无上的依着之消灭上已解脱。

那时，魔的女儿：渴爱、……（中略）让我们一一化作一百个生过两次小孩女人的模样。

那时，魔的女儿：渴爱、……（中略）一一化作一百个生过两次小孩女人的模样后，去见世尊。……（中略）一如他在无上的依着之消灭上已解脱。

那时，魔的女儿：渴爱、……（中略）让我们一一化作一百个中年女人的模样。

那时，魔的女儿：渴爱、……（中略）一一化作一百个中年女人的模样后，……（中略）一如他在无上的依着之消灭上已解脱。

那时，魔的女儿：渴爱、……（中略）让我们一一化作一百个老年女人的模样。

那时，魔的女儿：渴爱、……（中略）一一化作一百个老年女人的模样后，去见世尊。……（中略）一如他在无上的依着之消灭上已解脱。

那时，魔的女儿：渴爱、不乐、贪，离开到一旁这么商量：

“父亲告诉我们的是真的：

‘世间中的阿罗汉、善逝，不容易以贪诱惑，

他已超越魔界，因此我很悲伤。’

如果我们以这些攻击，攻击未离贪的沙门、婆罗门，或会使他的心脏裂开，或热血会从口中涌出，或会到达发疯，或心散乱，要不然，他会干枯、枯萎、凋谢，犹如被割断的绿芦苇必将干枯、必将枯萎、凋谢一样。”

那时，魔的女儿：渴爱、不乐、贪，去见世尊。抵达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魔的女儿渴爱，以偈颂对世尊说：

“你因为坠入了愁而在林中修禅吗？因为财产被夺或为了欲求财产吗？

你在村落里犯了什么罪吗？你为什么不与人作朋友呢？

你为什么没有任何友情呢？”

“征服可爱的与合意形色的军队后，我独自修禅而领悟乐，

目标的达成，心的寂静，因此，我不与人作朋友，

我没有任何友情。”

那时，魔的女儿不乐，以偈颂对世尊说：

“这里，比丘如何多住而渡过五流，这里，更渡第六？

他如何多修禅，而使欲想成为得不到他的局外者？”

“身已宁静、心善解脱，不造作、有念、无家，

了知法、无寻禅，他不发怒、不流动、不惛沈。

这里，比丘这样多住而渡过五流，这里，更渡第六，

他这样多修禅，而使欲想成为得不到他的局外者。”

那时，魔的女儿贪，以偈颂对世尊说：

“他切断渴爱，和群众与僧团生活，且许多有信者确实必将渡，

这位无家者必将抢夺许多人，引导他们到死神之王的彼岸。”

“如来、大英雄确实以正法指导，

当他们被法指导，了知者谁会羡慕？”

那时，魔的女儿：渴爱、不乐、贪，去见魔波旬。

魔波旬看见魔的女儿：渴爱、不乐、贪远远地走来。看见后，以偈颂说：

“愚者！你们想要以莲花茎劈山，

你们想要以指甲挖掘山岳，你们想要以牙齿挖掘铁块。

如以头举起岩山后，你们要在深渊中寻求立足处，

如以胸部攻击树木被砍下后的残株，你们嫌恶地离开乔达摩。”

她们辉耀着而来：渴爱、不乐、贪，

她们在那里被大师排除，如风与落下的棉花。

第三品，其摄颂：

“众多、三弥提，瞿低迦、七年，

这魔女儿为五，佛陀最胜的教导。”

魔相应完成。

五、比丘尼相应

1、阿罗毗迦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阿罗毗迦比丘尼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舍卫城。

在舍卫城为了托钵而行后，食毕，从施食处返回，前往盲者的林园欲求独处。

那时，魔波旬欲使阿罗毗迦比丘尼生出害怕、僵硬、身毛竖立；欲使她退出独处而去见阿罗毗迦比丘尼。抵达后，以偈颂对阿罗毗迦比丘尼说：

“世间中没有出离，你独处作什么？

请你享受欲乐，不要以后有后悔。”

那时，阿罗毗迦比丘尼这么想：

“谁说偈颂？这是人或非人？”

那时，阿罗毗迦比丘尼这么想：

“这是魔波旬，他欲使我生出害怕、僵硬、身毛竖立；欲使我退出独处而说偈颂。”

那时，像这样，阿罗毗迦比丘尼已知：“这是魔波旬。”后，

以偈颂回应魔波旬：

“世间中有出离，被我以慧善触及，

放逸者的亲族，你不知道那个足迹。

欲如刀与矛，这诸蕴是砧板，

你所说的欲乐，那是我的不乐。”

那时，魔波旬：

“阿罗毗迦比丘尼知道我。”沮丧、悲伤，就在那里消失了。

2、受摩经

起源于舍卫城。

那时，受摩比丘尼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舍卫城。

在舍卫城为了托钵而行后，食毕，从施食处返回，前往盲者的林园中以作中午的休息。

进入往盲者的林园后，坐在某棵树下作中午的休息。

那时，魔波旬欲使受摩比丘尼生出害怕、僵硬、身毛竖立；欲使她退出定而去见受摩比丘尼。抵达后，以偈颂对受摩比丘尼说：

“凡那能被仙人到达之处，是难到达的，

它不能被女人，以二指慧到达。”

那时，受摩比丘尼这么想：

“谁说偈颂？这是人或非人？”

那时，受摩比丘尼这么想：

“这是魔波旬，他欲使我生出害怕、僵硬、身毛竖立；欲使我退出定而说偈颂。”

那时，像这样，受摩比丘尼已知：“这是魔波旬。”后，以偈颂回应魔波旬：

“与女人的状态何干？当心已善入定时，

当智转起时，正确地观察法者。

确实有这样的人：‘我是女人，或男人’，

或我是其他任何东西，那是适合魔说的。”

那时，魔波旬：

“受摩比丘尼知道我。”沮丧、悲伤，就在那里消失了。

3、居沙乔达弥经

起源于舍卫城。

那时，居沙乔达弥比丘尼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舍卫城。

在舍卫城为了托钵而行后，食毕，从施食处返回，前往盲者的林园中以作中午的休息。

进入往盲者的林园后，坐在某棵树下作中午的休息。

那时，魔波旬欲使居沙乔达弥比丘尼生出害怕、僵硬、身毛竖立；欲使她退出定而去见居沙乔达弥比丘尼。抵达后，以偈颂对居

沙乔达弥比丘尼说：

“你为何像死了儿子那样呢？独自有哭泣的脸，

独自进入林园，你在寻找男人吗？”

那时，居沙乔达弥比丘尼这么想：

“谁说偈颂？这是人或非人？”

那时，居沙乔达弥比丘尼这么想：

“这是魔波旬，他欲使我生出害怕、僵硬、身毛竖立；欲使我退出定而说偈颂。”

那时，像这样，居沙乔达弥比丘尼已知：“这是魔波旬。”后，以偈颂回应魔波旬：

“我已越过儿子的死亡，这样，（寻找）男人已结束，

我不愁、不哭泣，也不怕你，朋友！

到处欢喜已被破坏，聚集之黑闇已被碎破，

征服死神军后，我住于无烦恼。”

那时，魔波旬：

“居沙乔达弥比丘尼知道我。”沮丧、悲伤，就在那里消失了。

4、毗阇耶经

起源于舍卫城。

那时，毗阇耶比丘尼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中略）坐

在某棵树下以作中午的休息。

那时，魔波旬欲使毗阇耶比丘尼生出害怕、僵硬、身毛竖立；欲使她退出定而去见毗阇耶比丘尼。抵达后，以偈颂对毗阇耶比丘尼说：

“你是年轻美女子，而我是年轻少男，

来！高贵的！让我们以五种乐器欢乐。”

那时，毗阇耶比丘尼这么想：

“谁说偈颂？这是人或非人？”

那时，毗阇耶比丘尼这么想：

“这是魔波旬，他欲使我生出害怕、僵硬、身毛竖立；欲使我退出定而说偈颂。”

那时，像这样，毗阇耶比丘尼已知：“这是魔波旬。”后，以偈颂回应魔波旬：

“色、声音、气味、味道，所触与悦意，

这些我就赠与你，魔！因为我无欲求。

经由这腐烂之身，经由破坏的与易坏的，

我感到厌恶与羞愧，欲与渴爱已根绝。

凡转生于色中的众生，与在无色状态中的，

以及寂静等至的，在一切处，黑暗已被破坏。”

那时，魔波旬：“毗阇耶比丘尼知道我。”沮丧、悲伤，就在那里消失了。

5、莲华色经

起源于舍卫城。

那时，莲华色比丘尼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中略）站在某棵盛开花朵的沙罗树下。

那时，魔波旬欲使莲华色比丘尼生出害怕、僵硬、身毛竖立；欲使她退出定而去见莲华色比丘尼。抵达后，以偈颂对莲华色比丘尼说：

“比丘尼！走进顶端盛开花朵的沙罗树下后，你独自站立，

你的美貌无双，傻姑娘！你不怕坏人吗？”

那时，莲华色比丘尼这么想：

“谁说偈颂？这是人或非人？”

那时，莲华色比丘尼这么想：

“这是魔波旬，他欲使我生出害怕、僵硬、身毛竖立；欲使我退出定而说偈颂。”

那时，像这样，莲华色比丘尼已知：“这是魔波旬。”后，以偈颂回应魔波旬：

“如果有十万个坏人，像（你）这样来这里，

一根身毛我也不摇动，我不惊吓，魔！我一个人也不怕你。”

“我能使这（身体）消失，或进入你的肚子，

也能站在（你的）眉毛中间，要你看不见我。”

“我是心的自在者，神足已善修习，

已解脱一保证缚，因此我不怕你，朋友!”

那时，魔波旬：

“莲华色比丘尼知道我。”沮丧、悲伤，就在那里消失了。

6、遮罗经

起源于舍卫城。

那时，遮罗比丘尼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中略）坐在某棵树下以作中午的休息。

那时，魔波旬去见遮罗比丘尼。抵达后，对遮罗比丘尼这么说：

“比丘尼！你不同意什么呢？”

“朋友！我不同意出生。”

“你为何不同意出生？当被生时，享受诸欲，

谁说服你这个：比丘尼！不要同意出生呢？”

“对被生者来说，有死亡，当被生时，接触诸苦：

捕缚、杀害、烦恼，因此，不应该同意出生。

佛陀教导法，对出生的超越，

为了舍断一切苦，他使我在真理上确立。

凡转生于色中的众生，与在无色状态中的，

不了知灭，他们来再生。”

那时，魔波旬：“遮罗比丘尼知道我。”沮丧、悲伤，就在那里消失了。

7、优波遮罗经

起源于舍卫城。

那时，优波遮罗比丘尼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中略）坐在某棵树下以作中午的休息。

那时，魔波旬去见优波遮罗比丘尼。抵达后，对优波遮罗比丘尼这么说：

“比丘尼！你想要往生于哪里？”

“朋友！我不想往生于任何地方。”

“三十三与夜摩，以及都率天，

化乐天，自在天，

请你将心志向于那里，你将经验喜乐。”

“三十三与夜摩，以及都率天，

化乐天，自在天，

他们被欲之束缚所束缚，再来到魔的控制下。

一切世界都已燃烧，一切世界都已冒出烟，

一切世界都已炽然，一切世界都已颤抖。

不被动摇、不被炽然，一般人不亲近，

魔的不去之处，那里，我的心喜好。”

那时，魔波旬：“优波遮罗比丘尼知道我。”沮丧、悲伤，就在那里消失了。

8、尸苏波遮罗经

起源于舍卫城。

那时，尸苏波遮罗比丘尼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中略）坐在某棵树下以作中午的休息。

那时，魔波旬去见尸苏波遮罗比丘尼。抵达后，对尸苏波遮罗比丘尼这么说：

“比丘尼！你同意谁的教条呢？”

“朋友！我不同意任何教条。”

“你在谁下剃头呢？你看起来像沙门尼，

而你不同意教条，你为何像极愚痴般地行走？”

“这里之外的教条者，他们在见上净信，

我不同意他们的法，他们是法的不熟知者。

有位生于释迦族者，佛陀，无与伦比者，

一切的征服者、魔的驱逐者，在一切处不败者，

在一切处解脱者与不依止者，见一切的有眼者。

一切业灭尽的到达者，在依着上消灭的解脱者，

世尊他是我的大师，我同意他的教说。”

那时，魔波旬：“尸苏波遮罗比丘尼知道我。”沮丧、悲伤，就在那里消失了。

9、谢拉经

起源于舍卫城。

那时，谢拉比丘尼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中略）坐在某棵树下以作中午的休息。

那时，魔波旬欲使谢拉比丘尼生出害怕、僵硬、身毛竖立；……（中略）以偈颂对谢拉比丘尼说：

“此形体被谁所造作？形体的作者在哪里？

形体在哪里被生起？形体在哪里被灭？”

那时，谢拉比丘尼这么想：

“谁说偈颂？这是人或非人？”

那时，谢拉比丘尼这么想：

“这是魔波旬，他欲使我生出害怕、僵硬、身毛竖立；欲使我退出定而说偈颂。”

那时，像这样，谢拉比丘尼已知：“这是魔波旬。”后，以偈颂回应魔波旬：

“此形体不被自我作，此祸不被其他所作，

缘于因所生成，以因的破坏而被灭。

如同某颗种子，被播种在田中而生长，

由于土地的作用，与湿润这两者。

同样的，以蕴与界，以及这些六处，

缘于因所生成，以因的破坏而被灭。”

那时，魔波旬：“谢拉比丘尼知道我。”沮丧、悲伤，就在那里消失了。

10、金刚经

起源于舍卫城。

那时，金刚比丘尼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舍卫城。在舍卫城为了托钵而行后，食毕，从施食处返回，前往盲者的林园中以作中午的休息。

进入盲者的林园后，坐在某棵树下作中午的休息。

那时，魔波旬欲使金刚比丘尼生出害怕、僵硬、身毛竖立；欲使她退出定而去见金刚比丘尼。抵达后，以偈颂对金刚比丘尼说：

“这众生被谁所造作？众生的作者在哪里？

众生在哪里被生起？众生在哪里被灭？”

那时，金刚比丘尼这么想：

“谁说偈颂？这是人或非人？”

那时，金刚比丘尼这么想：

“这是魔波旬，他欲使我生出害怕、僵硬、身毛竖立；欲使我退出定而说偈颂。”

那时，像这样，金刚比丘尼已知：“这是魔波旬。”后，以偈颂回应魔波旬：

“为何你臆想‘众生’呢？魔！那是你的恶见吗？

这是一堆纯粹的行，这里没有众生被发现。

如同零件的组合，像这样，有车子之语，

同样的，当有了诸蕴，则有‘众生’的认定。

只有苦的生成，苦的存续与消失，

没有除了苦的生成之外的，没有除了苦的被灭之外的了。”

那时，魔波旬：“金刚比丘尼知道我。”沮丧、悲伤，就在那里消失了。

比丘尼相应完成，其摄颂：

“阿罗毗迦与受摩，乔达弥与毗阇耶，

莲华色与遮罗，优波遮罗与尸苏波遮罗，

谢拉与金刚，它们为十则。”

六、梵天相应

（一）初品

1、梵天劝请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优楼频螺，尼连禅河边牧羊人的榕树下，初现正觉。

那时，当世尊独自静坐禅修时，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深思：

“被我证得的这个法是甚深的、难见的、难觉的、寂静的、胜妙的、超越推论的、微妙的、被贤智者所体验的。然而，这世代在阿赖耶中欢乐，在阿赖耶中得欢乐，在阿赖耶中得喜悦；又，对在阿赖耶中欢乐，在阿赖耶中得欢乐，在阿赖耶中得喜悦的世代来说，此处是难见的，即：特定条件性、缘起；此处也是难见的，即：一切行的止，一切依着的断念，渴爱的灭尽、离贪、灭、涅盘。如果我教导法，如果对方不了解我，那对我是疲劳，那对我是恼害。”

于是，这以前未曾听闻，不可思议的偈颂出现在世尊心中：

“被我困难证得的，现在没有被知道的必要，

此法不易被贪与瞋征服者现正觉。

逆流而行的、微妙的，甚深的、难见的、微细的（法），

被贪所染者、被大黑暗覆盖者看不见。”

当世尊像这样深虑时，心倾向于不活动，不教导法。

那时，梵王娑婆主以心思量世尊心中的深思后，这么想：

“先生！世界（要）灭亡了，先生！世界（要）消失了，确实是因为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心倾向于不活动，不教导法。”

那时，梵王娑婆主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那样（快）地在梵天世界消失，出现在世尊面前。

那时，梵王娑婆主整理上衣到一边肩膀后，右膝跪地，然后向世尊合掌鞠躬后，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请世尊教导法！请善逝教导法！有少尘垢之类的众生由（该）法的未听闻而退失，他们将会是法的了知者。”

这就是梵王娑婆主所说。

说了这个后，他又更进一步这么说：

“从前，在摩揭陀出现被垢者构思的不清净法，

请开启不死之门！令他们听闻离垢者随觉之法。

如站在岩山山顶，能看见全部的人，

同样的，善慧者、一切眼者登上法所成高楼，

已离愁者，看着陷入愁、被生与老征服的人们。

请起来吧！英雄！战场上的胜利者！商队领导者、无负债者行于世间，

世尊！请教导法吧！将(会)有了知者的。”

那时，世尊知道梵天劝请后，缘于对众生的悲愍，以佛眼观察世间。当世尊以佛眼观察世间时，看见少尘垢的、多尘垢的；利根的、弱根的；善相的、恶相的；易受教的、难受教的；一些住于看见在其他世界的罪过与恐怖的、另一些不住于看见在其他世界的罪过与恐怖的众生，犹如在青莲池、红莲池、白莲池中，一些青莲、红莲、白莲生在水中，长在水中，依止于水面下，沈在水下生长；一些青莲、红莲、白莲生在水中，长在水中，与水面同高而住立；一些青莲、红莲、白莲生在水中，长在水中，升出水面而住立，不被水染着。同样的，当世尊以佛眼观察世间时，看见少尘垢的、多尘垢的；利根的、弱根的；善相的、恶相的；易受教的、难受教的；一些住于看见在其他世界的罪过与恐怖的、另一些不住于看见在其他世界的罪过与恐怖的众生。看见后，以偈颂回答梵王娑婆主：

“不死之门已对他们开启，让那些有耳者舍（邪）信，

恼害想的熟知者，梵天！我不在人间说胜妙法。”

那时，梵王娑婆主（心想）：

“对教导法，世尊已给了机会。”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就在那里消失了。

2、尊重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优楼频螺，尼连禅河边牧羊人的榕树下，

初现正觉。

那时，当世尊独自静坐禅修时，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深思：

“无尊重、无顺从者住于苦，我能恭敬、尊敬、住于依止哪位沙门、婆罗门呢？”

那时，世尊这么想：

“是为了未完成的戒蕴之完成，而会恭敬、尊敬、住于依止其他沙门、婆罗门，然而，我不见在这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天、人的世代中，有比我自己戒更具足，我能恭敬、尊敬、住于依止的其他沙门、婆罗门。

是为了未完成的定蕴之完成，而会恭敬、尊敬、住于依止其他沙门、婆罗门，然而，我不见在这包括天、魔、梵的世间；……（中略）有比我自己定更具足，我能恭敬、尊敬、住于依止的其他沙门、婆罗门。

是为了未完成的慧蕴之完成，而会恭敬、尊敬、住于依止其他沙门、婆罗门，然而，我不见在这包括天、魔、梵的世间；……（中略）有比我自己慧更具足，我能恭敬、尊敬、住于依止的其他沙门、婆罗门。

是为了未完成的解脱蕴之完成，而会恭敬、尊敬、住于依止其他沙门、婆罗门，然而，我不见在这包括天、魔、梵的世间；……（中略）有比我自己解脱更具足，我能恭敬、尊敬、住于依止的其他沙门、婆罗门。

是为了未完成的解脱智见蕴之完成，而会恭敬、尊敬、住于

依止其他沙门、婆罗门，然而，我不见在这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天、人的世代中，有比我自己解脱智见更具足，我能恭敬、尊敬、住于依止的其他沙门、婆罗门。

让我就恭敬、尊敬、住于依止这被我现正觉的法。”

那时，梵王娑婆主以心思量世尊心中的深思后，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那样（快）地在梵天世界消失，出现在世尊面前。

那时，梵王娑婆主整理上衣到一边肩膀，向世尊合掌鞠躬后，对世尊这么说：

“正是这样，世尊！正是这样，善逝！

大德！凡过去世那些是阿罗汉、遍正觉者，他们也只恭敬、尊敬、住于依止世尊的法；大德！凡未来世那些将是阿罗汉、遍正觉者，他们也只恭敬、尊敬、住于依止世尊的法；大德！现在世尊是阿罗汉、遍正觉者，请也只恭敬、尊敬、住于依止法。”

这就是梵王娑婆主所说。

说了这个后，又更进一步这么说：

“凡过去正觉者，与未来诸佛，

以及现在正觉者，许多愁的去除。

全都已住于、住于、将住于尊敬正法，

这是诸佛之法的情况。

因此，以爱自己，期待伟大者，

应该尊敬正法，忆念着佛陀的教说。”

3、梵天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当时，有一位名叫梵天的女婆罗门之子，在世尊面前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

那时，当尊者梵天住于独处、隐退、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不久，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他证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

尊者梵天成为众阿罗汉之一。

那时，尊者梵天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舍卫城。

当在舍卫城为了托钵次第而行时，他来到自己母亲住处。

当时，尊者梵天的母亲女婆罗门，策励于常常向梵天(神)祭祀。

梵王娑婆主这么想：

“这位尊者梵天的母亲女婆罗门，策励于常常向梵天(神)祭祀，让我去见她，然后激起她的急迫感。”

那时，梵王娑婆主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伸直弯曲的手臂，或

弯曲伸直的手臂那样（快）地在梵天世界消失，出现在尊者梵天的母亲住处。

那时，梵王娑婆主站在空中，对尊者梵天的母亲女婆罗门以偈颂说：

“女婆罗门！在离这里遥远的梵天世界，你策励于常常向其祭祀，

女婆罗门！梵天的食物不是这样的，为何你喃喃低诵而不知梵天之路？

女婆罗门！那位梵天，确实无依着，已达超越了天神，

无所有（杂染），无养育其他（亲眷），比丘为了托钵已进入你家。

应该被供养者，明智者，已自我修习者，应该为天与人所供养，

拒斥诸邪恶后，不染着，已清凉，他来求食。

对他来说是无前无后的，寂静的，无瞋恚之烟的，无恼乱的，无欲的，

在懦弱动摇者与确立不动者上都放下惩罚，请他食用那最上好的祭祀食物！

离群聚、心寂静，行为举止如已调御的、不燥动的龙，

善戒德、心善解脱的比丘，请他食用那最上好的祭祀食物。

关于他，有净信，不动摇，请你建立供养物在应该被供养

者上，

女婆罗门！看见越过洪水的牟尼后，请你作福德，未来安乐。”

“关于他，有净信，不动摇，她建立供养物在应该被供养者上。

女婆罗门看见越过洪水的牟尼后，她作了福德，未来安乐。”

4、巴迦梵天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当时，巴迦梵天有这样邪恶的恶见生起：

“这是常的，这是坚固的，这是永恒的，这是全部的，这是不衰变法；确实，这是他不被生、不老、不死、不去世、不再生（之处），又，没有其它从这里超越出离者。”

那时，世尊以心思量巴迦梵天心中的深思后，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那样（快）地在祇树林消失，出现在那梵天世界中。

巴迦梵天看见世尊远远地走来。看见后对世尊这么说：

“亲爱的先生！来！亲爱的先生！欢迎你！亲爱的先生！你离上次来这里已很久了，亲爱的先生！确实，这是常的，这是坚固

的，这是永恒的，这是全部的，这是不衰变法；确实，这是他不被生、不老、不死、不去世、不再生（之处），又，没有其它从这里超越出离者。”

当这么说时，世尊对巴迦梵天这么说：

“唉！先生！巴迦梵天已进入了无明，唉！先生！巴迦梵天已进入了无明，实在是因为他将无常的说成常的，不坚固的说成坚固的，非永恒的说成永恒的，非全部的说成全部的，衰变法说成不衰变法，而且，将他被生、老、死、去世、再生之处，那样说：‘确实，这是他不被生、不老、不死、不去世、不再生（之处）。’又，将存在着其它超越出离者说成：‘没有其它超越出离者。’”

“乔达摩！（我们）七十二（作）福业者，有自在力的，老死的超越者，

梵天之往生，这是明智者最终的，多数人希求成为我们。”

“这寿命是短的，不是长的，巴迦！你却认为那寿命是长的，

梵天！我了知你的寿命是十万尼罗部陀。”

“世尊！（你说：）‘我是无边之见者，已超越生、老、愁’，

我以前的禁戒与德行之行法是什么？告诉我这个，使我能了知。”

“你给许多人喝的，对被炎暑折磨而口渴的人，

那是你以前的禁戒与德行之行法，我就像刚从睡眠清醒般地回忆起。

人们在耶尼河岸被捕捉，使应被捕捉者被引导而变成自由，

那是你以前的禁戒与德行之行法，我就像刚从睡眠清醒般地回忆起。

在恒河水流中被渴望（吃）人的凶恶龙捕捉的船，

在这里，以力量强行使之变成自由，那是你以前的禁戒与德行之行法，

我就像刚从睡眠清醒般地回忆起。

我曾是你的徒弟，（名叫）迦叶，你认为他是聪明的与虔诚的，

那是你以前的禁戒与德行之行法，我就像刚从睡眠清醒般地回忆起。”

“你真的了知我的这寿命，你也了知其他人的，这样，确实是佛陀，

这样，这确实是你的光辉威力，持续照耀着梵天世界。”

5、某位梵天经

起源于舍卫城。

当时，某位梵天有这样邪恶的恶见生起：

“没有能到这里的沙门、婆罗门。”

那时，世尊以心思量那位梵天心中的深思后，犹如有力气的

男子……（中略）出现在那梵天世界中。

那时，世尊住于那位梵天的上方虚空，盘腿而坐，入了火界定。

那时，尊者大目揵连这么想：

“世尊现在住于何处呢？”

尊者大目揵连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世尊住于那位梵天的上方虚空，盘腿而坐，入了火界定。

看见后，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那样（快）地在祇树林消失，出现在那梵天世界中。

那时，尊者大目揵连住于那位梵天上方的虚空，依止东方，低于世尊，盘腿而坐，入了火界定。

那时，尊者大迦叶这么想：

“世尊现在住于何处呢？”

尊者大迦叶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中略）。

看见后，犹如有力气的男子……（中略）那样（快）地在祇树林消失，出现在那梵天世界中。

那时，尊者大迦叶住于那位梵天上方的虚空，依止南方，低于世尊，盘腿而坐，入了火界定。

那时，尊者大劫宾那这么想：

“世尊现在住于何处呢？”

尊者大劫宾那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中略）入了火界定。

看见后，犹如有力气的男子……（中略）那样（快）地在祇树林消失，出现在那梵天世界中。

那时，尊者大劫宾那住于那位梵天上方的虚空，依止西方，低于世尊，盘腿而坐，入了火界定。

那时，尊者阿那律这么想：

“世尊现在住于何处呢？”

尊者阿那律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中略）入了火界定。

看见后，犹如有力气的男子……（中略）那样（快）地在祇树林消失，出现在那梵天世界中。

那时，尊者阿那律住于那位梵天上方的虚空，依止北方，低于世尊，盘腿而坐，入了火界定。

那时，尊者大目揵连以偈颂对那位梵天说：

“朋友！现在你还有那个见；那个你之前有的见，

看见了那辉耀放光者，已超越了在梵天世界中者。”

“亲爱的先生！我没有那个见了；那个我之前有的见，

我看见了那辉耀放光者，已超越了在梵天世界中者，

现在我如何能说：‘我是常的、永恒的。’呢？”

那时，世尊激起那位梵天的急迫感后，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那样（快）地在那个梵天世界消失，出现在祇树林中。

那时，那位梵天召唤其中一位梵天众：

“来！亲爱的先生！你去见尊者大目揵连。抵达后，请对尊者大目揵连这么说：‘亲爱的目揵连先生！那世尊还有其他如同目揵连、迦叶、劫宾那、阿那律尊师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的弟子吗？’”

“是的，亲爱的先生!”那位梵天众回答那位梵天后，就去见尊者目揵连。抵达后，对尊者目揵连这么说：

“亲爱的目揵连先生！那世尊还有其他如同目揵连、迦叶、劫宾那、阿那律尊师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的弟子吗？”

那时，尊者目揵连以偈颂对那位梵天众说：

“三明得神通者，知他心之熟练者，

烦恼已尽的阿罗汉，佛陀的弟子多的是。”

那时，那位梵天众欢喜、随喜尊者目揵连所说后，就去见那位梵天。抵达后，对那位梵天这么说：

“亲爱的先生！尊者目揵连这么说：

‘三明得神通者，知他心之熟练者，

烦恼已尽的阿罗汉，佛陀的弟子多的是。’”

这就是那位梵天众所说，那位悦意的梵天欢喜那位梵天众所说。

6、梵天世界经

起源于舍卫城。

当时，世尊进入中午的休息，在静坐禅修中。

那时，须婆罗门辟支梵天与净居辟支梵天去见世尊。抵达后，各依门两侧站立。

那时，须婆罗门辟支梵天对净居辟支梵天这么说：

“亲爱的先生！这大概不是拜访世尊的适当时机，世尊进入中午的休息，在静坐禅修中，某某梵天世界是富有的与繁荣的，而且在那里的梵天住于放逸住处，来！亲爱的先生！让我们去那个梵天世界。抵达后，激起那位梵天的急迫感。”

“是的，亲爱的先生!”净居辟支梵天回答须婆罗门辟支梵天。

那时，须婆罗门辟支梵天与净居辟支梵天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中略）那样（快）地在世尊前消失，出现在那梵天世界中。

那位梵天看见那些梵天远远地走来。看见后对那些梵天这么说：

“喂！亲爱的先生！你们从哪里来？”

“亲爱的先生！我们从那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面前而来，又，亲爱的先生！你应该去伺候那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

当这么说时，那位梵天不同意那言语，化作千个自我后，对须婆罗门辟支梵天这么说：

“亲爱的先生！你看到我这样成功的威力了吗？”

“亲爱的先生！我看到你这样成功的威力了。”

“亲爱的先生！我是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者，我要去

伺候哪位其他沙门或婆罗门呢？”

那时，须婆罗门辟支梵天化作两千个自我后，对那位梵天这么说：

“亲爱的先生！你看到我这样成功的威力了吗？”

“亲爱的先生！我看到你这样成功的威力了。”

“亲爱的先生！世尊比你与我更大神通力与更大威力，亲爱的先生！你应该去伺候那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

那时，那位梵天以偈颂对须婆罗门辟支梵天说：

“三百只金翅鸟、四百只鹅，五百只鹰，

梵天！这禅定者的天宫发光，闪耀着北方。”

“即使你的那天宫发光，闪耀着北方，

看见色的过失后，经常颤抖，因此，善慧者不乐于色，

梵天！这禅定者的天宫发光，闪耀着北方。”

那时，须婆罗门辟支梵天与净居辟支梵天激起那位梵天的急迫感后，就在那里消失了。

过些时候，那位梵天去伺候那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

7、瞿迦梨迦经

起源于舍卫城。

当时，世尊进入中午的休息，在静坐禅修中。

那时，须婆罗门辟支梵天与净居辟支梵天去见世尊。抵达

后，各依门两侧站立。

那时，须婆罗门辟支梵天在世尊面前说这关于瞿迦梨迦比丘的偈颂：

“测量着不可测量者，这里，哪位智者能考察？

计量着不可测量者，我想他是已被覆盖的凡夫。”

8、迦达摩大迦低舍经

起源于舍卫城。

当时，世尊进入中午的休息，在静坐禅修中。

那时，须婆罗门辟支梵天与净居辟支梵天去见世尊。抵达后，各依门两侧站立。

那时，须婆罗门辟支梵天在世尊面前说这关于迦达摩大迦低舍迦比丘的偈颂：

“测量着不可测量者，这里，哪位智者能考察？

计量着不可测量者，我想他是已被覆盖的无慧者。”

9、都路梵天经

起源于舍卫城。

当时，瞿迦梨迦比丘生病、痛苦、重病。

那时，当夜已深时，容色绝佳的都路辟支梵天使整个祇树林

发光后，去见瞿迦梨迦比丘。抵达后，站在空中，对瞿迦梨迦比丘这么说：

“瞿迦梨迦！请你对舍利弗、目揵连有净信心，舍利弗、目揵连是美善的。”

“朋友！你是谁？”

“我是都路辟支梵天。”

“朋友！世尊记说你是不还者，不是吗？那样的话，为何你还来这里呢？看！这里，你的违犯有多大。”

“当男子被生时，斧头被生在口中，

愚痴者以此切断自己，说恶语。

凡称赞该受责备的，或责备该受称赞的者，

他以口丢出了厄运的骰子，以那厄运的骰子而找不到安乐。

这厄运的骰子虽小，但在厄运的骰子上输掉财产，

一切都跟着自己，凡对善逝心怀瞋怒者。

十万尼罗部陀，三十六与五阿浮陀，

设定了邪恶的言语与心后，凡呵责圣人者到地狱去。”

10、瞿迦梨迦经

起源于舍卫城。

那时，瞿迦梨迦比丘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

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瞿迦梨迦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舍利弗、目揵连是恶欲求者，他们已进入恶欲求的影响。”

当这么说时，世尊对瞿迦梨迦比丘这么说：

“瞿迦梨迦！不要这么说！瞿迦梨迦！不要这么说！瞿迦梨迦！请你对舍利弗、目揵连有净信心，舍利弗、目揵连是美善的。”

第二次，瞿迦梨迦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即使世尊对我是值得信赖的，然而，大德！舍利弗、目揵连是恶欲求者，他们已进入恶欲求的影响。”

第二次，世尊对瞿迦梨迦比丘这么说：

“瞿迦梨迦！不要这么说！瞿迦梨迦！不要这么说！瞿迦梨迦！请你对舍利弗、目揵连有净信心，舍利弗、目揵连是美善的。”

第三次，瞿迦梨迦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即使……（中略）他们已进入恶欲求的影响。”

第三次，世尊对瞿迦梨迦比丘这么说：

“瞿迦梨迦！不要这么说！……（中略）舍利弗、目揵连是美善的。”

那时，瞿迦梨迦比丘起座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离开。

瞿迦梨迦比丘离去不久，全身遍满芥子大小的脓肿，成为芥子大小后，成为绿豆大小；成为绿豆大小后，成为豌豆大小；成为豌豆大小后，成为枣核大小；成为枣核大小后，成为枣子大小；成为枣

子大小后，成为余甘子大小；成为余甘子大小后，成为未成熟的木瓜大小；成为未成熟的木瓜大小后，成为木瓜大小；成为木瓜大小后破裂，脓汁与血液流出。

那时，瞿迦梨迦比丘以那疾病过世了，瞿迦梨迦比丘死时以对舍利弗、目揵连起瞋怒心而往生钵昙摩地狱。

那时，当夜已深时，绝佳容色的梵王娑婆主使整个祇树林发光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梵王娑婆主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瞿迦梨迦比丘已死了，大德！瞿迦梨迦比丘死时以对舍利弗、目揵连起瞋怒心而往生钵昙摩地狱。”

这就是梵王娑婆主所说。

说了这个后，梵王娑婆主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就在那里消失了。

那时，当那夜过后，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这一夜，当夜已深时，绝佳容色的梵王娑婆主使整个祇树林发光后，来见我。抵达后，向我问讯，然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比丘们！梵王娑婆主对我这么说：‘大德！瞿迦梨迦比丘已死了，大德！瞿迦梨迦比丘死时以对舍利弗、目揵连起瞋怒心而往生钵昙摩地狱。’

比丘们！这就是梵王娑婆主所说。

说了这个后，梵王娑婆主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就在那里消失了。”

当这么说时，某位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在钵昙摩地狱中的寿命量有多长？”

“比丘！在钵昙摩地狱中的寿命量有很长，那不容易计算‘几年’、‘几百年’、‘几千年’、‘几十万年’。”

“但，大德！能作譬喻吗？”

“比丘！能。”世尊说。

“比丘！犹如二十佉梨满满一憍萨罗国车的芝麻，男子每过一百年会从那里拿出一粒芝麻，比丘！二十佉梨满满一憍萨罗国车的芝麻以此行动会比较快地走到遍尽、耗尽，而非一阿浮陀地狱；比丘！二十阿浮陀地狱等于一尼罗部陀地狱；比丘！二十尼罗部陀地狱等于一阿婆婆地狱；比丘！二十阿婆婆地狱等于一阿得得地狱；比丘！二十阿得得地狱等于一阿诃诃地狱；比丘！二十阿诃诃地狱等于一古木达地狱；比丘！二十古木达地狱等于一受更狄迦地狱；比丘！二十受更狄迦地狱等于一优钵罗地狱；比丘！二十优钵罗地狱等于一分陀利迦地狱；比丘！二十分陀利迦地狱等于一钵昙摩地狱，比丘！瞿迦梨迦比丘死时以对舍利弗、目揵连起瞋怒心而往生在钵昙摩地狱中。”

这就是世尊所说，说了这个后，善逝、大师又更进一步这么说：

“当男子被生时，斧头被生在口中，

愚痴者以此切断自己，说恶语。

凡称赞该受责备的，或责备该受称赞的者，

他以口丢出了厄运的骰子，以那厄运的骰子而找不到安乐。

这厄运的骰子虽小，但在厄运的骰子上输掉财产，

一切都跟着自己，凡对善逝心怀瞋怒者。

十万尼罗部陀地狱，三十六与五阿浮陀地狱，

设定了邪恶的言语与心后，凡呵责圣人者到地狱去。”

初品，其摄颂：

“劝请、尊重、梵天，巴迦梵天与见在后，

放逸、瞿迦梨迦、迦低舍迦，都路梵天与另一瞿迦梨迦。”

（二）第二品

11、常童子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奢逼尼河边。

那时，当夜已深时，容色绝佳的梵王常童子使整个奢逼尼河边发光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梵王常童子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在归属于种姓的出生者中，刹帝力是最上的，

明与行具足者，在天人中他是最上的。”

这就是梵王常童子所说，大师认可。

那时，梵王常童子心想：

“大师认可我了。”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就在那里消失了。

12、提婆达多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在提婆达多离去不久时，世尊住在王舍城耆阇崛山。

那时，当夜已深时，容色绝佳的梵王娑婆主使整个王舍城耆阇崛山发光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梵王娑婆主在世尊面前说这关于提婆达多的偈颂：

“果实杀害芭蕉，果实（杀害）竹子、果实（杀害）芦苇，
恭敬杀害邪恶人，如胎之于骡。”

13、案达迦频陀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摩揭陀国的案达迦频陀。

当时，世尊在漆黑的夜晚坐在露天处，天空下着毛毛雨。

那时，容色绝佳的梵王娑婆主使整个案达迦频陀发光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梵王娑婆主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能依偏僻住处，能为结的解脱而行，

如果在那里不能获得喜乐，应该居住在僧团中自我守护、有念的。

为了托钵从家至家而行走着，根已守护的、慎重的、有念的，

能依偏僻住处，已解脱恐怖，在无恐怖中解脱。

有恐怖蛇之处，闪电围绕，天空雷鸣，

在黑暗的黑夜里，已离身毛竖立的比丘坐在那里。

这确实被我看见，这不是传闻，

在单一（生）梵行中，有一千个死亡的舍弃者。

超过五百个有学，与十的十倍的十倍，

全都是已入流者，非畜生之去者。

而其他人，对我来说是‘福分者’，

我没办法计算，对妄语的害怕（故）。”

14、阿卢那哇低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中略）。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从前，有位国王名叫阿卢那哇，比丘们！阿卢那

哇国王的王都名叫阿卢那哇低，比丘们！尸弃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依止阿卢那哇低居住，比丘们！又，尸弃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双贤是名叫阿毗浮与三巴哇的最上双弟子。比丘们！那时，尸弃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召唤阿毗浮比丘：‘婆罗门！让我们到某个梵天世界，直到用餐时间为止。’‘是的，大德！’比丘们！阿毗浮比丘回答尸弃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比丘们！那时，尸弃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与阿毗浮比丘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那样（快）地在阿卢那哇低王都消失，出现在那个梵天世界。

比丘们！那时，尸弃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召唤阿毗浮比丘：‘婆罗门！请你对梵天、梵天众、梵众天显现法谈。’‘是的，大德！’比丘们！阿毗浮比丘回答尸弃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后，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梵天、梵天众、梵众天，使之欢喜。比丘们！在那里，梵天、梵天众、梵众天讥嫌、不满、责难：‘实在不可思议啊，先生！实在未曾有啊，先生！弟子如何在大师面前教导法！’

比丘们！那时，尸弃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召唤阿毗浮比丘：‘婆罗门！梵天、梵天众、梵众天讥嫌你：“实在不可思议啊，先生！实在未曾有啊，先生！弟子如何在大师面前教导法！”那样的话，婆罗门！请你以更大程度激起梵天、梵天众、梵众天急迫感。’‘是的，大德！’比丘们！阿毗浮比丘回答尸弃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后，以现身的方式教导法，也以隐身的方式教导法，也以现下半身、隐上半身的方式教导法，也以现上半身、隐下半身的方式教导

法。比丘们！在那里，梵天、梵天众、梵众天有不可思议的、未曾有的心生起：‘实在不可思议啊，先生！实在未曾有啊，先生！沙门的大神通力状态、大威力状态！’

那时，阿毗浮比丘对尸弃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这么说：‘大德！我自证在比丘僧团中说过像这样的话：“贤友们！当站在梵天世界中时，我能够以声音令千世界识知。”’‘婆罗门！这正是时后，婆罗门！这正是时后，婆罗门！当站在梵天世界中时，你应该以声音令千世界识知。’‘是的，大德！’比丘们！阿毗浮比丘回答尸弃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后，当站在梵天世界中时，说这些偈颂：

‘请你们发勤、请你们精勤，请你们致力于佛陀的教说，
请你们扫荡死魔军，如象之于芦苇茅屋。
凡在这法、律中，住于不放逸者，
舍断生的轮回，将得到苦的结束。’

比丘们！那时，尸弃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与阿毗浮比丘激起梵天、梵天众、梵众天急迫感后，犹如……（中略）在那个梵天世界消失，出现在阿卢那哇低王都。那时，尸弃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召唤比丘们：‘比丘们！你们听见当阿毗浮比丘站在梵天世界中说的偈颂了吗？’‘大德！我们听见当阿毗浮比丘站在梵天世界中说的偈颂了。’‘比丘们！而你们如何听见当阿毗浮比丘站在梵天世界中说的偈颂呢？’‘大德！我们这样听见当阿毗浮比丘站在梵天世界中说的偈颂：

“请你们发勤、请你们精勤，请你们致力于佛陀的教说，

请你们扫荡死魔军，如象之于芦苇茅屋。

凡在这法、律中，住于不放逸者，

舍断生的轮回，将得到苦的结束。”

大德！我们这样听见当阿毗浮比丘站在梵天世界中说的偈颂。’

“好！好！比丘们！好！比丘们！你们听见当阿毗浮比丘站在梵天世界中说的偈颂。”

这就是世尊所说，那些悦意的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15、般涅盘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拘尸那竭罗的乌玻瓦达那，末罗族人的沙罗树林，沙罗双树中间，在般涅盘之时。

那时，世尊召唤比丘们：

“好了，比丘们！我现在召唤你们：‘诸行是消散法，你们要以不放逸使目标达成。’这是如来最后的话。”

那时，世尊进入初禅，从初禅出来后，进入第二禅，从第二禅出来后，进入第三禅，从第三禅出来后，进入第四禅，从第四禅出来后，进入空无边处，从空无边处出来后，进入识无边处，从识无边处出来后，进入无所有处，从无所有处出来后，进入非想非非想处，从非想非非想处出来后，进入想受灭。

从想受灭出来后，进入非想非非想处，从非想非非想处出来

后，进入无所有处，从无所有处出来后，进入识无边处，从识无边处出来后，进入空无边处，从空无边处出来后，进入第四禅，从第四禅出来后，进入第三禅，从第三禅出来后，进入第二禅，从第二禅出来后，进入初禅，从初禅出来后，进入第二禅，从第二禅出来后，进入第三禅，从第三禅出来后，进入第四禅，从第四禅出来后，世尊直接般涅盘。

当世尊般涅盘时，与般涅盘同时，梵王娑婆主说了这偈颂：

“世间中一切生存类的身体，都将躺下，

因为像这样的大师，世间中无与伦比者，

已得力的如来，正觉者般涅盘了。”

当世尊般涅盘时，与般涅盘同时，天帝释说了这偈颂：

“诸行确实是无常的，是生起与消散法，

生起后被灭，它们的平息是乐。”

当世尊般涅盘时，与般涅盘同时，尊者阿难说了这偈颂：

“那时令人恐惧的，那时令人身毛竖立的，

具一切殊胜行相者，正觉者般涅盘。”

当世尊般涅盘时，与般涅盘同时，尊者阿那律说了这偈颂：

“没有了入息出息，对像这样心已住立者来说，

不扰动，只向于寂静，有眼者般涅盘。

以不动之心，忍受苦痛，

就如灯火的熄灭，那是心的解脱。”

第二品，其摄颂：

“梵天（常童子）、提婆达多，案达迦频陀、阿卢那哇低，

以及般涅盘，这是梵天五个教导。”

梵天相应完成。

七、婆罗门相应

（一）阿罗汉品

1、大那若尼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当时，某位婆罗堕若姓婆罗门的妻子，名叫大那若尼婆罗门女，对佛、法、僧有净信。

那时，大那若尼婆罗门女为婆罗堕若姓婆罗门送食物，跌倒后自说优陀那三次：

“敬礼那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敬礼那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敬礼那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

当这么说时，婆罗堕若姓婆罗门对大那若尼婆罗门女这么说：

“仅这样的事，而这位贱女不论何时或何事都称赞那位秃头

沙门，贱女！现在，我将要论破你的那位老师。”

“婆罗门！我不见在这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天、人的世代中，能论破那位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但，婆罗门！去吧！你去了后必将了知。”

那时，婆罗堕若姓婆罗门就生气、不悦地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婆罗堕若姓婆罗门以偈颂对世尊说：

“切断什么后睡得安乐？切断什么后不忧愁？哪一法的杀害，乔达摩同意？”

“切断愤怒后睡得安乐，切断愤怒后不忧愁，

婆罗门！端蜜而根毒之愤怒的杀害，圣者称赞，因为切断它后不忧愁。”

当这么说时，婆罗堕若姓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乔达摩先生！犹如能扶正颠倒的，能显现被隐藏的，能告知迷途者的路，能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乔达摩先生以种种法门说明，我归依乔达摩世尊、法、比丘僧团，愿我得在乔达摩尊师面前出家，愿我得受具足戒。”

婆罗堕若姓婆罗门得在世尊面前出家，得受具足戒。

受具足戒后不久，当尊者婆罗堕若住于独处、隐退、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不久，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

标，他证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

尊者婆罗堕若成为众阿罗汉之一。

2、恶骂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恶骂者婆罗堕若婆罗门听闻：

“听说婆罗堕若姓之婆罗门在世尊面前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就生气、不悦地去见世尊。抵达后，以无礼的、粗恶的言语责骂、诽谤世尊。

当这么说时，世尊对恶骂者婆罗堕若婆罗门这么说：

“婆罗门！你怎么想：是否（有）你的朋友、同僚、亲族、亲属、客人来（拜访你）吗？”

“乔达摩先生！有时（有）我的朋友、同僚、亲族、亲属、客人来（拜访我）。”

“婆罗门！你怎么想：你是否招待他们可吃的硬食或软食或美味吗？”

“乔达摩先生！有时我招待他们可吃的硬食或软食或美味。”

“婆罗门！但，如果他们不领受，那是谁的呢？”

“乔达摩先生！如果他们不领受，那还是我们的。”

“同样的，婆罗门！你恶骂、激怒、批评不恶骂、不激怒、

不批评的我们，我们不领受，婆罗门！那还是你的；婆罗门！那还是你的。

婆罗门！凡回骂恶骂者；回激激怒者；回批批评者的人，婆罗门！这被称为‘一起吃；交换。’我们既不与你一起吃，也不与你交换，婆罗门！那还是你的；婆罗门！那还是你的。”

“包括国王的众人这么知道乔达摩：‘沙门乔达摩是阿罗汉。’而，乔达摩尊师还生气。”

“愤怒从何处来？对已被调御、正确生活的无愤怒者；

对从正确地了解的解脱者；对像这样的寂静者来说。

对已发怒者发怒回去，那样对他只会更糟，

不对已发怒者发怒回去，他打胜难胜利的战斗。

行两者之利益：自己的与对方的，

知道对方已被激怒后，他正念地平静下来。

当治疗两者时：自己的与对方的，

思量：‘他是愚者’的人们，是法的不熟知者。”

当这么说时，恶骂者婆罗堕若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中略）我归依乔达摩尊师、法、比丘僧团，愿我得在乔达摩尊师面前出家，愿我得受具足戒。”

那时，恶骂者婆罗堕若婆罗门得到在世尊的面前出家、受具足戒。

受具足戒后不久，当尊者恶骂者婆罗堕若住于独处、隐退、

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不久，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他证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

尊者恶骂者婆罗堕若成为众阿罗汉之一。

3、阿修罗王者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阿修罗王者婆罗堕若婆罗门听闻：

“听说婆罗堕若姓之婆罗门在世尊面前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就生气、不悦地去见世尊。抵达后，以无礼的、粗恶的言语责骂、诽谤世尊。

当这么说时，世尊保持沉默。

那时，阿修罗王者婆罗堕若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沙门！你被征服了；沙门！你被征服了。”

“愚者粗恶地说话时，他确实认为以言语胜利，

对了知者来说，忍耐才是胜利。

对已发怒者发怒回去，那样对他只会更糟，

不对已发怒者发怒回去，他打胜难胜利的战斗。

行两者之利益：自己的与对方的，

知道对方已被激怒后，他正念地平静下来。

当治疗两者时：自己的与对方的，

思量：‘他是愚者’的人们，是法的不熟知者。”

当这么说时，阿修罗王者婆罗堕若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中略）他证知：……尊者婆罗堕若成为众阿罗汉之一。”

4、酸粥者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酸粥者婆罗堕若婆罗门听闻：

“听说婆罗堕若姓之婆罗门在世尊面前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就生气、不悦地去见世尊。抵达后，沉默地在一旁站立。

那时，世尊以心思量酸粥者婆罗堕若婆罗门心中的深思后，以偈颂对酸粥者婆罗堕若婆罗门说：

“凡冒犯无过失之人；清净无秽之人者，

那个恶返回愚者，如细的灰尘被逆风抛撒。”

当这么说时，酸粥者婆罗堕若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中略）他证知：……尊者婆罗堕若成为众阿罗汉之一。”

5、无害者经

起源于舍卫城。

那时，无害者婆罗堕若婆罗门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无害者婆罗堕若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我是无害者；乔达摩先生！我是无害者。”

“如果人如其名，你会是无害者，

凡不以身、语、意伤害者；

凡不伤害他人者，他确实是无害者。”

当这么说时，无害者婆罗堕若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中略）他证知：……尊者婆罗堕若成为众阿罗汉之一。”

6、结缚经

起源于舍卫城：

那时，结缚婆罗堕若婆罗门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结缚婆罗堕若婆罗门以偈颂对世尊说：

“内结缚、外结缚，世代纠结在结缚中，

我问你这个，乔达摩！谁能解开这结缚？”

“人在戒上确立后，有慧的，修习着心与慧，

热心、慎重的比丘，他能解开这结缚。

凡已离贪、瞋、无明之染者，

烦恼已尽的阿罗汉，他们的结缚已被解开，

所有名与色之处，被破坏无余，

色的撞击与想，那结缚在这里被切断。”

当这么说时，结缚婆罗堕若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中略）”

尊者婆罗堕若成为众阿罗汉之一。

7、清净者经

起源于舍卫城。

那时，清净者婆罗堕若婆罗门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清净者婆罗堕若婆罗门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世间任何婆罗门都不清净，即使是持戒者与修苦行者，

明与行具足者，他清净，非其他人。”

“呢喃许多无用的咒，非生来即是婆罗门：

内部被污浊污染，仰赖欺骗者。

（不论）刹帝力、婆罗门、毗舍、首陀罗，旃陀罗、清垃圾者，

活力已被发动与自我努力的，常坚固努力者，

获得无上的清净，婆罗门！你要这么理解。”

当这么说时，清净者婆罗堕若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中略）。”

尊者婆罗堕若成为众阿罗汉之一。

8、拜火者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当时，酥油乳粥为拜火者婆罗堕若婆罗门放置，他心想：

“我将供火，我将祭火。”

那时，世尊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王舍城。

当在王舍城为了托钵次第而行时，来到拜火者婆罗堕若婆罗门住处。抵达后，在一旁站立。

拜火者婆罗堕若婆罗门看见世尊为了托钵而站立。看见后，拜火者婆罗堕若婆罗门以偈颂对世尊说：

“三明具足者、有好的出生者、多闻者，

明与行具足者，他能享用这乳粥。”

“呢喃许多无用的咒，非生来即是婆罗门：

内部被污浊污染，以欺骗成为被围绕者。

凡知道前世住处；看见天界与苦界；

且已达生之灭尽者，牟尼已完成证智。

以这三种明，是三明婆罗门，

明行具足者，他能享用这乳粥。”

“乔达摩尊师！请享用！尊师是婆罗门。”

“偈颂已被诵，食物不应该给我，婆罗门！这不是看见者之法，

偈颂已被诵，诸佛所拒绝，婆罗门！在法存在时，这是他们的行为习惯。

请你把食物饮料照顾其他人，因为烦恼已尽，恶作已被平息，

圆满的大圣，是期待福德者的田地。”

当这么说时，拜火者婆罗堕若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中略）。”

尊者拜火婆罗堕若成为众阿罗汉之一。

9、孙陀利迦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憍萨罗国孙陀利迦河边。

当时，孙陀利迦婆罗堕若婆罗门在孙陀利迦河边供火、祭火。

那时，孙陀利迦婆罗堕若婆罗门供火、祭火后，起座观察四方一切：

“谁能吃这残余供物呢？”

孙陀利迦婆罗堕若婆罗门看见世尊包着头坐在某棵树下。

看见后，以左手拿残余供物，以右手拿长口水瓶，去见世尊。

那时，世尊因孙陀利迦婆罗堕若婆罗门的脚步声而敞开头。

那时，孙陀利迦婆罗堕若婆罗门（心想）：

“这位尊者是剃头的；这位尊者是剃头者。”因而想转回。

那时，孙陀利迦婆罗堕若婆罗门这么想：

“这里，某些婆罗门尊师确实也是剃头的，让我去见他后，问（他的）出生。”

那时，孙陀利迦婆罗堕若婆罗门去见世尊。抵达后，对世尊这么说：

“尊师是什么生的？”

“不要问出生；但要问行为，火确实被从柴木出生，

卑贱出身的坚决果断牟尼，因惭愧谨慎成为高贵的。

被带来的供品你们应呼唤那，被真理调御，被调御而具备者；

已达圣道者；已完成梵行者，他时常对应该被供养者献供。”

“当我看到像那样的明智者，我确实是善供奉、善供养的，

因为没看见像你们那样的，其他人享用残余供物。

请乔达摩尊师享用，尊师是婆罗门。”

“偈颂已被诵，食物不应该给我，婆罗门！这不是看见者之法，

偈颂已被诵，诸佛所拒绝，婆罗门！在法存在时，这是他们的行为习惯。

请你把食物饮料照顾其他人，因为烦恼已尽，恶作已被平息，

圆满的大圣，是期待福德者的田地。”

“那么，乔达摩先生！我应将这残余供物施与谁？”

“婆罗门！在这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天、人的世代中，婆罗门！除了如来或如来的弟子以外，我不见任何能食用、完全消化那残余供物者，那样的话，婆罗门！请你丢弃那残余供物到少草处，或沈入无虫的水中。”

那时，孙陀利迦婆罗堕若婆罗门使那残余供物沈入无虫的水中。

那时，那残余供物被丢入水中嗤嗤作响蒸发出烟，犹如在中午被晒得很热的锄头被丢入水中嗤嗤作响蒸发出烟。同样的，那残余供物被丢入水中嗤嗤作响蒸发出烟。

那时，孙陀利迦婆罗堕若婆罗门惊慌、身毛竖立地去见世尊。抵达后，在一旁站立。

世尊以偈颂对在一旁站立的孙陀利迦婆罗堕若婆罗门说：

“婆罗门！当烧柴时，不要想这外部确实是清净的，

因为善者说，想从外部遍清净者是非清净的。

婆罗门！舍断柴的燃烧后，我点燃自身内的火，

经常注意火、经常得定的状态，婆罗门！我是行梵行的阿罗汉。

婆罗门！慢确实是你的担子，愤怒是烟，妄语是灰，

舌头是祭祀用的杓子，心是祭祀用的火炉，善调御的自我是男子的火。

婆罗门！法是具有戒为渡场的湖，不浊的，善人对善人赞美，

在那里，明智者沐浴，肢体不湿而渡彼岸。

真理、法、自制、梵行，

婆罗门！依止于中间之最高境界的到达，

请你对正直者作礼敬，我说那人是‘法随者’。”

当这么说时，孙陀利迦婆罗堕若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中略）”

尊者婆罗堕若成为众阿罗汉之一。

10、许多女儿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憍萨罗国某处丛林中。

当时，某位婆罗堕若姓婆罗门的十四头公牛遗失了。

那时，当婆罗堕若姓婆罗门寻找那些公牛时，来到那处丛林。抵达后，看见世尊在那处丛林中，盘腿坐着，挺直身体，建立起

面前的正念。

看见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在世尊面前以这些偈颂说：

“这位沙门确实没有十四头公牛，

在今日前已六天不见，因为那样，这位沙门是快乐的。

这位沙门确实没有坏掉不好的芝麻田，

有的剩一叶，有的剩二叶，因为那样，这位沙门是快乐的。

这位沙门确实没有老鼠在空谷仓中，

热烈地跳舞，因为那样，这位沙门是快乐的。

这位沙门确实没有毯子已七个月，

被跳蚤覆盖，因为那样，这位沙门是快乐的。

这位沙门确实没有七个寡妇女儿，

有的有一子，有的有二子，因为那样，这位沙门是快乐的。

这位沙门确实没有黄脸婆，

在睡觉时以脚踢醒他，因为那样，这位沙门是快乐的。

这位沙门确实没有在黎明时有债权人，

呵叱：‘还债！还债!’，因为那样，这位沙门是快乐的。”

“婆罗门！我确实没有十四头公牛，

在今日前已六天不见，婆罗门！因为那样，我是快乐的。

婆罗门！我确实没有坏掉不好的芝麻田，

有的剩一叶，有的剩二叶，婆罗门！因为那样，我是快乐

的。

婆罗门！我确实没有老鼠在空谷仓中，

热烈地跳舞，婆罗门！因为那样，我是快乐的。

婆罗门！我确实没有毯子已七个月，

被跳蚤覆盖，婆罗门！因为那样，我是快乐的。

婆罗门！我确实没有七个寡妇女儿，

有的有一子，有的有二子，婆罗门！因为那样，我是快乐的。

婆罗门！我确实没有黄脸婆，

在睡觉时以脚踢醒他，婆罗门！因为那样，我是快乐的。

婆罗门！我确实没有在黎明时有债权人，

呵叱：‘还债！还债！’，婆罗门！因为那样，我是快乐的。”

当这么说时，婆罗堕若姓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乔达摩先生！犹如能扶正颠倒的，能显现被隐藏的，能告知迷途者的路，能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乔达摩先生以种种法门说明，我归依乔达摩尊师、法、比丘僧团，愿我得在乔达摩尊师面前出家，愿我得受具足戒。”

婆罗堕若姓婆罗门得在世尊面前出家，得受具足戒。

受具足戒后不久，当尊者婆罗堕若住于独处、隐退、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不久，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

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他证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

尊者婆罗堕若成为众阿罗汉之一。

阿罗汉品第一，其摄颂：

“大那若尼与恶骂，阿修罗王者、酸粥者，

无害者与结缚，清净者与拜火者，

孙陀利迦与许多女儿，它们为十则。”

（二）优婆塞品

11、耕田婆罗堕若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摩揭陀国南山一芦苇（地方）的婆罗门村落。

当时，耕田婆罗堕若婆罗门在播种时，有五百具犁，与同量的轭。

那时，世尊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去耕田婆罗堕若婆罗门作业处。

当时，耕田婆罗堕若婆罗门的食物分配正进行。

那时，世尊到食物分配处。抵达后，在一旁站立。

耕田婆罗堕若婆罗门看到世尊为食物站着，看到后对世尊对这么说：

“沙门！我耕田、播种，耕田、播种后食用，沙门！也请你耕田、播种，耕田、播种后食用。”

“婆罗门！我也耕田、播种，耕田、播种后食用。”

“我们确实没看到乔达摩尊师的轭，或犁，或锄，或刺棒，或牛，然而乔达摩尊师却这么说：‘婆罗门！我也耕田、播种，耕田、播种后食用。’”

那时，耕田婆罗堕若婆罗门以偈颂对世尊说：

“你自称农夫，我不见你耕田；

农夫请你告诉我，我们如何知道你的耕田。”

“信为种子，锻炼为雨，慧为我的轭与犁，

惭为杆，意为系绳，念为我的锄与刺棒。

守护身，守护语，控制在胃里的食物，

我行真理为割草，温雅是我的解脱。

活力是我荷重的最强耐力，恶作已被平息载到离轭安稳，

行至不退转，行至该处后不再悲伤。

这耕田已这样被耕作，它有不死之果，

这耕田耕作了之后，解脱一切苦。”

“请乔达摩尊师食用！尊师是耕作者，因为，乔达摩尊师耕作这不死之果的耕田。”

“偈颂已被诵，食物不应该给我，婆罗门！这不是看见者之

法，

偈颂已被诵，诸佛所拒绝，婆罗门！在法存在时，这是他们的行为习惯。

请你把食物饮料照顾其他人，因为烦恼已尽，恶作已被平息，

圆满的大圣，是期待福德者的田地。”

当这么说时，耕田婆罗堕若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中略）请乔达摩先生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12、优陀亚经

起源于舍卫城。

那时，世尊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前往优陀亚婆罗门的住处。

那时，优陀亚婆罗门以米饭使世尊的钵充满。

第二次，世尊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前往优陀亚婆罗门的住处。……（中略）第三次，优陀亚婆罗门以米饭使世尊的钵充满后，对世尊这么说：

“这讨厌的沙门乔达摩一再地来。”

“他们一再地播种，天空一再地下雨，

农夫们一再地耕田，谷物一再地到达国土。

乞求者们一再地乞求，施主们一再地施与，

施主们一再地施与后，一再地到达天界处。

他们一再地挤有乳可挤的牛，子牛一再地到达其母处，

他一再地疲倦与颤抖，愚钝者一再地到达母胎，

他一再地被生与死亡，他们一再地运送到墓园，

得到不再生之路后，成为广慧者，他不一再地被生。”

当这么说时，优陀亚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中略）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13、提婆西多经

起源于舍卫城。

当时，世尊有风病，而尊者优波哇那为世尊的侍者。

那时，世尊召唤尊者优波哇那：

“来！优波哇那！请你为我找些热水！”

“是的，大德！”尊者优波哇那回答世尊后，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前往提婆西多婆罗门的住处。抵达后，默默地在一旁站立。

提婆西多婆罗门看见尊者优波哇那默默地在一旁站立。

看见后，以偈颂对尊者优波哇那说：

“尊师默默地站立，剃光头的穿僧伽梨者，

欲求着什么？寻求什么？来乞求什么呢？”

“世间中的阿罗汉、善逝，牟尼有风病，

如果有热水，婆罗门！请施与牟尼。”

“他被应该被供养者供养，他被应该被恭敬者恭敬，

他被应该被尊敬者尊敬，我愿意为他送过去。”

那时，提婆西多婆罗门让一名男子拿一担热水与一袋糖蜜给尊者优波哇那。

那时，尊者优波哇那去见世尊。抵达后，以热水为世尊沐浴后，以热水混糖蜜，然后给世尊。

那时，世尊的病平息了。

那时，提婆西多婆罗门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提婆西多婆罗门以偈颂对世尊说：

“布施应该被施于何处呢？所施于何处有大果呢？

怎样供养，怎样的供养成功了？”

“凡知道前世住处；看见天界与苦界；

且已达生之灭尽者，牟尼已完成证智。

所施物应该在这里施与，所施在这里有大果，

这样供养，这样的供养成功了。”

当这么说时，提婆西多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中略）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14、大财富者经

起源于舍卫城。

那时，有一位大财富的婆罗门，粗弊的样子，穿着粗弊的外衣来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大财富的婆罗门这么说：

“婆罗门！你为何（这般）粗弊的样子，穿着粗弊的外衣？”

“乔达摩先生！这里，我的四个儿子依他们妻子的共谋，赶我离家。”

“那样的话，婆罗门！你记住这些偈颂后，在众人于集会所集会，与儿子们共坐时说出：

‘在他们出生时欢喜，更欲求他们有成，

依他们妻子的共谋对我，如狗驱赶猪。

确实是卑贱不善的，叫我“爹啊爹啊”的他们，

他们是以子之形相的罗刹，舍断走到年老者。

如已衰老无用的马，被除去食物，

青年人的年长父亲，在别人家乞食。

我的手杖确实比那些不忠实的儿子好，

驱赶凶恶的牛，以及凶恶的狗。

在黑暗中它在前面，在深处中得到立足处，

以手杖的威神力，颠落后再起来。’”

那时，那位大财富的婆罗门在世尊的面前记住这些偈颂后，在众人于集会所集会，与儿子们共坐时说出：

“在他们出生时欢喜，更欲求他们有成，

依他们妻子的共谋对我，如狗驱赶猪。

确实是卑贱不善的，叫我‘爹啊爹啊’的他们，

他们是以子之形相的罗刹，舍断走到年老者。

如已衰老无用的马，被除去食物，

青年人的年长父亲，在别人家乞食。

我的手杖确实比那些不忠实的儿子好，

驱赶凶恶的牛，以及凶恶的狗。

在黑暗中它在前面，在深处中得到立足处，

以手杖的威神力，颠落后再起来。”

那时，儿子们引导那位大财富的婆罗门回家后，给他沐浴，而后各自以一套衣服给他穿上。

那时，那位大财富的婆罗门拿了一套衣服，然后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大财富的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我们婆罗门遍求称为老师的敬师费，请乔达摩尊师领受我的敬师费。”

世尊出自怜愍，领受了。

那时，那位大财富的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中略）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15、傲慢经

起源于舍卫城。

当时，有一位名叫傲慢的婆罗门住在舍卫城，他不问讯母亲，不问讯父亲，不问讯老师，不问讯兄长。

当时，世尊被大众围绕着说法。

那时，傲慢婆罗门这么想：

“这位沙门乔达摩被大众围绕着说法，让我去见他吧！如果沙门乔达摩对我说话，我也将对他说话，如果沙门乔达摩不对我说话，我也将不对他说话。”

那时，傲慢婆罗门去见世尊。抵达后，默默地在一旁站立。

那时，世尊没对他说话。

那时，傲慢婆罗门（心想）：

“这位沙门乔达摩什么也不知道。”因此，他想要再回去。

那时，世尊以心思量傲慢婆罗门心中的深思后，以偈颂对傲慢婆罗门说：

“婆罗门！在这里，憍慢对希求者不好，婆罗门！

你以利益而来，应该使它增大。”

那时，傲慢婆罗门（心想）：

“沙门乔达摩知道我的心。”

就在那里，他以头落在世尊的脚上，并以嘴吻世尊的脚，再以手擦拭，而报上名字：

“乔达摩先生！我是傲慢，乔达摩先生！我是傲慢。”

那时，那群众人有未曾有之心生起：

“实在不可思议啊，先生！实在未曾有啊，先生！这位傲慢婆罗门不问讯母亲，不问讯父亲，不问讯老师，不问讯兄长，然而，他却对沙门乔达摩作最高的身体伏在地上之礼。”

那时，世尊对傲慢婆罗门这么说：

“够了，婆罗门！起来吧！在自己的座位坐下，因为你的心在我这里已有净信。”

那时，傲慢婆罗门在自己的座位坐下后，以偈颂对世尊说：

“应该对谁不憍慢？应该对谁尊敬？

应该对谁有崇敬？应对谁善礼敬好？”

“对母亲与父亲，然后向兄长，

第四对老师，应该对他们不憍慢，

应该对他们尊敬，应该对他们有崇敬，

对他们善礼敬，好！

清凉的阿罗汉，应该作的都已作、无烦恼，

是已破憍慢的不傲慢、无上者，应该对他们礼拜。”

当这么说时，傲慢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中略）请乔达摩尊师记得

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16、反对者经

起源于舍卫城。

当时，名叫爱反对者的婆罗门住在舍卫城。

那时，爱反对者婆罗门这么想：

“让我去见沙门乔达摩，每当沙门乔达摩一说，我就反对他。”

当时，世尊在露天处经行。

那时，爱反对者婆罗门去见世尊。抵达后，对经行中的世尊这么说：“沙门！说法!”

“善所说是不容易被爱反对者、

被心已被污染者、被多激情者明白的。

凡能调伏激情与心的不信者，

舍离瞋害后，他确实能理解善所说。”

当这么说时，爱反对者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中略）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17、监工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憍萨罗国某处丛林中。

当时，监工婆罗堕若婆罗门在那处丛林中叫人作工作。

监工婆罗堕若婆罗门看见世尊坐在某棵沙罗树下，盘腿后，挺直身体，建立起面前的正念，看见后，这么想：

“我乐于在这处丛林中作工作，这位沙门乔达摩乐于作什么？”

那时，监工婆罗堕若婆罗门去见世尊。抵达后，以偈颂对世尊说：

“比丘！在沙罗林中，你作什么工作呢？

乔达摩！你一个人在林野中发现喜乐吗？”

“林中没有我应该作的，根已被切断，我的林木已干枯，

那样的我，在林中无欲、离烦恼，放弃不乐后能独乐。”

当这么说时，监工婆罗堕若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中略）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18、打柴者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憍萨罗国某处丛林中。

当时，某位婆罗堕若姓婆罗门的众多打柴学生婆罗门徒弟前

往丛林。抵达后，看见世尊坐在那处丛林中，盘腿后，挺直身体，建立起面前的正念。

看见后，去见婆罗堕若姓婆罗门。抵达后，对婆罗堕若姓婆罗门这么说：

“真的，尊师！你应该知道，有沙门坐在那样的丛林中，盘腿后，挺直身体，建立起面前的正念。”

那时，婆罗堕若姓婆罗门与那些青年一起前往那处丛林，看见世尊坐在那处丛林中，盘腿后，挺直身体，建立起面前的正念。

看见后，去见世尊。抵达后，以偈颂对世尊说：

“进入无人的空林野后，在丛林的深处有许多恐怖的，

以不动的、住立的、可爱的，比丘！你禅修得实在俊。

在没有歌曲，也没有音乐之处，牟尼独自在林野中依止丛林，

这使我感到不可思议，能以喜意独自住在那丛林中。

我想你希望着无上的三重天，世界共住主，

为何尊师依止无人的林野？你为了到达梵天而在这里行苦行。”

“任何期待与欢喜，经常个别地依止在种种界上，

希求发生于无智之根，一切已被我从根除去。

那样的我是无期待的、无依止的、无执着的，在一切法上的见已清净的，

到达吉祥的无上正觉，婆罗门！我有自信地独处修禅。”

当这么说时，婆罗堕若姓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中略）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19、奉养母亲者经

起源于舍卫城。

那时，奉养母亲的婆罗门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奉养母亲的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我依法遍求施食，依法遍求施食后，我奉养父母，乔达摩先生！这么做，我是否作了应该作的呢？”

“婆罗门！这么做，你确实是作了应该作的，婆罗门！凡依法遍求施食，依法遍求施食后，奉养父母者，招致许多福德。”

“凡依法奉养父母，不免一死的人，

由于那对父母的服侍，

贤智者就在这里赞赏他，死后欣喜于天界。”

当这么说时，奉养母亲的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中略）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20、乞食者经

起源于舍卫城。

那时，乞食者婆罗门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乞食者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我是乞食者，先生也是乞食者，这里，有什么差别呢？」

「不因只向他人乞食，而成为乞食者，

只要受持在家法后，就不成比丘。

这里，凡梵行者拒斥了福与恶后，

考量后行于世间，他确实被称为『比丘』。」

当这么说时，乞食者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中略）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21、僧伽罗婆经

起源于舍卫城。

当时，有位名叫僧伽罗婆的婆罗门住在舍卫城，他是水清净者、信仰以水遍净，住于致力于黄昏、黎明水浴的实践。

那时，尊者阿难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

钵进入舍卫城。在舍卫城为了托钵而行后，食毕，从施食处返回，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阿难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里，有位名叫僧伽罗婆的婆罗门住在舍卫城，他是水清净者、信仰以水遍净，住于致力于黄昏、黎明水浴的实践。大德！愿世尊出自怜愍去僧伽罗婆婆罗门的住处，那就好了！”

世尊以沉默同意了。

那时，世尊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去僧伽罗婆婆罗门的住处。抵达后，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

那时，僧伽罗婆婆罗门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僧伽罗婆婆罗门这么说：

“是真的吗？婆罗门！你是水清净者、信仰以水遍净，住于致力于黄昏、黎明水浴的实践。”

“是的，乔达摩先生！”

“婆罗门！但，当看见什么利益时，你是水清净者、信仰以水遍净，住于致力于黄昏、黎明水浴的实践呢？”

“乔达摩先生！这里，凡白天所作的恶业，我黄昏（时）以沐浴除去；凡夜间所作的恶业，我黎明（时）以沐浴除去，当看见这个利益时，我是水清净者、信仰以水遍净，住于致力于黄昏、黎明水浴的实践。”

“婆罗门！法是具有戒为渡场的湖，不浊的，善人对善人赞

美，

在那里，明智者沐浴，肢体不湿而渡彼岸。”

当这么说时，僧伽罗婆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中略）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22、麻衣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释迦族人中，名叫麻衣的释迦族城镇。

那时，世尊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麻衣城。

当时，麻衣的婆罗门屋主们以某些必须作的事在集会所集合，天空下着毛毛雨。

那时，世尊前往那集会所。

当麻衣的婆罗门屋主们看见世尊远远地走来时，看见后这么说：

“谁是秃头假沙门？谁将知道集会所之法？”

那时，世尊以偈颂对麻衣的婆罗门屋主们说：

“没有善人之处，那非集会所，那些不说法者非善人，

舍断贪瞋痴后说着法的，他们是善人。”

当这么说时，麻衣的婆罗门屋主们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乔达摩先生！犹如能扶正颠倒的，能显现被隐藏的，能告知迷途者的路，能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乔达摩先生以种种法门说明，我们归依乔达摩尊师、法、比丘僧团，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们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优婆塞品第二，其摄颂：

“耕田、优陀亚、提婆西多，某位大财富者，

傲慢、反对者，监工、打柴者，

奉养母亲者、乞食者，僧伽罗婆与麻衣第十二。”

婆罗门相应完成。

八、婆耆沙相应

1、已出离者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尊者婆耆舍与尊者尼拘律迦波和尚，共住在阿罗婆的阿格罗婆塔庙。

当时，尊者婆耆舍是新学，出家不久，守护住处的留守者。

那时，众多女人打扮得很美后，为了观看住处，去阿格罗婆的园林。

那时，看见那些女人后，尊者婆耆舍的不满生起，贪使心堕落。

那时，尊者婆耆舍这么想：

“这确实是我的损失，确实不是我的获得；确实是我的恶获得，确实不是我的好获得：我的不满生起，贪使心堕落，在这里，这如何可得：其他人除去我的不满后，能生起欢喜呢？让我就自己除去自己的不满后，能生起欢喜。”

那时，尊者婆耆舍就自己除去自己的不满，能生起欢喜后，说这些偈颂：

“我确实是已出离者，从在家成为非家者，

这些从黑魔（来）的大胆之寻围绕（我）。

如果勇猛的青年、伟大弓箭手，熟练者、有坚固的大弓者，

一千个（这样的人）不逃离，完全地包围（我）。

如果女人们来，即使比这更多，

将不使我发抖，因为我已住立于法。

因为我是听闻这个证人，从佛陀、太阳族人，

往涅盘之道，在那里，我心喜好。

如果当这样住时，波旬！你靠近我，

我将像这样做，死神，你不熟练我的道。”

2、不乐经

有一次，……（中略）。

尊者婆耆舍与尊者尼拘律迦波和尚，共住在阿罗婆的阿格罗婆塔庙。

当时，尊者尼拘律迦波食毕，从施食处返回，进入住处，或在傍晚时出来，或在隔天时。

当时，尊者婆耆舍的不满生起，贪使心堕落。

那时，尊者婆耆舍这么想：

“这确实是我的损失，确实不是我的获得；确实是我的恶获得，确实不是我的好获得：我的不满生起，贪使心堕落。在这里，这如何可得：其他人除去我的不满后，能生起欢喜呢？让我就自己除去自己的不满后，能生起欢喜。”

那时，尊者婆耆舍就自己除去自己的不满，能生起欢喜后，说这些偈颂：

“完全舍断不乐与乐，与挂虑家之寻后，

无论何处都不应该作欲林，无欲林者、不乐者，他确实是比丘。

这里，凡任何存在于大地与虚空者，都进入色的状态与跳入世界，

无常的一切都衰损，了解者们这么了解后而行。

人们被系结在依着上，所见、所闻，有对与所觉，

在这里，排除欲而不扰动，凡在这里不沾染者，他们说他是牟尼。

而依止六十者有寻，人们中多数已住立于非法，

无论何处他都不会入那一群，也无邪恶之得，他是比丘。

有能力的、长久得定的，不诈欺的、慎重的、无热望的，

缘于牟尼到达寂静之境，等待般涅盘之时。”

3、美善者经

有一次，尊者婆耆舍与尊者尼拘律迦波和尚，共住在阿罗婆的阿格罗婆塔庙。

当时，尊者婆耆舍以自己的随机应变才能轻蔑某位美善比丘。

那时，尊者婆耆舍这么想：

“这确实是我的损失，确实不是我的获得；确实是我的恶获得，确实不是我的好获得：我以自己的随机应变才能轻蔑某位美善比丘。”

那时，尊者婆耆舍自己生起对自己的懊悔后，说这些偈颂：

“请你舍断慢，乔达摩！请你舍断所有慢之路，

在慢之路中如入梦，长久地，你已懊悔。

人们被诋毁所涂污，被慢杀害，跌落地狱，

长久地，人们忧愁，被慢杀害，被往生地狱。

比丘确实不再忧愁，道的胜利者依正确而行，

他经验名声与安乐，他们说：‘他是自我努力的见法者’。

因此，这里，柔软、勤奋，舍断诸盖后，清净的，

舍断所有慢后，为以明得到结束的寂静者。”

4、阿难经

有一次，尊者阿难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阿难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以尊者婆耆舍为随从沙门，为了托钵进入舍卫城。

当时，尊者婆耆舍的不满生起，贪使心堕落。

那时，尊者婆耆舍以偈颂对尊者阿难说：

“我被欲贪燃烧，我的心被遍烧，

请出于怜愍告诉我熄灭的事那就好了，乔达摩！”

“经由颠倒想，你的心被遍烧，

你要避开清净的、伴随贪的相。

你要看行为相异的、是苦的，不要当作我，

你要熄灭大贪，不要一再地被燃烧。

你要以不净修习心，一境、善入定，

你要有已达身的正念，热心于厌。

你要修习无相，舍弃慢烦恼潜在趋势，

其后，以现观慢，你将寂静地行。”

5、善语经

起源于舍卫城。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比丘们！具备四支的言语是善语；非恶语，是无过失的与智者们所不应非难的，哪四个呢？比丘们！这里，比丘只说善语；非恶语、只说法；非非法、只说可爱的；非不可爱的、只说真实；非虚伪。比丘们！具备这四支的言语是善语；非恶语，是无过失的与智者们所不应非难的。”

这就是世尊所说，说了这个后，善逝、大师又更进一步这么说：

“善者说，善语是最先的，

说法；非非法是第二，

说可爱的；非不可爱的是第三，

说真实；非虚伪是第四。”

那时，尊者婆耆舍起座，整理上衣到一边肩膀，向世尊合掌鞠躬后，对世尊这么说：

“世尊！有想法出现在我的心中；善逝！有想法出现在我的心中。”

“婆耆舍！请你说出来。”世尊说。

那时，尊者婆耆舍以适当的偈颂当面称赞世尊：

“只应该说这样的言语：不会使自己苦恼；

也不会恼害他人，那确实是被善说的言语。

只应该说可爱的言语，受欢迎的言语，

说那些不取恶的，对他人是可爱的。

确实，真实是不死的言语，这是过去以来的法，

善者说，利益与法被住立在真实上。

凡佛陀所说安稳之言语，为了涅盘之到达；

为了得到苦的结束者，那确实是最上的言语。”

6、舍利弗经

有一次，尊者舍利弗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当时，尊者舍利弗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比丘们，使之欢喜，话语优雅、明了、流畅、令知义理，而那些比丘作为核心作意、全心注意后倾耳听法。

那时，尊者婆耆舍这么想：

“这位尊者舍利弗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比丘们，使之欢喜，话语优雅、明了、流畅、令知义理，而那些比丘作为核心作意、全心注意后倾耳听法，让我当面以适当的偈颂称赞尊者舍利弗。”

那时，尊者婆耆舍起座，整理上衣到一边肩膀，向尊者舍利

弗合掌鞠躬后，对尊者舍利弗这么说：

“舍利弗贤友！有想法出现在我的心中；舍利弗贤友！有想法出现在我的心中。”

“婆耆舍贤友！请你说出来。”

那时，尊者婆耆舍当面以适当的偈颂称赞尊者舍利弗：

“深慧者、有智慧者，道非道的熟知者，

大慧的舍利弗，为比丘们教导法。

简要地教导，也详细地说，

声音讲说对答如九官鸟。

当他教导他们时，他们听闻如蜜之语，

经由激情、和雅、可爱的声音，

心踊跃、喜悦，比丘们倾耳。”

7、自恣经

有一次，世尊与五百位比丘全都是阿罗汉的大比丘僧团，住在舍卫城东园鹿母讲堂。

当时，在那十五布萨自恣日，世尊被比丘僧团围绕着，在露天处坐。

那时，世尊观察变得沉默的比丘僧团后，召唤比丘们：

“好了，比丘们！现在让我邀请你们：是否有任何我的有关身体或有关言语你们应该责备的呢？”

当这么说时，尊者舍利弗起座，整理上衣到一边肩膀，向世尊合掌鞠躬后，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没有任何世尊的有关身体或有关言语我们应该责备的，因为，世尊是未生起道的创始者，未出生道的生产者，未宣说道的宣说者；是道的了知者，道的知者，道的熟知者，又，大德！（其）弟子现在住于道的随行，以后为具备者。

大德！让我邀请世尊：是否有任何我的有关身体或有关言语世尊应该责备的呢？”

“舍利弗！没有任何你的有关身体或有关言语我应该责备的，舍利弗！你是贤智者；舍利弗！你是大慧者；舍利弗！你是广慧者；舍利弗！你是捷慧者；舍利弗！你是速慧者；舍利弗！你是利慧者；舍利弗！你是洞察慧者，舍利弗！犹如转轮王的长子，使被父亲转动的轮子完全地接着转动。同样的，舍利弗！你使被我转起的无上法轮完全地接着转动。”

“大德！如果没有任何我的有关身体或有关言语世尊应该责备的，那样的话，大德！是否有任何这五百位比丘的有关身体或有关言语世尊应该责备的呢？”

“舍利弗！没有任何这五百位比丘的有关身体或有关言语我应该责备的，舍利弗！因为，这五百位比丘的六十位比丘是三明者，六十位比丘是六神通者，六十位比丘是俱分解脱者，而其他是慧解脱者。”

那时，尊者婆耆舍起座，整理上衣到一边肩膀，向世尊合掌

鞠躬后，对世尊这么说：

“世尊！有想法出现在我的心中；善逝！有想法出现在我的心中。”

“婆耆舍！请你说出来。”世尊说。

那时，尊者婆耆舍以适当的偈颂当面称赞世尊：

“在十五的今日为了清净，五百位比丘已集合，

切断了结缚，无恼乱，再生已尽的仙人。

如转轮王，被大臣围绕，

绕着这全部的大地走，海洋为边界。

这样，战场的胜利者，无上的商队领导者，

弟子们侍奉，三明的死亡舍断者。

全都是世尊之子，在这里没有闲聊被发现，

渴爱之刺箭的破坏者，我礼拜太阳族人。”

8、超过一千经

有一次，世尊与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当时，世尊以有关于涅盘的法说开示、劝导、鼓励那些比丘，使之欢喜，而那些比丘作为核心作意、全心注意后倾耳听法。

那时，尊者婆耆舍这么想：

“这位世尊以有关于涅盘的法说开示、劝导、鼓励那些比

丘，使之欢喜，而那些比丘作为核心作意、全心注意后倾耳听法，让我以适当的偈颂当面称赞世尊。”

那时，尊者婆耆舍起座，整理上衣到一边肩膀，向世尊合掌鞠躬后，对世尊这么说：

“世尊！有想法出现在我的心中；善逝！有想法出现在我的心中。”

“婆耆舍！请你说出来。”世尊说。

那时，尊者婆耆舍以适当的偈颂当面称赞世尊：

“超过一千位比丘，侍奉善逝，

他教导远尘之法，无畏的涅盘。

他们听闻离垢之法，遍正觉者所教导，

正觉者确实发光，被比丘僧团尊敬。

世尊！你的名字是龙，众仙中最上的，

有如大雨云，下雨到弟子中。

从中午的休息出来后，渴望见到大师，

大英雄！弟子婆耆舍礼拜在你的脚上。”

“婆耆舍！如何，这些偈颂是先前已审虑，或者，立即在心中出现呢？”

“大德！这些偈颂不是我先前已审虑的，而是立即在我心中出现。”

“那样的话，婆耆舍！请你显现更多非先前已审虑的偈颂。”

“是的，大德！”尊者婆耆舍回答世尊后，以更多非先前已审

虑的偈颂称赞世尊：

“征服魔的邪道之路，诸荒芜被破坏后而行，

请看他！束缚的令脱者，独立的、等分地分配。

为了度脱暴流的利益，你讲述种种道，

其中，不死被你讲述，见法者不可动摇地住立。

光明之作者洞察后，看见一切住立者的超越，

知道与作证后，他教导最初的五位。

当法被这么善教导后，了知法者谁有放逸？

因此，他在世尊的教说下，

总是不放逸地礼敬随学。”

9、憍陈如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那时，尊者阿若憍陈如隔了很久后去见世尊。抵达后，他以头落在世尊的脚上，并以嘴吻世尊的脚，再以手擦拭，而报上名字：

“世尊！我是憍陈如，善逝！我是憍陈如。”

那时，尊者婆耆舍这么想：

“这位尊者阿若憍陈如隔了很久后来见世尊。抵达后，他以头落在世尊的脚上，并以嘴吻世尊的脚，再以手擦拭，而报上名字：‘世尊！我是憍陈如，善逝！我是憍陈如。’让我在世尊面前以适当的偈颂称赞尊者阿若憍陈如。”

那时，尊者婆耆舍起座，整理上衣到一边肩膀，向世尊合掌鞠躬后，对世尊这么说：

“世尊！有想法出现在我的心中；善逝！有想法出现在我的心中。”

“婆耆舍！请你说出来。”世尊说。

那时，尊者婆耆舍在世尊面前以适当的偈颂称赞尊者阿若憍陈如：

“那位佛陀的随觉者，极精勤的上座憍陈如，
得到乐的住处，经常独处。
凡应该被弟子得到的，大师教说实践的，
一切他都达到，不放逸的学习者。
三明大威力者，知他心之熟练者，
憍陈如，佛陀的继承人，礼拜大师的脚。”

10、目揵连经

有一次，世尊与五百位比丘全都是阿罗汉的大比丘僧团，住在王舍城仙吞山坡的黑岩处。

刚好，尊者目大揵连以心探查他们的心，（知道他们）是已解脱、无依著者。

那时，尊者婆耆舍这么想：

“这位世尊与五百位比丘全都是阿罗汉的大比丘僧团，住在

王舍城仙吞山坡的黑岩处，刚好，尊者目大揵连以心探查他们的心，（知道他们）是已解脱、无依著者，让我在世尊面前以适当的偈颂称赞尊者大目揵连。”

那时，尊者婆耆舍起座，整理上衣到一边肩膀，向世尊合掌鞠躬后，对世尊这么说：

“世尊！有想法出现在我的心中；善逝！有想法出现在我的心中。”

“婆耆舍！请你说出来。”世尊说。

那时，尊者婆耆舍在世尊面前以适当的偈颂称赞尊者大目揵连：

“当牟尼坐在山坡时，已到达苦的彼岸，
弟子们侍奉，三明的死亡舍断者。
以心绕着他们走，大神通力的目揵连，
探查他们的心，（知道他们）是已解脱、无依著者。
这样，具足种种行相，他们侍奉乔达摩，
牟尼具足所有部分，已到达苦的彼岸。”

11、伽伽罗经

有一次，世尊与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七百位优婆塞、七百位优婆夷、数千位天神，共住在瞻波城伽伽罗莲花池边，世尊以容色与有名声使他们失色。

那时，尊者婆耆舍这么想：

“这位世尊与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七百位优婆塞、七百位优婆夷、数千位天神，共住在瞻波城伽伽罗莲花池边，世尊以容色与有名声使他们失色，让我以适当的偈颂当面称赞世尊。”

那时，尊者婆耆舍起座，整理上衣到一边肩膀，向世尊合掌鞠躬后，对世尊这么说：

“世尊！有想法出现在我的心中；善逝！有想法出现在我的心中。”

“婆耆舍！请你说出来。”世尊说。

那时，尊者婆耆舍以适当的偈颂当面称赞世尊：

“如月在无云的天空，如无垢的太阳照耀，

同样的，你，放光者、大牟尼，以有名声使全世间失色。”

12、婆耆舍经

有一次，尊者婆耆舍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当时，尊者婆耆舍达到阿罗汉果不久，感受着解脱乐，在那时，说这些偈颂：

“从前陶醉在诗中游荡，从村到村，从城到城，

然后，看到正觉者，我的信生起。

他为我教导法：蕴、处、界，

我听闻他的法后，出家成为非家者。

确实为了许多（众生的）利益，牟尼证得觉，

为了比丘、比丘尼们，凡已到达与看见了决定者。

我确实欢迎它，我的来到佛陀面前，

已得到三明，佛陀的教说都已作。

我知道过去的住所，天眼已被净化，

三明者已得神通，为知他心之熟练者。”

婆耆舍相应完成，其摄颂：

“已出离者与不乐，轻蔑美善者，

阿难与善语，舍利弗、自恣，

超过一千、憍陈如，目揵连与伽伽罗，

婆耆舍第十二。”

九、林相应

1、远离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某位比丘住在憍萨罗国某处丛林中。

当时，那位比丘进入中午的休息，而依止在家的恶不善之寻中寻思。

那时，住在那处丛林中的那位天神怜愍、欲求那位比丘的利益；欲求激起那位比丘的急迫感，而去见那位比丘。抵达后，以偈颂对那位比丘说：

“你欲求远离而进入树林，而你的心却出去外面，

人啊！请调伏对人们之欲，此后你将是乐的，已离贪的。

你要舍断不喜乐、正念的，你要忆念着那正的，

尘垢之深渊确实是难渡的，不要让欲之尘垢拖走你。

如布满尘土的鸟，一个抖动振落了依止的尘垢，

同样的，比丘勤奋、有念，一个抖动振落了依止的尘垢。”

那时，那位比丘被那位天神激起急迫感，得到了急迫感。

2、现起经

有一次，某位比丘住在憍萨罗国某处丛林中。

当时，那位比丘进入中午的休息而睡着了。

那时，住在那处丛林中的那位天神怜愍、欲求那位比丘的利益；欲求激起那位比丘的急迫感，而去见那位比丘。抵达后，以偈颂对那位比丘说：

“起来！比丘！你为何躺下了？睡眠对你有何利益？

对病苦者来说，睡眠有什么？对受恼害的中箭者来说呢？

凡从信出家者，从在家成为非家者，

就增广那个信吧，不要走入睡眠的控制下。”

“欲是无常的、不坚固的，愚钝者在那里迷恋，

在束缚中已解脱的、不依止的，为何会苦恼出家人？

以欲贪的调伏，以无明之超越，

那智已清净，为何会苦恼出家人？

以明切断无明后，以烦恼的遍尽，

无愁、无恼愁，为何会苦恼出家人？

活力已被发动与自我努力的，常坚固努力者，

期待涅盘，为何会苦恼出家人？”

3、迦叶氏经

有一次，尊者迦叶氏住在憍萨罗国某处丛林中。

当时，尊者迦叶氏进入中午的休息，教诫某位猎人。

那时，住在那处丛林中的那位天神，欲求激起尊者迦叶氏的急迫感，而去见尊者迦叶氏。抵达后，以偈颂对尊者迦叶氏说：

“猎人走入难入的山，少慧而无心的，

比丘在不适当时机的教诫，在我心中显得像愚钝者。

他听了而不了知，视而不见，

对所说的法，愚者不觉其道理。

迦叶！如果你带十盏灯火来，

他也看不见诸色，因为他的眼睛不存在。”

那时，尊者迦叶氏被那位天神激起急迫感，得到了急迫感。

4、众多经

有一次，众多比丘住在憍萨罗国某处丛林中。

那时，雨季已过，经过三个月，那些比丘出发游行。

那时，住在那处丛林中的那位天神不见那些比丘，悲叹着，在那时说这偈颂：

“今天对我来说，看起来不喜乐，当看见许多空的座位后，
　那些巧说的多闻者，乔达摩的弟子到哪里去了？”

当这么说时，另一位天神以偈颂回应那位天神：

“到摩揭陀；到憍萨罗，而某些在跋耆地区，
　如野鹿般无着地行，比丘们无住所地住。”

5、阿难经

有一次，尊者阿难住在憍萨罗国某处丛林中。

当时，尊者阿难住于过度地热心对在家者的劝说。

那时，住在那处丛林中的那位天神怜愍、欲求尊者阿难的利益；欲求激起尊者阿难的急迫感，而去见尊者阿难。抵达后，以偈颂对尊者阿难说：

“到了密林的树下，在心中放进了涅盘后，
　乔达摩！修禅！不要放逸！闲谈对你将能作什么？”

那时，尊者阿难被那位天神激起急迫感，得到了急迫感。

附注：经文的内容是指尊者阿难，依注释书的解说，背景时间是佛入灭后，第一次结集之前，尊者大迦叶责成尊者阿难必须证得阿罗汉果，才能参加雨季(结夏安居)的结集会议，尊者阿难因此入此丛林专修，但在家众还是持续地来找他，悲叹着佛陀的入灭，这样，尊者阿难必须经常教导他们无常法，而耽误了自修，天神为此来提醒尊者阿难，只有证得阿罗汉果才能参加结集会议。南传的这个经与北传差异极大，就经文内容来看应该不能算对等的经文，但就经文安排的次第来看，又极可能是，因此，随顺过去学者大德的意见，列为对等的经。

6、阿那律经

有一次，尊者阿那律住在憍萨罗国某处丛林中。

那时，某位三十三天众的天神，名叫渣里尼，是尊者阿那律的前妻，去见尊者阿那律。抵达后，以偈颂对尊者阿那律说：

“请你将心志向于那里，往你以前所住之处，
在三十三天中，于一切欲都完成，
你将被尊敬地辉耀，被天女围绕。”

“天女是不幸的，住立于有身之中，
那些众生也是不幸的，欲求于天女之中。”

“凡没见过欢喜园者，他们不了知乐。
这是属于三十三天的、有名声男性天神们的住所。”

“愚痴的你不了知，如诸阿罗汉之语：

诸行确实是无常的，是生起与消散法，

生起后被灭，它们的平息是乐。

渣里尼！现在，在天众之中我不再有住所，

出生之轮回已消灭，现在，不再有再生了。”

7、那格勒得经

有一次，尊者那格勒得住在憍萨罗国某处丛林中。

当时，尊者那格勒得太早进入村落，午后过晚才回来。

那时，住在那处丛林中的那位天神怜愍、欲求尊者那格勒得的利益；欲求激起尊者那格勒得的急迫感，而去见尊者那格勒得。抵达后，以偈颂对尊者那格勒得说：

“太早进入村落，午后过晚才回来，

那格勒得与在家人交际接触，同乐同苦。

我害怕那格勒得成为极傲慢的，被系缚于家的，

不要到死神的控制下，正是有力量的死神王。”

那时，尊者那格勒得被那位天神激起急迫感，得到了急迫感。

8、家妇经

有一次，众多比丘住在憍萨罗国某处丛林中。

当时，那位比丘对某个家庭住于过度亲密交往。

那时，住在那处丛林中的那位天神怜愍、欲求那位比丘的利益；欲求激起那位比丘的急迫感，化作那个家中之家妇的容色后，去见那位比丘。抵达后，以偈颂对那位比丘说：

“在河岸边、休息处，集会所与道路中，
人们会集后，谈论你我之间怎样了？”
“有许多不顺耳的声音，苦行者必须忍耐，
不应该因此而气馁，因为他不以此而染污。
凡对声音害怕者，如林中的羚羊，
他们说他是‘轻心者’，他的善行不会成功。”

9、跋耆子经

有一次，某位跋耆子比丘住在毗舍离某处丛林中。

当时，在毗舍离的跋耆子有整夜之行。

那时，那位比丘听到从毗舍离来的乐器、打击节奏、音乐吵闹声后，悲叹着，在那时说这偈颂：

“我们独自住在林野中，像被舍弃在林中的圆木，
在像这样的夜晚，有谁比我们更差呢？”

那时，住在那处丛林中的那位天神怜愍、欲求那位比丘的利益；欲求激起那位比丘的急迫感，而去见那位比丘。抵达后，以偈颂对那位比丘说：

“如你这样独自住在林野中，像被舍弃在林中的圆木，

那些羡慕你的有很多，如同堕地狱者对于生天者。”

那时，那位比丘被那位天神激起急迫感，得到了急迫感。

10、诵读经

有一次，某位比丘住在憍萨罗国某处丛林中。

当时，那位比丘以前住于过度地热心诵读，过些时候不活动，保持沉默。

那时，住在那处丛林中的天神听不到那位比丘的法，而去见那位比丘。抵达后，以偈颂对那位比丘说：

“比丘！你为何不诵法句而与比丘们同住呢？

听了法后，得到明净，（诵者）当生得到称赞。”

“以前对法句有欲，只要我们不来到离贪，

从我们来到离贪后，凡任何所见、所闻、所觉，

善人（说）：以完全智成为舍弃。”

11、不善寻经

有一次，某位比丘住在憍萨罗国某处丛林中。

当时，那位比丘进入中午的休息，而在恶不善之寻中寻思，即：欲寻、恶意寻、加害寻。

那时，住在那处丛林中的那位天神怜愍、欲求那位比丘的利益；欲求激起那位比丘的急迫感，而去见那位比丘。抵达后，以偈颂对那位比丘说：

“不如理作意，你被那寻所食，
舍离不如理后，你应该如理思索。
确立于大师、法、僧团、自己的戒后，
你必将到达欣悦、喜、安乐、不疑，
此后，富于欣悦，你将得到苦的结束。”

那时，那位比丘被那位天神激起急迫感，得到了急迫感。

12、中午经

有一次，某位比丘住在憍萨罗国某处丛林中。

那时，住在那处丛林中的那位天神去见那位比丘。抵达后，在那位比丘面前说这偈颂：

“当来到中午时分，鸟儿们安静下来了，
广大的林野呢喃，那恐怖出现于我心中。”

“当来到中午时分，鸟儿们安静下来了，

广大的林野呢喃，那喜乐出现于我心中。”

13、诸根不控制经

有一次，众多比丘住在憍萨罗国某处丛林中，他们是掉举的、高慢的、浮躁的、饶舌的、闲聊的、念已忘失的、不正知的、不得定的、心散乱的、诸根不控制的。

那时，住在那处丛林中的那位天神怜愍、欲求那些比丘的利益；欲求激起那些比丘的急迫感，而去见那些比丘。抵达后，以偈颂对那些比丘说：

“从前，他们是快乐的生活者，乔达摩的弟子比丘们，

无欲地寻求食物，无欲地（使用）住所，

知道世间中的无常后，他们得到了苦的结束。

他们使自己成为难养者，如村落中的村长，

食后再食，然后躺下，在别人家中被迷昏头。

对僧团作合掌后，这里，我说某些人，

他们是无怙、被抛弃者，就如那些亡者。

我所说，是关于那些住于放逸者，

凡住于不放逸者，我对他们作礼敬。”

那时，那些比丘被那位天神激起急迫感，得到了急迫感。

14、盗香者经

有一次，某位比丘住在憍萨罗国某处丛林中。

当时，那位比丘食毕，从施食处返回，入莲花池后，嗅闻红莲。

那时，住在那处丛林中的那位天神怜愍、欲求那位比丘的利益；欲求激起那位比丘的急迫感，而去见那位比丘。抵达后，以偈颂对那位比丘说：

“你嗅闻这未给予的莲花，
这是偷盗行为的一部分，亲爱的先生！你是盗香者。”
“我没拿走也没破坏，我从远处嗅闻莲，
而以什么理由，被称为‘盗香者’？
任何那挖掘莲藕者，破坏莲花者，
那样残酷的行为，为何他不被称呼？”
“残酷、凶暴的男子，如已脏了的奶妈衣，
我对他没有话说，但你应该值得我说。
对无秽的男子，常求清净者，
毛端大小的恶，看起来如云般大。”
“夜叉！你确实知道我，而且你怜愍我，
夜叉！愿你再说，每当你看见像这样的情形时。”
“我们既不仰赖你生活，也非你的使用人，

比丘！你应该知道你自己，应该从哪里走到善趣。”

那时，那位比丘被那位天神激起急迫感，得到了急迫感。

林相应完成，其摄颂：

“远离与现起，迦叶氏与众多，

阿难与阿那律，那格勒得与家妇

毗舍离的跋耆子，诵读、不如理，

中午、诸根不控制，与红莲花为十四。”

十、夜叉相应

1、因陀罗迦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因陀罗顶山，因陀罗迦夜叉的住处。

那时，因陀罗迦夜叉去见世尊。抵达后，以偈颂对世尊说：

“诸佛说：‘色不是命’，这人如何得到身体呢？

骨头、肝脏从哪里来呢？这人如何着于子宫呢？”

“首先有羯罗蓝，从羯罗蓝而有阿部昙，

从阿部昙生出闭尸，从闭尸生起犍南，

从犍南出生钵罗奢佉，毛发及指甲。

而凡母亲吃的，食物与饮料之所食，

以那个，使之在那里存续，人人进入母亲的子宫。”

2、沙卡那摩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耆阇崛山。

那时，沙卡那摩迦夜叉去见世尊。抵达后，以偈颂对世尊说：

“对已舍断一切系缚、已完全挣脱的你，

教其他人，那对沙门不好！”

“沙卡！不论以任何理由出现与人亲交，

有慧者不应该被怜悯动心，

如果他以明净心教其他人，

他不被怜愍与同情束缚。”

3、针毛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伽耶的登居得床针毛夜叉领域。

当时，柯乐夜叉与针毛夜叉在世尊不远处越过。

那时，柯乐夜叉对针毛夜叉这么说：

“这是沙门。”

“这不是沙门，这是假沙门，我将很快地知道他是沙门或是

假沙门。”

那时，针毛夜叉去见世尊。抵达后，使身体倾斜向世尊。

那时，世尊使身体离开。

那时，针毛夜叉对世尊这么说：

“沙门！怕我吗？”

“朋友！我不怕你，但你的碰触是邪恶的。”

“那么，沙门！我要问你，如果你不回答我，我要使你的心混乱，或我要使你的心脏破裂，或我要抓住（你的）脚后，丢过恒河的另一岸。”

“朋友！在这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天、人的世代中，我不见任何能使我的心混乱，或能使我的心脏破裂，或能抓住（我的）脚后，丢过恒河的另一岸者，但，朋友！问你想问的吧！”

那时，针毛夜叉以偈颂对世尊说：

“从什么因缘而有贪与瞋？从哪里生不乐、乐、身毛竖立？

从什么生起后而有心之寻，如小男孩放乌鸦？”

“从这里之因缘而有贪与瞋，从这里生起不乐、乐、身毛竖立，

从这里生起后而有心之寻，如小男孩放乌鸦。

从情爱生起，从自己生起，如从榕树的枝干生起，

种种在欲上纠缠在一起的，如葛藤在林中蔓延。

凡了知它从该处之因缘者，他们除去它，听吧！夜叉！

他们渡这难渡的洪水，前之所未渡，为了不再生。”

4、吉祥宝珠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摩揭陀的华鬘宝珠塔庙，吉祥宝珠夜叉领域。

那时，吉祥宝珠夜叉去见世尊。

“对正念者来说，那总是吉祥的，正念者增大安乐，

对正念者来说，明天会更好，他从敌意解脱。”

“对正念者来说，那总是吉祥的，正念者增大安乐，

对正念者来说，明天会更好，他非从敌意解脱。

凡一切日夜，心都乐于不害者，

他对一切生物类有慈，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怨敌。”

5、沙奴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当时，某位优婆夷名叫沙奴的儿子被夜叉捉住。

那时，那位优婆夷在那时哭泣着说这些偈颂：

“在十四、十五日里，与凡半月的第八日，

以及神变月，善具备八支者。

他们作布萨，凡行梵行者，

夜叉们不戏弄，像这样，我从那些阿罗汉听闻，
今日我看见，那夜叉戏弄沙奴。”
“十四、十五日，与凡半月的第八日，
以及神变月，善具备八支者。
他们作布萨，凡行梵行者，
夜叉们不戏弄，你从阿罗汉听闻，好！
当沙奴清醒时，愿你告诉他，这夜叉的命令语：
不要作恶业，公开或私下地。
而如果你要做或正在做恶业，
你不会从苦解脱，即使飞起来逃走。”
“娘！他们哭死者，或看不到的生者，
娘！当看见活着的我时，娘！你为何哭？”
“儿啊！他们哭死者，或看不到的生者，
但凡当放弃五欲后，再归来这里者，
儿啊！他们也哭那样的人，因为他虽生犹死。
亲爱的！已从热灰中抽出，你还想落入热灰，
亲爱的！已从地狱中抽出，你还想落入地狱。
赶快跑！祝你吉祥，我们能抱怨谁呢？
从燃烧中抢救的物品，你又想烧掉。”

6、匹亚迦勒经

有一次，尊者阿那律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当时，尊者阿那律在破晓时起来后，诵说诸法句。

那时，匹亚迦勒的母亲女夜叉这么哄幼子：

“匹亚迦勒！不要出声，比丘诵说诸法句，

了知法句后，我们会为了我们的利益行动。

我们要对生物自制，让我们不故意说妄语，

我们应该自我学善戒，也许我们能从恶鬼胎解脱。”

7、富那婆苏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当时，世尊以关于涅盘法说开示、劝导、鼓励比丘们，使之欢喜，而那些比丘作为核心作意、全心注意后倾耳听法。

那时，富那婆苏的母亲女夜叉这么哄幼子：

“巫德里葛！安静！富那婆苏！安静！

在我要听大师、最上佛陀之法的期间。

世尊说涅盘，一切系缚的释放，

那对我来说是够长久了，我对法有喜爱。

在世间中自己的儿子是可爱的，在世间中自己的丈夫是可爱的，

因那样之故，对我来说，法的探求会是更喜爱的。

因为既非可爱的儿子也非丈夫，能使苦释放，

如正法之听闻，使生物从苦释放。

在被苦征服的世间中；在被老死结缚中，

为了解脱老死，那被（佛陀）现正觉的法，

我欲求听闻那样的法，富那婆苏！安静！”

“妈咪！我将不说话，这巫德里葛也保持安静，

只倾听法，因为正法之听闻是快乐的，

以不了知正法，妈咪！我们会行于苦。

他是为痴昧的诸天与人们带来光明者，

佛陀最后身，有眼者教导法。”

“好！（我）所生、躺在（我）胸部的儿子确实成为贤智者了，

我的儿子喜欢佛陀最上的、纯粹的法。

富那婆苏！快乐吧！今天我已出脱了，

巫德里葛！你也听我（说）！诸圣谛已被见。”

8、须达多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寒林。

当时，屋主给孤独以某些必须作的事抵达王舍城。

屋主给孤独听闻：“佛陀确实出现在世间。”立即地想去见世

尊，但屋主给孤独这么想：“现在不是去见世尊的时机，我将在明天布施时去见世尊。”

他向世尊处以正念躺下，在夜间起来三次，以为天亮了。

那时，屋主给孤独走向前往墓场之(城)门，非人打开了门。

那时，当屋主给孤独出城时，光明消失了，黑暗显现，他生起害怕、僵硬、身毛竖立，因此想再折返。

那时，无形的尸婆迦夜叉发声道：

“百象、百马、百骡车，

百千装饰珠宝与耳环的少女，

也不值得交换往前一步的十六分之一。

前进！屋主！前进！屋主！

前进对你比较好，不要回去。”

那时，屋主给孤独的黑暗消失了，光明显现，既有的害怕、僵硬、身毛竖立都止息了。

第二次，屋主给孤独的光明消失了，黑暗显现，他生起害怕、僵硬、身毛竖立，因此想再折返。

第二次，无形的尸婆迦夜叉使人听到声音：

“百象、百马、……（中略）

也不值得交换往前一步的十六分之一。

前进！屋主！前进！屋主！

前进对你比较好，不要回去。”

那时，屋主给孤独的黑暗消失了，光明显现，既有的害怕、

僵硬、身毛竖立都止息了。

第三次，屋主给孤独的光明消失了，黑暗显现，他生起害怕、僵硬、身毛竖立，因此想再折返。

第三次，无形的尸婆迦夜叉使人听到声音：

“百象、百马、……（中略）

也不值得交换往前一步的十六分之一。

前进！屋主！前进！屋主！

前进对你比较好，不要回去。”

那时，屋主给孤独的黑暗消失了，光明显现，既有的害怕、僵硬、身毛竖立都止息了。

那时，屋主给孤独往寒林去见世尊。

当时，世尊在破晓时起来后，在露天处经行。

世尊看见屋主给孤独从远处走来。看见后，从经行下来，然后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坐下后，世尊对屋主给孤独这么说：

“来！须达多！”

那时，屋主给孤独心想：

“世尊以我的名字开始说话。”激动、兴奋，当场以头落在世尊的脚上，然后对世尊这么说：

“已般涅盘的婆罗门，确实总是睡得安乐，

清凉的、无依着的，他在欲上不沾染。

切断了一切执着，调伏了心中的恐惧，

获得心的寂静后，寂静者睡得安乐。”

9、白净经第一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当时，白净比丘尼被大众围绕着说法。

那时，对白净比丘尼有净信的夜叉到舍卫城后，从街道到街道；从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在那时说这些偈颂：

“舍卫城中的人们怎么了？像喝了蜜酒那样睡着了，

他们不侍奉白净，当她教导不死之境。

然而，那是不厌倦的，美味、有营养的，

有慧者喝了，认为如云之于旅人。”

10、白净经第二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当时，某位优婆塞施与白净比丘尼食物。

那时，对白净比丘尼有净信的夜叉到舍卫城后，从街道到街道；从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在那时说这些偈颂：

“他确实产出许多福德，这位优婆塞确实是有慧者，

凡施与白净比丘尼食物者，脱离一切系缚。”

11、基腊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当时，某位优婆塞施与基腊比丘尼衣服。

那时，对基腊比丘尼有净信的夜叉到舍卫城后，从街道到街道；从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在那时说这些偈颂：

“他确实产出许多福德，这位优婆塞确实是有慧者，

凡施与基腊比丘尼衣服者，脱离一切束缚。”

12、阿罗婆迦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阿罗毗的阿罗婆迦夜叉领域。

那时，阿罗婆迦夜叉去见世尊。抵达后，对世尊这么说：

“出去！沙门！”

“好！朋友！”世尊出去了。

“进来！沙门！”

“好！朋友！”世尊进来了。

第二次，阿罗婆迦夜叉对世尊这么说：

“出去！沙门！”

“好！朋友！”世尊出去了。

“进来！沙门！”

“好！朋友！”世尊进来了。

第三次，阿罗婆迦夜叉对世尊这么说：

“出去！沙门！”

“好！朋友！”世尊出去了。

“进来！沙门！”

“好！朋友！”世尊进来了。

第四次，阿罗婆迦夜叉对世尊这么说：

“出去！沙门！”

“朋友！我不要出去，你要做什么就做吧！”

“那么，沙门！我要问你，如果你不回答我，我要使你的心混乱，或者，我要使你的心脏破裂，或者，我要抓住（你的）脚后，丢过恒河的另一岸。”

“朋友！在这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天、人的世代中，我不见任何能使我的心混乱，或者，能使我的心脏破裂，或者，能抓住（我的）脚后，丢过恒河的另一岸者，但，朋友！问你想问的吧！”

“这里，什么是男子的最上财产？什么善行带来乐？

什么确实是味道的最美者？如何活是他们说的最上活命者？”

“这里，信是男子的最上财产，法善行带来乐，

真理确实是味道的最美者，以慧而活是他们说的最上活命

者。”

“如何渡洪水？如何渡海洋？

如何克服苦？如何被净化？”

“以信渡洪水，以不放逸（渡）海洋，

以活力克服苦，被慧净化。”

“如何得慧？如何找到财富？

如何得名望？如何绑住朋友？

从此世到来世，如何死后不悲伤？”

“信着阿罗汉的法，为了得涅盘，

欲听闻者得慧，不放逸地，明察地。

适当的行为者，尽责、奋起者找到财富者，

以真理得名望，给予，绑住朋友，

从此世到来世，这样死后不悲伤。

有信的屋主，（住于）这四法：

真理、应被调御、坚固心、施舍，他死后确实不悲伤。

来吧！也问其他多数沙门、婆罗门！

如果有比这里的真理、应被调御、施舍、忍耐更好的被发现。”

“如今我为何要问多数沙门、婆罗门？

现在我了知：来世的利益。

确实，为了我的缘故，佛陀来阿罗毗住，

现在我了知：有大果报所施之处。

我将从村落到村落；从城市到城市游历，

敬拜着正觉者、法的善法性。”

夜叉相应完成，其摄颂：

“因陀罗迦、沙卡、针，吉祥宝珠与沙奴，

匹亚迦勒、富那婆苏、须达多，白净二则、基腊、阿罗婆迦。”十二则。

附注：菩提比丘长老概述注释书的解说：阿罗毗地方的国王被阿罗婆迦夜叉抓住，要挟他每天要提供一个人给他吃，否则就要吃掉国王。起先，国王每天送一位罪犯去，罪犯送完了，送国境内的小孩。国境内有小孩的人家都逃光了，国王打算送他的王子去。就在前一天，佛陀去阿罗婆迦夜叉住的洞穴，但阿罗婆迦夜叉刚好外出到喜马拉雅山参加聚会，于是，佛陀坐在夜叉的座位上，为夜叉的妻后说法。夜叉听到了，很生气地赶回来，于是开始本经的对话。起初，佛陀随顺夜叉的指令，想软化他，但到第四次后，佛陀知道夜叉打算整夜戏弄，就拒绝他的要求。而夜叉所提问的四个问题，是其父母从迦叶佛那里听来而教他的，但现在夜叉只记得问题，已忘了答案，于是，就趁机拿来问佛陀。

十一、帝释相应

（一）初品

1、苏毗罗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从前，阿修罗攻击诸天。

那时，天帝释召唤苏毗罗天子：‘亲爱的苏毗罗！这些阿修罗攻击诸天，亲爱的苏毗罗！你去对付阿修罗!’

‘是的，大人!’

比丘们！那时，苏毗罗天子回答天帝释后，放逸度过。

比丘们！第二次，天帝释召唤苏毗罗天子：‘亲爱的苏毗罗！这些阿修罗攻击诸天，亲爱的苏毗罗！你去对付阿修罗!’

‘是的，大人!’

比丘们！那时，苏毗罗天子回答天帝释后，第二次放逸度

过。

比丘们！第三次，天帝释召唤苏毗罗天子：‘亲爱的苏毗罗！这些阿修罗攻击诸天，亲爱的苏毗罗！你去对付阿修罗！’

‘是的，大人！’

比丘们！那时，苏毗罗天子回答天帝释后，第三次放逸度过。

比丘们！那时，天帝释以偈颂对苏毗罗天子说：

‘往不奋起、不精进之处，而到达安乐，

去那里吧，苏毗罗！也带我去！’

‘懒惰不奋起者，且不作应作的，

会有一切欲的达成，释天！惠予指引我那个。’

‘往懒惰不奋起之处，而得到最终的安乐，

去那里吧，苏毗罗！也带我去！’

‘最上的天！经由不作业，释天！我们能找得到安乐，

无愁、无恼愁，释天！惠予指引我那个。’

‘如果有任何地方经由不作业而不衰退，

那确实是涅盘之道，去那里吧，苏毗罗！也带我去！’

比丘们！如果天帝释依自己的福德果过活，行使着三十三天诸天的最高主权统治，会是奋起与活力的称赞者，那么，比丘们！这里，你们在这么善说的法律中出家，应该为应该得而未得的、应该达到而未达到的、应该作证而未作证的奋起、勤奋、努力超出多少呢！”

2、苏尸摩经

起源于舍卫城。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从前，阿修罗攻击诸天。

那时，天帝释召唤苏尸摩天子：‘亲爱的苏尸摩！这些阿修罗攻击诸天，亲爱的苏尸摩！你去对付阿修罗!’

‘是的，大人!’

比丘们！那时，苏尸摩天子回答天帝释后，放逸度过。

比丘们！第二次，天帝释召唤苏尸摩天子：‘亲爱的苏尸摩！这些阿修罗攻击诸天，亲爱的苏尸摩！你去对付阿修罗!’

‘是的，大人!’

比丘们！那时，苏尸摩天子回答天帝释后，第二次放逸度过。

比丘们！第三次，天帝释召唤苏尸摩天子：‘亲爱的苏尸摩！这些阿修罗攻击诸天，亲爱的苏尸摩！你去对付阿修罗!’

‘是的，大人!’

比丘们！那时，苏尸摩天子回答天帝释后，第三次放逸度过。

比丘们！那时，天帝释以偈颂对苏尸摩天子说：

‘往不奋起、不精进之处，而到达安乐，

去那里吧，苏尸摩！也带我去！’

‘懒惰不奋起者，且不作应作的，

会有一切欲的达成，释天！惠予指引我那个。’

‘往懒惰不奋起之处，而得到最终的安乐，

去那里吧，苏尸摩！也带我去！’

‘最上的天！经由不作业，释天！我们能找得到安乐，

无愁、无恼愁，释天！惠予指引我那个。’

‘如果有任何地方经由不作业而不衰退，

那确实是涅盘之道，去那里吧，苏尸摩！也带我去！’

比丘们！如果天帝释依自己的福德果过活，行使着三十三天诸天的最高主权统治，会是奋起与活力的称赞者，那么，比丘们！这里，你们在这么善说的法律中出家，应该为应该得而未得的、应该达到而未达到的、应该作证而未作证的奋起、勤奋、努力超出多少呢！”

3、旗帜顶端经

在舍卫城。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从前，诸天与阿修罗众列阵战斗，比丘们！那时，天帝释召唤三十三天中的诸天：‘亲爱的先生们！如果诸天在战斗进行中生起害怕、僵硬、身毛竖立时，那时，你们应该瞻视我的旗帜顶端。在你们瞻视我的旗帜顶端时，所有存在的害怕、僵硬、身毛竖立都将被舍断。

如果你们不能瞻视到我的旗帜顶端，那时，应该瞻视生主神天王的旗帜顶端。在你们瞻视生主神天王的旗帜顶端时，所有存在的害怕、僵硬、身毛竖立都将被舍断。

如果你们不能瞻视到生主神天王的旗帜顶端，那时，应该瞻视伐卢那天王的旗帜顶端。在你们瞻视伐卢那天王的旗帜顶端时，所有存在的害怕、僵硬、身毛竖立都将被舍断。

如果你们不能瞻视到伐卢那天王的旗帜顶端，那时，应该瞻视伊舍那天王的旗帜顶端。在你们瞻视伊舍那天王的旗帜顶端时，所有存在的害怕、僵硬、身毛竖立都将被舍断。’

而，比丘们！凡瞻视天帝释的旗帜顶端，或瞻视伐卢那天王的旗帜顶端，或瞻视伊舍那天王的旗帜顶端者，其存在的害怕、僵硬、身毛竖立，或被舍断，或没被舍断，那是什么原因呢？比丘们！因为天帝释未离贪、未离瞋、未离痴，他胆怯、吓呆了、害怕、逃跑。

但，比丘们！我这么说：‘比丘们！如果你们走在林野、或坐在树下、或住在空屋，生起害怕、僵硬、身毛竖立时，那时，你们应

该回忆：“像这样，那世尊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比丘们！在你们回忆我时，所有存在的害怕、僵硬、身毛竖立都将被舍断。

比丘们！如果你们不能回忆我，那时，应该回忆法：“法是被世尊善说的、直接可见的、实时的、请你来见的、能引导的、智者应该自己经验的。”比丘们！在你们回忆法时，所有存在的害怕、僵硬、身毛竖立都将被舍断。

比丘们！如果你们不能回忆法，那时，应该回忆僧团：“世尊的弟子僧团是依善而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团是依正直而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团是依真理而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团是如法而行者，即：四双之人、八辈之士，这世尊的弟子僧团应该被奉献、应该被供奉、应该被供养、应该被合掌，为世间的无上福田。”’比丘们！在你们回忆僧团时，所有存在的害怕、僵硬、身毛竖立都将被舍断。那是什么原因呢？比丘们！因为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已离贪、已离瞋、已离痴，他不胆怯、不吓呆了、不害怕、不逃跑。”

这就是世尊所说，说了这个后，善逝、大师又更进一步这么说：

“比丘们！在林野、树下、或空屋中，
你们应该回忆正觉者，你们不会恐怖。
如果你们不能回忆佛陀：世间最胜者、人中之牛王，
那时应该回忆法：出离的、善教导的。

如果你们不能回忆法：出离的、善教导的，

那时应该回忆僧团：无上福田。

比丘们！这样回忆佛陀、法、僧团者，

将不存在害怕、僵硬、身毛竖立。”

4、毗摩质多经

起源于舍卫城。

“比丘们！从前，诸天与阿修罗众列阵战斗。

比丘们！那时，毗摩质多阿修罗王召唤阿修罗们：‘亲爱的先生们！在诸天与阿修罗众列阵战斗中，如果阿修罗胜，诸天败，那样，以颈部为第五绑，绑住天帝释后，带他到阿修罗城我的面前。’

比丘们！那时，天帝释也召唤三十三天诸天：‘亲爱的先生们！在诸天与阿修罗众列阵战斗中，如果诸天胜，阿修罗败，那样，以颈部为第五绑，绑住毗摩质多阿修罗王后，带他到善法堂我的面前。’

比丘们！在那场战斗中，诸天胜了，阿修罗败。

比丘们！那时，三十三天诸天以颈部为第五绑，绑住毗摩质多阿修罗王后，带他到善法堂天帝释的面前。

比丘们！在那里，当天帝释进出善法堂时，毗摩质多阿修罗王以颈部为第五绑被系缚着，以粗俗、粗恶的言语辱骂、诽谤。

比丘们！那时，战车御车手摩得利以偈颂对天帝释说：

‘摩伽婆！面对毗摩质多，是否由于害怕、软弱，
而忍耐听着粗恶的言语吗？’
‘非由于害怕、软弱而容忍毗摩质多，
像我这样的智者怎么会与愚者纠葛呢？’
‘愚者会更加爆发，如果无制止者，
因此，贤者应该以强力的惩罚抑制愚者。’
‘我就此思量：愚者的制止，
知道对方已被激怒后，他正念地平静下来。’
‘袜瑟哇！我看到这忍耐的过失，
当愚者思量他：“这是由于害怕我而忍耐”时，
缺乏智慧者更爬上来，如牛对逃跑者。’
‘任他思量或不思量：“这是由于害怕我而忍耐”，
在自己最高利益的利益中，比忍耐更高的还没被找到。
确实有力者，他忍耐弱者，
他们说那为最高的忍耐，弱者常忍耐。
他们说那力量并非力量：愚者的力量之力量，
但被法守护的有力者，反对他的还没被找到。
对已发怒者发怒回去，那样对他只会更糟，
不对已发怒者发怒回去，他打胜难胜利的战斗。
行两者之利益：自己的与对方的，
知道对方已被激怒后，他正念地平静下来。
当治疗两者时：自己的与对方的，

思量：“他是愚者”的人们，是法的不熟知者。’

比丘们！如果天帝释依自己的福德果过活，行使着三十三天诸天的最高主权统治，会是忍耐与柔和的称赞者，那么，比丘们！这里，你们在这么善说的法律中出家，应该有超出多少的忍耐与柔和呢！”

5、善语为胜利经

起源于舍卫城。

“比丘们！从前，诸天与阿修罗众列阵战斗。

比丘们！那时，毗摩质多阿修罗王对天帝释这么说：‘天帝！令以善语为胜利！’

‘毗摩质多！令以善语为胜利！’

比丘们！那时，诸天与阿修罗们设立评审团：‘我们将了知这些是善语或恶语。’

比丘们！那时，毗摩质多阿修罗王对天帝释这么说：‘天帝！说偈颂！’

比丘们！当这么说时，天帝释对毗摩质多阿修罗王这么说：‘毗摩质多！你们是这里的古天神，说偈颂！’

比丘们！当这么说时，毗摩质多阿修罗王说这偈颂：

‘愚者会更加爆发，如果无制止者，

因此，贤者应该以强力的惩罚抑制愚者。’

比丘们！当偈颂被毗摩质多阿修罗王说了，阿修罗们随喜，诸天变得沉默。

比丘们！那时，毗摩质多阿修罗王对天帝释这么说：‘天帝！说偈颂！’

比丘们！当这么说时，天帝释说这偈颂：

‘我就此思量：愚者的制止，

知道对方已被激怒后，他正念地平静下来。’

比丘们！当偈颂被天帝释说了，诸天随喜，阿修罗们变得沉默。

比丘们！当这么说时，天帝释对毗摩质多阿修罗王这么说：‘毗摩质多！说偈颂！’

比丘们！当这么说时，毗摩质多阿修罗王说这偈颂：

‘袜瑟哇！我看到这忍耐的过失，

当愚者思量他：“这是由于害怕我而忍耐”时，

缺乏智慧者更爬上来，如牛对逃跑者。’

比丘们！当偈颂被毗摩质多阿修罗王说了，阿修罗们随喜，诸天变得沉默。

比丘们！那时，毗摩质多阿修罗王对天帝释这么说：‘天帝！说偈颂！’

比丘们！当这么说时，天帝释说这偈颂：

‘任他思量或不思量：“这是由于害怕我而忍耐”，

在自己最高利益的利益中，比忍耐更高的还没被找到。

确实有力者，他忍耐弱者，

他们说那为最高的忍耐，弱者常忍耐。

他们说那力量并非力量：愚者的力量之力量，

但被法守护的有力者，反对他的还没被找到。

对已发怒者发怒回去，那样对他只会更糟，

不对已发怒者发怒回去，他打胜难胜利的战斗。

行两者之利益：自己的与对方的，

知道对方已被激怒后，他正念地平静下来。

当治疗两者时：自己的与对方的，

思量：“他是愚者”的人们，是法的不熟知者。’

比丘们！当偈颂被天帝释说了，诸天随喜，阿修罗们变得沉默。

比丘们！那时，诸天与阿修罗们设立评审团这么说：‘毗摩质多阿修罗王所说的偈颂是有杖罚的领域、有刀剑的领域，像这样有争论；像这样有争端；像这样有争吵。天帝释所说的偈颂是无杖罚的领域、无刀剑的领域，像这样无争论；像这样无争端；像这样无争吵。天帝释以善语为胜利。’

比丘们！像这样，天帝释以善语为胜利。”

6、鸟巢经

起源于舍卫城。

“比丘们！从前，诸天与阿修罗众列阵战斗。

比丘们！在那场战斗中，阿修罗胜了，诸天败。

比丘们！败后，诸天向北离去，阿修罗追击他们。

比丘们！那时，天帝释以偈颂对战车御车手摩得利说：

‘摩得利！在绢绵树上有鸟巢，请以前辕避开，

我们宁愿舍弃生命在阿修罗上，也不要这些鸟成为无巢的。’

‘是的，大人！’

比丘们！战车御车手摩得利回答天帝释后，转回连结千匹骏马的马车。

比丘们！那时，阿修罗们这么想：‘现在，天帝释连结千匹骏马的马车转回，诸天与阿修罗将战第二回。’

因为害怕，他们就进入了阿修罗城。

比丘们！像这样，天帝释以正义而有胜利。”

7、不违逆经

在舍卫城。

“比丘们！从前，当天帝释独自静坐禅修时，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深思：‘即使那个人会是我的极怨敌，我也不应该违逆他。’

比丘们！那时，毗摩质多阿修罗王以心思量天帝释中的深思后，去见天帝释。

比丘们！那时，天帝释看见毗摩质多阿修罗王远远地走来。看见后，对毗摩质多阿修罗王这么说：

“站住！毗摩质多！你已被抓住。”

“亲爱的先生！你不要舍断你先前的想法。”

“毗摩质多！你要发誓对我不违犯。”

“凡对说谎者之恶，凡对恶骂圣者之恶，

凡对背叛朋友之恶，凡对不感恩者之恶，

令那种恶触及对你违犯者，须阇之夫！”

8、毗卢遮那阿修罗王经

在舍卫城祇树林。

当时，世尊进入中午的休息，在静坐禅修中。

那时，天帝释与毗卢遮那阿修罗王去见世尊。抵达后，各依门两侧站立。

那时，毗卢遮那阿修罗王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男子应该努力，直到利益的完成，

已完成的利益是光亮的，这是毗卢遮那之语。’

‘男子应该努力，直到利益的完成，

已完成的利益是光亮的，比忍耐更高的还没被找到。’

‘一切众生有已生起的利益，处处如其所适当的，

然而，一切生物的结合，是受用中最高的，

已完成的利益是光亮的，这是毗卢遮那之语。’

‘一切众生有已生起的利益，处处如其所适当的，

然而，一切生物的结合，是受用中最高的，

已完成的利益是光亮的，比忍耐更高的还没被找到。’

9、林野处仙人经

在舍卫城。

“比丘们！从前，众多持戒的、善法的仙人住在林野处的树叶小屋。

比丘们！那时，天帝释与毗摩质多阿修罗王去见那些持戒的、善法的仙人。

比丘们！那时，毗摩质多阿修罗王穿上靴，绑紧配剑，被持着伞，然后从大门进入草屋，不尊敬地越过那些持戒的、善法的仙人。

比丘们！那时，天帝释脱下靴，配剑给了他人，除去伞，然后从门进入草屋，站在下风处合掌礼敬那些持戒的、善法的仙人。

比丘们！那时，那些持戒的、善法的仙人以偈颂对天帝释说：

‘长久出家之仙人们的味道，从身体散发随风吹，

千眼！离开这里，天帝！仙人们的味道是不净的。’

‘长久出家之仙人们的味道，从身体散发随风吹，

如在头上的种种花之花环，

大德！我们期待这味道，这里，诸天不作厌逆想。’”

10、海的经

在舍卫城。

“比丘们！从前，众多持戒的、善法的仙人住在海边的树叶小屋。

当时，诸天与阿修罗众列阵战斗。

比丘们！那时，那些持戒的、善法的仙人这么想：‘诸天如法，阿修罗非法，阿修罗对我们可能是恐怖的，让我们去见三婆罗阿修罗王，然后乞求无恐怖之施。’

比丘们！那时，那些持戒的、善法的仙人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那样（快）地在海边的树叶小屋消失，出现在三婆罗阿修罗王的面前。

比丘们！那时，那些持戒的、善法的仙人以偈颂对三婆罗阿修罗王说：

‘已达三婆罗处的仙人们，乞求无恐怖之施，

因为你能随心所欲，为恐怖或无恐怖的布施者。’

‘没有仙人们的无恐怖，恶心的释天亲近者，

乞求着无恐怖，我施与你们恐怖。’

‘乞求着无恐怖，你施与我们恐怖，

我们领受你的这个，令你有永恒的恐怖！

播怎样的种子，收怎样的果实，

作善的有善，而作恶的有恶，

亲爱的！种子已被你播种了，你必将承受果实。’

比丘们！那时，那些持戒的、善法的仙人诅咒三婆罗阿修罗王后，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那样（快）地在三婆罗阿修罗王的面前消失，出现在海边的树叶小屋。

比丘们！那时，被那些持戒的、善法的仙人诅咒的三婆罗阿修罗王，在夜间被惊吓了三回。”

初品，其摄颂：

“苏毗罗、苏尸摩，旗帜顶端、毗摩质多，

善语为胜利，鸟巢、不违逆，

毗卢遮那阿修罗王，林野处仙人

以及海的仙人。”

（二）第二品

11、誓言经

在舍卫城。

“比丘们！以前，当天帝释为人时，他受持并达成七个誓言，由受持这些，释天达到释天的地位，哪七个誓言呢？有生之年会

是奉养父母者、有生之年会是尊敬家中年长者、有生之年会是柔和语者、有生之年会是离离间语者、有生之年会是以离悭垢之心住于在家，自在地施舍，亲手施与，乐于舍，回应乞求，乐于均分与布施者、有生之年会是真实语者、有生之年会是没愤怒者，如果我的愤怒生起，会急速地排除。比丘们！以前，当天帝释为人时，他受持并达成这七个誓言，由受持这些，释天达到释天的地位。

当一个人是奉养父母者，尊敬家中年长者，

柔和与亲爱话语者，舍断离间语者。

他努力于吝啬之调伏，是真实者、克服了愤怒的人，

三十三天的诸天们说他确实是善人。”

12、释天的名字经

在舍卫城祇树林。

那时，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以前，当天帝释为人时，即是名叫摩伽的学生婆罗门，因此被称为‘摩伽婆’。

比丘们！以前，当天帝释为人时，即在城市施与布施，因此被称为‘城市施与者’。

比丘们！以前，当天帝释为人时，即恭敬地施与布施，因此被称为‘释’。

比丘们！以前，当天帝释为人时，即施与住处，因此被称为

‘袜瑟哇’。

比丘们！天帝释以片刻思惟一千个道理，因此被称为‘千眼’。

比丘们！天帝释的夫人是名叫须阇的阿修罗女孩，因此被称为‘须阇之夫’。

比丘们！天帝释对三十三天行使最高主权统治，因此被称为‘天帝释’。

比丘们！以前，当天帝释为人时，他受持并达成七个誓言，由受持这些，释天达到释天的地位，哪七个誓言呢？有生之年会是奉养父母者、有生之年会是尊敬家中年长者、有生之年会是柔和语者、有生之年会是离离间语者、有生之年会是以离悭垢之心住于在家，自在地施舍，亲手施与，乐于舍，回应乞求，乐于均分与布施者、有生之年会是真实语者、有生之年会是没愤怒者，如果我的愤怒生起，会急速地排除。比丘们！以前，当天帝释为人时，他受持并达成这七个誓言，由受持这些而达到帝释的地位。

当一个人是奉养父母者，尊敬家中年长者，

柔和与亲爱话语者，舍断离间语者。

他努力于吝啬之调伏，是真实者、克服了愤怒的人，

三十三天的诸天们说他确实是善人。”

13、摩诃里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毗舍离大林重阁讲堂。

那时，离车族人摩诃里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离车族人摩诃里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世尊见过天帝释吗？”

“摩诃里！我见过天帝释。”

“确实，大德！那必定是看起来像释天者，大德！因为天帝释是难见的。”

“摩诃里！我了知释天，并且我了知成为释天之法，由达成这些法，释天达到释天的地位。

摩诃里！以前，当天帝释为人时，即是名叫摩伽的学生婆罗门，因此被称为‘摩伽婆’。

摩诃里！以前，当天帝释为人时，即恭敬地施与布施，因此被称为‘释’。

摩诃里！以前，当天帝释为人时，即在城市施与布施，因此被称为‘城市施与者’。

摩诃里！以前，当天帝释为人时，即施与住处，因此被称为‘袜瑟哇’。

摩诃里！天帝释以片刻思惟一千个道理，因此被称为‘千

眼’。

摩诃里！天帝释的夫人是名叫须阇的阿修罗女孩，因此被称为‘须阇之夫’。

摩诃里！天帝释对三十三天行使最高主权统治，因此被称为‘天帝释’。

摩诃里！以前，当天帝释为人时，他受持并达成七个誓言，由受持这些，释天达到释天的地位，哪七个誓言呢？有生之年会是奉养父母者、有生之年会是尊敬家中年长者、有生之年会是柔和语者、有生之年会是离离间语者、有生之年会是以离悭垢之心住于在家，自在地施舍，亲手施与，乐于舍，回应乞求，乐于均分与布施者、有生之年会是真实语者、有生之年会是没愤怒者，如果我的愤怒生起，会急速地排除。摩诃里！以前，当天帝释为人时，他受持并达成这七个誓言，由受持这些而达到帝释的地位。

当一个人是奉养父母者，尊敬家中年长者，

柔和与亲爱话语者，舍断离间语者。

他努力于吝啬之调伏，是真实者、克服了愤怒的人，

三十三天的诸天们说他确实是善人。”

14、贫穷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从前，在这舍卫城有某位贫穷、穷困、贫困的男子，他在如来宣说的法律中受持信、戒、听闻、施舍、慧；他在如来宣说的法律中受持信、戒、听闻、施舍、慧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与三十三天为同伴，他以容色与有名声使其他诸天失色。

比丘们！在那里，三十三天的诸天讥嫌、不满、责难：‘实在不可思议啊，先生！实在未曾有啊，先生！当这位天子从前是人身时，他是贫穷、穷困、贫困的人，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与三十三天为同伴，他以容色与有名声使其他诸天失色。’

比丘们！那时，天帝释召唤三十三天的诸天：‘亲爱的先生们！你们不要讥嫌这位天子，亲爱的先生们！当这位天子从前是人身时，他在如来宣说的法律中受持信、戒、听闻、施舍、慧；他在如来宣说的法律中受持信、戒、听闻、施舍、慧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与三十三天为同伴，他以容色与有名声使其他诸天失色。’

比丘们！那时，天帝释安抚着三十三天的诸天，在那时说这些偈颂：

‘当对如来有信时，不动的、已善住立的，

当有善戒时，是圣者所爱的与被赞赏的。

当对僧团有净信，且见已成为正直时，

他们说：“他是不贫穷的”，他的生命是不空虚的。

因此，有智慧者要忆念佛陀的教说，

他应该致力于有信与戒，净信与法见。’”

15、美丽地方经

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天帝释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天帝释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什么是美丽地方呢？”

“园林塔庙、森林塔庙，善化作的莲花池，

（都）不及人能愉快的十六分之一。

不论在村落或林野，不论在凹地或高地，

阿罗汉们居住之处，那是美丽地方。”

16、祭祀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耆阇崛山。

那时，天帝释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天帝释以偈颂对世尊说：

“对祭祀的人们来说，对期待福德的生物类来说，

作有依着的福德，所施于何处有大果呢？”

“四种修行者，与四种在果位上已住立者，

这是已成为正直的僧团，慧与戒的得定者。

对祭祀的人们来说，对期待福德的生物类来说，

作有依着的福德，所施于僧团有大果。”

17、礼拜佛陀经

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

当时，世尊进入中午的休息，在静坐禅修中。

那时，天帝释与梵王娑婆主去见世尊。抵达后，抵达后，各依门两侧站立。

那时，天帝释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请起来吧！英雄！战场上的胜利者！已卸下重担者、无负债者行于世间，

你的心已善解脱，如在十五日夜晚的月亮。”

“不，天帝释！如来应该这么被敬礼，天帝释！如来应该这么被敬礼：

‘请起来吧！英雄！战场上的胜利者！商队领导者、无负债者行于世间，

世尊！请教导法吧！将(会)有了知者的。’”

18、礼拜在家人经

在舍卫城。

在那里，……（中略）这么说：

“比丘们！从前，天帝释召唤战车御车手摩得利：‘喂！亲爱的摩得利！准备连结千匹骏马的马车，我们去游乐园看美景！’

‘是的，大人！’

比丘们！战车御车手摩得利回答天帝释后，准备好连结千匹骏马的马车，然后回报天帝释：‘亲爱的先生！那些连结千匹骏马的马车已连结好了，现在，你考虑适当的时间（出发）吧。’

比丘们！那时，天帝释从最胜殿下来，合掌后，礼敬诸方。

比丘们！那时，战车御车手摩得利以偈颂对天帝释说：

‘他们礼敬你，三明者、（统领）一切大地的刹帝力，
四大王（天）与有名誉的三十三（天），
释天！你礼敬的那位夜叉又是谁？’

‘他们礼敬我，三明者、（统领）一切大地的刹帝力，
四大王（天）与有名誉的三十三（天）。
但我礼拜戒具足者、长久得定者，
正确出家者、梵行为所趣处者。
凡作福德的在家人、持戒的优婆塞，
他们依法扶养妻子，摩得利！我礼敬他们。’

‘释天！你礼敬的那些，确实是世间中最上的，

祢瑟哇！你礼敬的那些，我也礼敬他们。’

说了这个后，摩伽婆；天帝；须阇之夫，

礼敬诸方后，登上最上位的马车。”

19、礼拜大师经

在舍卫城祇树林。

“比丘们！从前，天帝释召唤战车御车手摩得利：‘喂！亲爱的摩得利！请你令千匹骏马的马车连结上轭，我们去游乐园看美景!’

‘是的，大人!’

比丘们！战车御车手摩得利回答天帝释后，令千匹骏马的马车连结上轭，然后回报天帝释：‘亲爱的先生！那些千匹骏马的马车已连结上轭了，现在，你考虑适当的时间（出发）吧。’

比丘们！那时，天帝释从最胜殿下来，合掌后，礼敬世尊。

比丘们！那时，战车御车手摩得利以偈颂对天帝释说：

‘祢瑟哇！天与人都礼敬你，

释天！你礼敬的那位夜叉又是谁？’

‘这里，那位在这包括天的世间之遍正觉者，

最高名字的大师，摩得利！我礼敬他。

凡已离贪、瞋、无明之染者，

烦恼已尽的阿罗汉，摩得利！我礼敬他们。

凡为了贪、瞋之调伏，为了无明之超越，

乐于拆解，不放逸随学的有学，

摩得利！我礼敬他们。’

‘释天！你礼敬的那些，确实是世间中最上的，

袜瑟哇！你礼敬的那些，我也礼敬他们。’

说了这个后，摩伽婆；天帝；须阇之夫，

礼敬世尊后，登上最上位的马车。”

20、礼拜僧团经

在舍卫城祇树林。

在那里，……（中略）这么说：

“比丘们！从前，天帝释召唤战车御车手摩得利：‘喂！亲爱的摩得利！请你令千匹骏马的马车连结上轭，我们去游乐园看美景!’

‘是的，大人!’

比丘们！战车御车手摩得利回答天帝释后，令千匹骏马的马车连结上轭，然后回报天帝释：‘亲爱的先生！那些千匹骏马的马车已连结上轭了，现在，你考虑适当的时间（出发）吧。’

比丘们！那时，天帝释从最胜殿下来，合掌后，礼敬比丘僧团。

比丘们！那时，战车御车手摩得利以偈颂对天帝释说：

‘这些应该礼敬你：腐臭身体的人类，

潜在死体中者，有饥渴者。

袜瑟哇！你为何羡慕他们，（那些）无家者？

请你说仙人们的正行，我们要听你的话语。’

‘摩得利！我羡慕他们，（那些）无家者这个：

从任何村落出发，他们无期待地去。

不放置他们的（东西）于藏库，不在瓶中也不在箱笼中，

求他人已准备的，依此生存，善禁制，

以善咒作咨询的慧者，保持沉默，寂静行。

摩得利！诸天与阿修罗，人与人冲突，

在冲突者中，他们是无冲突者，在拿棍棒者中，他们是寂灭者，

在取著者中，他们是无取著者，摩得利！我礼敬他们。’

‘释天！你礼敬的那些，确实是世间中最上的，

袜瑟哇！你礼敬的那些，我也礼敬他们。’

说了这个后，摩伽婆；天帝；须阇之夫，

礼敬比丘僧团后，登上最上位的马车。”

第二品，其摄颂：

“天神三说，贫穷，美丽地方，

祭祀，礼拜，释天礼敬三则。”

（三）第三品

21、切断后经

在舍卫城祇树林。

那时，天帝释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天帝释以偈颂对世尊说：

“切断什么后睡得安乐？切断什么后不忧愁？

哪一法的杀害，乔达摩同意？”

“切断愤怒后睡得安乐，切断愤怒后不忧愁，

袜瑟哇！端蜜而根毒之愤怒的杀害，圣者称赞，因为切断它后不忧愁。”

22、丑陋经

在舍卫城祇树林。

在那里，……（中略）这么说：

“比丘们！从前，某位丑陋、矮小的夜叉坐在天帝释的座位上。

比丘们！在那里，三十三天的诸天讥嫌、不满、责难：‘实在不可思议啊，先生！实在未曾有啊，先生！这位丑陋、矮小的夜叉坐在天帝释的座位上。’

比丘们！三十三天的诸天如是如是讥嫌、不满、责难，那位夜叉如是如是变得更英俊、更好看、更端正。

比丘们！那时，三十三天的诸天去见天帝释。抵达后，对天帝释这么说：‘亲爱的先生！这里，某位丑陋、矮小的夜叉坐在你的天帝释座位上。亲爱的先生！在那里，三十三天的诸天讥嫌、不满、责难：“实在不可思议啊，先生！实在未曾有啊，先生！这位丑陋、矮小的夜叉坐在天帝释的座位上。”亲爱的先生！三十三天的诸天如是如是讥嫌、不满、责难，那位夜叉如是如是变得更英俊、更好看、更端正。’

‘确实，亲爱的先生们！那必定是食愤怒之夜叉。’

比丘们！那时，天帝释去见那位食愤怒之夜叉。抵达后，整理上衣到一边肩膀后，右膝跪地，然后向那位食愤怒之夜叉合掌鞠躬后，报上名字三次：‘亲爱的先生！我是天帝释，亲爱的先生！我是天帝释。’

比丘们！天帝释如是如是报上名字，那位食愤怒之夜叉如是如是变得更丑陋、更矮小；变得更丑陋、更矮小后，就在那里消失了。

比丘们！那时，天帝释坐在自己的位子后，安抚着三十三天的诸天，那时，他说这些偈颂：

‘我是心不容易被伤害者，也不容易被愤怒之轮诱惑，

我长久不发怒，愤怒不在我之中住立。

我愤怒时，说话不粗暴，并且不称赞自己的德行，

我抑止自己，视之为自己的利益。’”

23、三婆罗的幻术经

在舍卫城。

……（中略）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从前，毗摩质多阿修罗王生病、痛苦、重病。

比丘们！那时，天帝释去见毗摩质多阿修罗王询问病情。

比丘们！毗摩质多阿修罗王看见天帝释远远地走来。看见后，对天帝释这么说：‘天帝！医治我！’

‘毗摩质多！教我三婆罗的幻术！’

‘我不能教你，亲爱的先生！除非我询问阿修罗们。’

比丘们！那时，摩质多阿修罗王询问阿修罗们：‘亲爱的先生们！我能教天帝释三婆罗的幻术吗？’

‘亲爱的先生！你不要教天帝释三婆罗的幻术！’

比丘们！那时，摩质多阿修罗王对天帝释以偈颂说：

‘摩伽婆！天帝释！须阇之夫！幻术者，

到恐怖地狱百年，如三婆罗。’

24、过失经

在舍卫城……（中略）僧园。

当时，有两位比丘争论，其中一位比丘违犯另一位。

那时，（违犯的）那位比丘对另一位比丘当面对过失忏悔是过失，另一位比丘不接受。

那时，众多比丘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那些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里，有两位比丘争论，其中一位比丘违犯另一位，那时，（违犯的）那位比丘对另一位比丘当面对过失忏悔是过失，另一位比丘不接受。”

“比丘们！有这两类愚者：‘对罪过不见是罪过者，以及当别人忏悔过失时不如法地接受者。’比丘们！这是两类愚者。

比丘们！有这两贤智者：‘对罪过见到是罪过者，以及当别人忏悔过失时如法地接受者。’比丘们！这是两类贤智者。

比丘们！从前，天帝释在善法堂安抚着三十三天的诸天，那时，他说这偈颂：

‘令愤怒来到你们的控制下，不要让你们的友谊衰减，
你们不要呵责不应呵责的，你们不要说离间的话，
愤怒如山一样压碎恶人。’”

25、无愤怒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中略）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从前，天帝释在善法堂安抚着三十三天的诸天，那时，他说这偈颂：

‘不要让愤怒征服你们，你们不要对发怒者发怒，

无愤怒与无加害，在圣者们中是道迹，

愤怒如山一样压碎恶人。’”

第三品，其摄颂：

“切断后、丑陋、幻术，过失与无愤怒，

已被最上的佛教导，这帝释五经。”

帝释相应完成。

有偈篇第一，其摄颂：

“诸天与天子，王、魔、比丘尼，

梵天、婆罗门、婆耆沙，林、夜叉、袜瑟哇。”

有偈篇相应巴利终了。